

七言情痴李商隐

初识温钟馗

一

住进刺史府已经数月。堂叔住在客房，侄儿李商隐住在翠竹园，平日没有相见机会，堂叔心中甚为不快。令狐府上连温钟馗这等专顾花词淫语的浪荡子都收留，侄儿商隐年纪尚小，难免不慎沾染上恶习！所以堂叔整日忧心忡忡。

那日已是深夜，堂叔正酣睡屋中，突然，觉得房梁摇动，外面传来喧闹声，以为在梦中，抬起身子，侧耳倾听一会儿，竟然在喧闹声中，听出有侄儿豪爽的笑声，不由得怒火心中烧。披衣下地，推门来到月亮地里。原来客房院中摆起酒宴，众客与令狐家公子正在欢饮。堂叔一眼认出商隐也混迹其中。李商隐一边举杯在手，一边不停地蹦跳投足，似在舞蹈，嘴里唱道：

含娇含笑，宿罩残红窈窕，鬓如蝉。寒玉簪秋水，轻纱卷碧烟。雪胸鸾镜里，琪树凤楼前。寄语青娥伴，早求仙。

唱毕，一片掌声和调笑声，还有女人的娇笑声！

堂叔惊呆了。他原以为令狐楚德高望重，门庭严谨，不会有这些艳事，不会诱使侄儿变坏！但眼前事，令他惊异不解，让他愤怒懊悔。都是自己一时冲动，把侄儿从家乡带出来，跟这些纨绔子弟混杂一起！

“纯洁如玉的侄儿呀！是叔叔害了你！”堂叔痛苦地谴责着自己。温庭筠放下笛子，站起身，对众人施礼，笑道：“刚才义山老弟咏唱在下的敝陋小词，本人听了，心里实在惭愧。义山老弟天生金嗓，应当歌咏更好的词曲。我提议让义山当场依声填词，当场为大家咏唱助酒！”一片呼声，一致叫好。

李商隐酒喝多了，头脑异常兴奋，见有这么多人叫好，腾地站起，抱拳向众人施礼，断断续续地道：

“诸位兄长，诸位姊妹！我——李商——隐，没——填过——词。温——钟馗是——词坛霸主，我——知道，他是想——拿小弟我——开心！我——不怕！大家听着——《杨柳枝》，填一首《杨柳枝》。”

温庭筠狡黠地笑着，上前拉住商隐的手，在他耳边不知嘀咕些什么，只见李商隐哈哈大笑一阵，唱道：

暂凭樽酒送无繆，莫损愁眉与细腰。

人世死前惟有别，春风争拟惜长条。

唱毕，一片掌声和调“这个孽障啊！”堂叔气得一屁股坐在房前的石头台阶上，在心里骂道：“嘱咐你多少次，不叫你沾那艳词淫语，不叫你学那艳歌淫调，不叫你拈花惹草！孽障啊，你全当耳边风！气煞我也！”堂叔流下痛心的眼泪。

“我们李氏家族这一支，已经数代没有高官显宦，宗族衰微，簪缨殆歇，何以重振家族，舍你谁与？”堂叔想到这里，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，大叫三声，口吐鲜血，昏厥过去。

众人正酣饮作乐，突然听见“孽障！孽障！孽障啊！”三声大叫，霎时鸦雀无声，全都扭头向这边看来。李商隐熟悉这声音，知道是堂叔，猛然向这边跑来，抱起堂叔的头，摇晃着，哽咽道：“堂叔！堂叔！堂叔醒醒啊！”

堂叔被摇醒，睁眼见自己躺在侄儿怀里，挣扎着坐起，看见令狐家三位公子也站在面前，又挣扎着站起对令狐绹道：

“七郎，请你转告令尊大人，明日我要带这孽障回洛阳，多谢他老人家款待。”

“堂叔，不能走。恩师正教我文体写法。”

“孽障！还敢多嘴！”

说完，转身进了屋，并把门关死。令狐楚想解释，想挽留，想替商隐说说情，但都被紧关的门挡了回来。李商隐搓着手，急得在地上来回走着。令狐绹挽住李商隐的胳膊，诚恳地挽留。二郎站在一旁冷冷地自语道：“老朽无识！家父这样器重你，每天晚上教你撰写章奏文字，你半途而废，一走了之，家父能饶了你吗？”

令狐绹出语中的，点出李商隐的痛处：既入师门，不得师父同意，焉能任意出走？半个多月，在恩师的亲自指导下，天天晚上练习骈偶对句，写四六骈体文。只今晚刺史大人有事，让他休息，出来玩玩，没料到却被堂叔碰见，够倒霉的了！

四六骈体文写不好，将来如何写章奏文字，如何做官？这是关系到自己前途的大事，不能半途而废。可是堂叔之命，亦难违背。父亲去世后，只有堂叔关心自己，照顾自己，真心实意培养自己，把自己看作重振家族门庭之人。

今晚自己的行为太不成体统！侄儿不孝，侄儿忘却了堂叔的教诲！堂叔，你骂我打我都行，只是不能让我离开令狐恩师啊！李商隐自责着，痛悔着，跪在紧闭的门前，泪流满面。温庭筠不以为然，讥讽地笑道：“我们大家只是在一起喝喝酒，唱唱小词，有哪点不对？犯了什么罪过？诗仙李白天天饮酒天天醉，明皇天子都佩服他，还赏他美酒。能唱小词的人多着哩，当朝天子大臣，谁不喜欢听曲，谁没填过小词？怎么的，你李商隐喝点酒填填小词唱唱小曲，就大逆不道了？扯淡！你小子愿意跪在这里请罪，你就跪吧，我们走！”

“今天的好兴致，都被他给破坏了，真扫兴！”

令狐纶嘴里嘟囔着，跟着众人走了。

只有七郎和九郎两人坐在李商隐身边的石阶上陪着他，希望他的堂叔能够出来改变主意，劝商隐回房睡觉。二

夜阑人静，刺史府里只有更夫像鬼魂，在沉沉的黑黝黝的夜里，四处游动。

大概是酒的力量，七郎和九郎不知什么时候，躺倒地上，已经进入梦乡。

李商隐依然跪得笔直，一动不动，心里仍在忏悔，为辜负堂叔的教诲而陷入深深的痛苦中。

五更的梆子声响过。白茫茫的雾气从汴河上冉冉升起，渐渐散开，使整个汴州城陷进茫茫的迷雾中，不可知，不可解。

刺史府里的雾气，似乎是从翠竹园飘来的，带着冰凉的水珠，很快把屋顶打湿，房檐滴下几滴水点，像下了毛毛雨。

令狐绪兄弟俩睡得正酣。

李商隐仍然沉浸在痛苦之中。

突然，房门被推开，堂叔从里面走出，肩上背了一个布包。

“堂叔！侄儿给你叩头——”

堂叔根本不理睬李商隐，正待迈步，想从令狐绪身上跨过去。不巧，七郎已经醒来，见堂叔就在眼前，他猛然站起，拉住堂叔的胳膊，求道：

“堂叔，您老就原谅贤弟这一回吧！是我让他玩的，要怪您就怪我好啦，别让贤弟走！”

堂叔用手推开令狐绪，和颜悦色地道：“公子，和你没有关系。商隐再也不是我的侄儿。他今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已经老了，从汴州直接回荥阳老家。”

“堂叔，商隐跟您一起走，在您身边侍奉您一辈子。”

“混账话！没出息！上有老母下有弟弟妹妹，你跟随我，谁养活他们？难道你真的不再想光宗耀祖，重振家门了吗？你……你好自为之吧！”

堂叔痛苦地说完最后一句话，转身走下门前台阶，又走五步远，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吐了一摊血。他用袖头擦了擦嘴角，头也没回地走出西院。

李商隐跪在地上，对着堂叔的背影，哭着道：“堂叔，侄儿商隐一定记着您老的教诲！堂叔啊……”

他伏在地上哽咽着，说不出话来。

雾，白茫茫裹着一股腥味，在刺史府飘动弥漫，直到辰时，才依依不舍地散去。

七郎和九郎兄弟俩把李商隐扶起，边劝边向翠竹园走。经过惜贤堂时，堂门突然被推开，令狐楚从里面跨步走出，面容慈祥而又威严，白眉毛下的一双眼睛，炯炯然凝视着李商隐。

令狐绹站在父亲身后，挑衅地看着李商隐。

李商隐仍在痛苦中浮游。是留下跟恩师继续学习章奏文字，还是追随堂叔回家乡，他还在犹豫。突然看见恩师出现在眼前，他真想一下子就扑过去，倾诉自己内心的痛苦和矛盾。但是，恩师身后八郎那双圆瞪瞪的眼睛，使他不由自主地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整了整衣服，用手背擦擦眼睛，恭恭敬敬地向令狐楚施了个礼。

“孩子，你这是来跟我告辞吗？”

“不！学生既入师门，就终生不离恩师左右。”

“这倒不必。人各有志，去留都由自己决定。况且每个人一旦学有所成，都要离开老师，为君王献忠，为国家效命，岂可碌碌庸庸老死在师父左右乎？你初入师门，理当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乖逆情欲，然后，则可成就大业，万不可浅尝辄止。”

“学生誓遵恩师教诲，一定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乖逆情欲！”

“回去吧。”

令狐楚向李商隐和七郎九郎挥挥手，让他们回翠竹园。

李商隐边走边思索恩师的教诲。“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”这两句话，他记得

是孟子说过的，原话是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堂叔经常用这句话激励他，他铭刻于心，施诸于行。这是他的座右铭，绝对不会忘记的。

但，这后面一句“乖逆情欲”，他不知出于何人之口。

“情欲”二字，更使他茫然。

“七哥，刚才恩师的教诲，前面两句，我记得出自《孟子》‘舜发于畎亩之中’篇，第三句‘乖逆情欲’，不知是哪位圣人名家的话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……”

令狐绪支吾半天，回答不出。

“‘情欲’者，性欲之谓也。是指男女之……”九郎嘴快，解释道。

“不要乱讲，父亲的意思不会指这些污秽之事。”七郎认真地思考起来，猜测道，“乖，是违背，抵触的意思。逆，是与事相反，也是背离的意思。这就是说要背离‘情欲’。”

“嗨！我说对了！父亲是要义山兄离男女之性欲远一点。就是不要想这种事，要专心致志地学习。怎么样？对不对？”

九郎很是自得洋洋。

“不对！情，是感情之情；欲，是欲望之欲，是希望。不是指男女之间的事情。义山，家父是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。就是孟老夫子说的‘动心忍性’，你的心被惊动被感动，但是你要坚忍其性，忍住这种感情。刚才堂叔走了，你的心被惊动被动摇，但是你忍住了，没有跟堂叔一起走而留下来。我想这就是家父要说的，希望你‘乖逆情欲’，要‘动心忍性，增其所不能’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明白恩师是这么个心愿，但是总觉得“乖逆情欲”有些别扭，其中还应当有九郎说的男女间情感欲望。

昨晚在酒宴上，有个姑娘坐在八郎身边，大家都叫她“锦瑟”小妹。她有倾城倾国之貌，说话声音直如黄鸢鸣唱，真让李商隐动心。恩师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难道是八郎说的？八郎非常贪恋她的娇容丽色，是吃醋，才把事情告诉给他父亲。恩师听一面之词就想出这么一句话来教训自己？

李商隐不愿意这么想，甩甩头，随手摘了一片竹叶，放到嘴里，嚼了嚼，微微有苦味。三

转眼间，李商隐在令狐府已住半年，因为整日与七郎八郎在一起读书，吟诗作赋，余暇也跟九郎学些拳脚，所以对府里的礼仪、规矩、喜怒好恶，渐渐习惯了。

这日寅时，鸡鸣最后一声，李商隐急忙爬起，穿好衣服，抱着经书，往惠文亭跑去。

清晨露水大，曲径杂草丛生，商隐的两只鞋早被打湿。来到惠文亭上，见七郎八郎尚未到来，便独自翻开《论语》，先诵读一遍，接着合上书，小声背诵，觉得没有差错，便诵《孟子》。四书诵毕，开始诵读五经。因为五经篇幅较长，一天只能诵读一经。按照“五行”运行规律，把“五经”和“五行”对应排列，于是就形成“木”对“诗经”；“火”对“书”经；“土”对“礼”经；“金”对“易”经；“水”对“春秋”。今天是“金”日，应当诵读“易”经。

李商隐翻开“易”经，刚读两句，觉得两脚奇痒，低头看时，只见一双布鞋已经湿透，一动手，污水便从鞋口向外流。他把鞋甩到一边，双脚踏在木质地板上，一股凉丝丝的爽快从脚心升起。他想如果人不发明穿鞋，光着脚走路，肯定很舒服，就像摆脱了束缚，回归到自然中。

突然，从背后竹林传来一声呐喊，把他吓了一跳，回头看时，只见九郎身背宝剑，手握一本经书，远远走来。

“李哥，你好早啊！春意绵绵睡正酣……”

“九郎，现在已是盛夏，不是春天。清晨凉快，赶快用功。”

“竹林里的凉快劲儿，不是和春天一样吗？春天，不冷不热，正是睡觉天气。”九郎把手中的经书丢到一边，又把宝剑放在亭子的茶案上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李哥，你别乱插嘴，昨晚我做个梦，好吓人呐！只见敬宗皇帝脖子被砍掉一半，脑袋在两肩上一摇一晃，几乎就要滚落地上。好可怕哟！”

“九郎，快读经书吧，乱讲先皇，八哥说过，有杀头灭族之罪呀！”

九郎往四周瞧了瞧，压低声音道：“真的呀！你不知道敬宗皇上死得有多么惨啊！宝历二年十一月八日晚上，敬宗带着贴身亲信宦官，出宫捕捉狐狸。这叫做‘打夜狐’，知道不？是皇上的一大嗜好。

这天夜里，皇上一下子捉到两只狐狸，一公一母，非常高兴。回到宫里已是鸡鸣丑时，为了庆贺好运气，在大殿上排宴狂饮。

皇上太兴奋了，又跟宦官刘克明、田务成、许文端踢毬。这些宦官都知道皇上的脾气，只能让皇上赢，不能让皇上输。真是好运气，皇上这天夜里踢毬，连着赢了两个毬。皇上更加高兴，接着和苏佐明等二十八个宦官狂饮取乐。皇上喝得酩酊大醉，全身燥热难忍，便在刘克明等人搀扶下，到内室更换衣服。

“就在这时，大殿上的灯烛，忽然全灭了。宦官刘克明等人趁机把敬宗皇上砍死。那惨状不堪入目。从宫里出来的人讲，皇上的脑袋确实没有被砍下来，还连着一大块，和我梦中的情形一模一样。你说可怕不可怕？”

李商隐甚为惊诧恐惧，脸色苍白，双脚冰凉，两腿微微颤抖。关于皇上之死，他是前所未闻，喃喃地问道：

“九郎，真——真有其事？”

令狐绸见李哥吓得如此模样，很是得意，心想，李哥特土气，什么也不知道，应当把皇上的事都说出来，看看他听了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于是又道：

“皇家的事，谁敢胡编乱造？敬宗皇上死得虽然凄惨，他生前干的那些事，也真够气死人的了！”

李商隐睁大眼睛，问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“唉！你听了也会生气的。敬宗皇上十六岁即位，十八岁就被宦官杀死，在位仅二年。他荒诞无度，国家大事一概不管，内忧外患全不在乎。为了玩乐，他招募一些力士，让他们厮斗取乐。在中和殿飞龙院还同宦官踢毬，大摆酒宴，让嫔妃宫女和歌妓陪伴左右，通宵达旦，直到玩得筋疲力尽为止。

按说皇上每天都要躬亲朝政，上朝同百官议事。可是敬宗每月只上朝三次，每次都迟到。文武百官上朝进见皇上时，常常从早上日出卯时，一直等到隅中巳时，他还不上殿。有的年老体弱大臣，因为站得时间久了，支持不住，摔倒地上。更滑稽可笑的是，他还常常从大殿宝座上溜下来，偷偷地跑到中和殿，找几个宦官踢毬玩，或者随便遇见有些姿色的宫女，就当着太监们的面，调笑奸辱，胡作非为。在干这些勾当时，他的先父穆宗皇上灵柩，还没有安葬，供奉在太极殿。”

“真是骇人听闻。”

李商隐被激恼了，一国之君，万民之主，难道能这样荒唐吗？愤愤地问道：

“那些吃皇粮的文武百官，不知道皇上的所作所为吗？为什么不拦阻、不劝谏？”

“唉！别提啦。”有一次在朝会结束时，谏官左拾遗刘栖楚，以头叩地，血流不止，痛哭着上谏。他规劝说：

“陛下富于春秋，嗣位之初，当宵衣求理，而嗜寝乐色，日晏方起。梓宫在殡，鼓吹日喧，令闻未彰，恶声遐布。臣恐福祚之不长。请碎首玉阶，以谢谏职之旷。多么有血性的忠臣！敬宗皇上看他要以死上谏，很不耐烦。他心里装的是毬，怕刘栖楚继续纠缠，耽误他赢毬，连忙示意中书侍郎牛僧孺上前劝阻。”

“牛侍郎也怕惹恼皇上发脾气，就上前扶起刘栖楚，说：‘你不必再叩头，你所奏的事情，皇上都知道，不必再讲了，可以到门外等候。’多亏牛侍郎从中解劝，皇上才没有加罪，左拾遗刘栖楚拣了一条命。”

“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”

九郎以为自己讲完牛僧孺搭救刘栖楚，李哥会称赞牛侍郎侠肝义胆，不料却狠狠地说出这么两句话来。什么意思？是皇上岂有此理？是牛僧孺岂有此理？还是刘栖楚岂有此理？他搞不清，正待张口询问，这时七郎八郎边说话边走进惠文亭。

“你们来得好早啊！”七郎随便地问道。

八郎心细，圆眼睛向外鼓了鼓，转了两圈，大头鼻子吸了吸，似乎闻出点味儿，盯着李商隐问道：

“义山！你脸色不对呀！跟九弟吵嘴啦？肯定是吵嘴啦！为什么？说！老实说出来。”

“没……八哥……”

商隐不会说谎，支吾着。

“看看，我猜对了吧！告诉你，我精通《易经》，会运用八卦图，什么事情，这么一算，全都知道，撒谎是没用的。”

“八哥！没你的事，我跟李哥吵不吵架，不用你操心！”

九郎最不得意八哥所作所为，常跟他顶嘴，今日见他又无事生非，没好气地回道。

“好啦！好啦！都少说一句。开始晨读晨练了！”

七郎是和事老、是灭火器。他出面一讲话，大家都乖乖地走开了。

九郎抓起宝剑，走到李商隐面前，压低声音嘀咕了几句，笑了笑，然后转身

出了惠文亭，钻进竹林。

李商隐明白九郎的意思，担心八郎再问起与九郎的“争吵”，也悄悄地溜出亭子，走入翠绿的竹林。他怕影响九郎练武功，则向赏心桥边的溪水走去。

从小亭西行百步，隔篁竹则能听到淙淙水声。林中杂草丛生，翠绿欲滴，如同露珠，似一碰就会洒你一身。溪水清澈见底，群鱼往来翕忽，时而亦有失群小鱼，在水中怡然不动，俛尔远逝，令人怅然。

李商隐坐在岸边石上，凝视着水中失群小鱼，心里翻腾着皇朝与后宫乱事。

突然，想起汉代张安世被封富平侯，其孙张放幼年即继承了爵位。汉成帝微服出宫游玩时，常常喜欢自称是富平侯的家人。而敬宗十六岁登极当皇上。少年皇上童稚无知，位尊骄奢淫乱无度，不忧虑边庭烽烟，不思虑国富民强大事……想到这，他抓起笔，匆匆写下一首七言讽喻律诗，诗云：

七国三边未到忧，十三身袭富平侯。

不收金弹抛林外，却惜银床在井头。

彩树转灯珠错落，绣檀回枕玉雕锼。

当关不报侵晨客，新得佳人字莫愁。

写毕，他又重吟一遍，想了想，加了个题目：《富平侯》。又吟一遍诗，看看题目，摇摇头，这首诗是讽喻敬宗皇上，而不是讽喻富平侯。敬宗是位少年皇上，而张放是幼年继承爵位，应当在题目上加个“少”字，讽喻的目标才更突出，别人一读诗，就知道它是借张放这件古事，来讽喻敬宗皇上，是借古喻今。想到这儿，李商隐在题目“平”与“侯”两字之间，加了个“少”字，《富平少侯》。又吟一遍，才觉得满意。四

李商隐不明白已经是人定亥时，令狐恩师能有什么事儿，叫自己到惜贤堂？他紧走几步，追上管家湘叔，想问问怎么回事。只见管家把脸拉得老长，嘴闭得紧紧的，目不斜视，李商隐没敢张口。

住在人家屋檐下，只能忍气吞声把头低。李商隐一看见湘叔和八郎，就不自觉地有这种屈辱之感。

“唉——”

他长叹一声，想起老母亲和弟弟妹妹，他们都在期望自己快点应考，中进士，快点得官才有俸禄，才能养家糊口，才能重振门庭，这也是堂叔的愿望。

堂叔回家乡后，一直没有音信，不知他身体怎样了？春天，吐了血，这是什么症状呢？商隐曾查过医书，引起吐血，有好多好多原因……是什么病呢？

“我说商隐，你快些走行不行？老爷在等你哩！”

李商隐被管家催促着，从后面追上来，问道：“七郎他们也都来了吗？”

“他们早到了。”

为什么把他们也叫到惜贤堂呢？出了什么大事啦？

李商隐满腹狐疑，来到惜贤堂，见七郎兄弟们已在惜贤堂。恩师坐在楠木椅子上，向他点点头，指着身边的一张方凳，道：

“到这里坐。”

李商隐见七郎兄弟三人都没坐，恩师只让自己坐，又使他疑虑倍增，迟疑地回道：

“谢恩师。学生站着听教诲，记得更牢靠。”

“扑哧！”九郎在旁忍不住笑了。

八郎瞪了李商隐一眼，低声嘀咕道：“虚头巴脑，什么玩意儿！都是因为你，我们跟着受训斥！”

“谁在说话？”令狐楚问了一句，也不勉强李商隐，略略沉吟，问道，“商隐今日作几首诗？都写了些什么？”

原来是检查自己的诗稿，李商隐安下心来，缓缓地回道：

“近日听得敬宗皇上生前轶事，心中久久难平。李唐江山社稷，假若长此下去，令人担忧令人痛心！”

他边说边瞥了令狐楚一眼。老恩师紧蹙眉头，脸上的皱纹更深了，心里一惊，难道恩师不喜欢自己忧虑朝政、忧虑国家？不会吧？他曾多次引杜甫的诗句，如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来教导自己，希望自己树立大诗人杜甫那样的理想：使君王都成为尧舜那样的贤君圣主，使民风民俗淳厚朴实，人人安居乐业。

今晚是怎么了？李商隐的心蒙上了阴影。

“说，说下去。”令狐楚仍然蹙着眉头，眼皮低垂着。停了停，没听见商隐的声音，微微抬起眼帘，望了弟子一眼，道：“想听听你是怎样写诗的，让几个犬子也学学。”

“恩师，学生不敢。七哥八哥写得比学生好。”

八郎不耐烦地小声斥责道：“让你说你就说嘛！这几篇写得不错，也不是说你篇篇都不错！真啰嗦！”

经过半年多的朝夕相处，李商隐渐渐了解八郎的性格脾气：肚量小，爱嫉妒，清高傲慢。他说的话，李商隐常常装作没听见。今天他说的话，李商隐听得太清楚了，在恩师面前，不能再忍受！但是，也不能跟他吵架，而应当把这几首诗创作过程好好讲讲，如果恩师能说句公道话，就是对八郎的回击。想到这儿，李商隐情绪突然昂扬起来。

“恩师，学生写的第一首诗，题目是《富平少侯》。当时对敬宗皇上的游戏无度，不务朝政非常痛心，但是心想如果写成诗，要流传世上，对皇上是大不敬，故而采用托古讽刺的常惯手法。‘富平侯’是汉代张安世的封爵，可加一个‘少’字，诗中之事就不必实指，不必是张安世的实事，点出‘少’侯，亦即‘少’帝，也就是童昏无知的敬宗皇帝了。诗的首联，写十几岁就承袭了富平侯爵，对国家的内忧外患却毫不知忧愁。一个侯爵，有他自己的封地和职权，国家的忧患，他可以不忧不愁，可诗中却写他该忧愁，在这种违背常理中，让人们去思索这个侯爵，实际上应当是谁，这是一目了然的。诗的颔联用典故写少侯的奢侈游乐。颈联写少侯室内陈设的豪华。这两联的内容，全是敬宗的奢侈轶事，想让人们通过这些事实，去联想富平少侯就是敬宗皇上。诗的尾联是点睛，出句清楚地点出少年天子不上早朝，还在高卧贪睡；对句写出一件实事：敬宗宝历二年，浙东贡舞女二人，皇上命人雕琢一座玉芙蓉样子的舞台，让她俩表演。演完就把她俩藏在金屋宝帐中。后宫传出民谣说：‘宝帐香重重，一双红芙蓉。’这是朝野共知的事实，读完诗也就知道少侯是指谁了，又扣了题目。”

令狐楚突然摆摆手，让他停住，看了看三个儿子，问道：“谁说说这首诗的好坏之处？”

三个儿子正听得入神，老父亲突然让自己评评它的好坏，有些措手不及。

七郎想了想，道：“这首咏古诗，实际是一首叙事写实的政治讽喻诗。写得若即若离，不露痕迹，不细细揣摩，难以理会诗的主旨。”

“对！说得好，这是优点也是缺点。”令狐楚看了看李商隐，颇为赏识地道：“但是，功大于过。这样写诗好，这样的诗耐人寻味。老夫喜欢！”

“我看这首诗不好，很坏！”八郎胸有成竹地拉开架势，要批判诗和它的作

者，气汹汹地道，“皇上再不好，我们做臣子的，也应当为君讳嘛！这是先辈的教导。像李商隐这样讽刺挖苦，甚至揶揄皇上，太过分！太不成体统！有失臣子之德，人臣之孝！”

九郎直率，跟商隐感情深。他打断八郎的话，抢白道：“讽喻就是讽谏，是希望皇上学好，勤于朝政，励精图治，大治天下！怎么说是挖苦呢？古圣人提倡‘文死谏，武死战’，谏阻皇上，不让皇上做坏事错事，那才不是失德失孝哩！而是忠臣廉吏。李哥的诗写得就是好。”

“住嘴！”八郎恶狠狠地瞪着弟弟，低声道：“你懂什么？一介武夫！”

令狐楚年纪已经 62 岁，耳朵不太灵敏，见兄弟之间有争议，也不阻止。争来吵去，他似乎没有听明白，抑或不愿意出面表态，过了片刻，道：

“商隐，再讲讲其他几首。七郎他们都没读过，你就念一首，说一首，然后大家再批评。”

商隐见恩师兴致很高，心里很兴奋。他没把八郎的话放在心上，况且恩师也没支持他的意见，于是先诵读《陈后宫》二首，接着简单地说明自己是借古喻今，陈后主叔宝当年的嬉游和荒淫，正是敬宗皇上的写照。两首诗是侧重于暴露亡国之君的生活。

第四首诗是《览古》。李商隐很有感慨地朗声道：

莫恃金汤忽太平，草间霜露古今情。

空糊赧壤真何益，欲举黄旗竟未成。

长乐瓦飞随水逝，景阳钟堕失天明。

回头一吊箕山客，始信逃尧不为名。

吟罢，李商隐阴沉着脸，沉默良久，道：“我只希望当今皇上能‘览古’鉴今。诗人杜牧为讽喻敬宗而作《阿房宫赋》，在赋的最后点明主旨说：‘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；后人哀之而不鉴之，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！’杜兄牧希望敬宗哀而鉴之。我是希望文宗皇上‘览古’，哀而鉴之，不要重蹈覆辙。”

李商隐的这组诗稿是前几天呈递给恩师的。令狐楚阅后，觉得商隐之诗颇有老杜风骨，甚为喜爱。他希望自己的儿子们也能写出这样的诗，所以才有今夜请商隐讲诗。他绝没有抬高商隐而贬低自己儿子的想法，可是，八郎的情绪越来越大，眼睛圆睁，国字脸红涨，不停地用脚踏地，弄出响声。

了解儿子，莫过于父亲。令狐楚没有理他，把商隐的诗稿翻了翻，见还有一首《日高》，略略吟咏，知道是为左拾遗刘栖楚和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上谏进言而作。诗中有赞扬李德裕之意，令狐楚颇为不快，皱起眉，捋着花白胡须，缓缓地地道：

“今夜谈诗就到此。商隐之诗学老杜诗，深婉有之，用事巧，讽喻妙，但笔力尚欠精熟。七郎八郎，你们要努力读书，明年春试，一定要科中。商隐也要准备去应试。进京费用，你不必放在心上，只管读书好啦。”

父亲突然宣布七郎八郎明年参加进士试，两人没思想准备，有些畏惧，又很兴奋。八郎年纪尚小，不像七郎曾考过一次，心里有些不情愿，但是父亲也让李商隐去应试，很生气，大声道：

“商隐是个生徒，连州县考试都没参加过，怎么能一步登天——”

“住嘴！‘登天’？考中进士也不能说是‘登天’！商隐之事，我自有主张。”

八郎受到斥责，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，对着商隐低声道：

“不自量！别去丢人啦！你才几岁？”

李商隐听了恩师的话，也有些为难，明年自己才十七岁，没有州县乡里推荐，不先成为“乡贡”，怎么能跟七郎八郎在一个考场应试呢？恩师会有什么办法？他想推辞不去，等成为“乡贡”，到二十岁参考亦不为晚，可是，当听到八郎的话，心里顿时激昂起来，反而加强了应试的决心。

他转过头，对八郎做了个鬼脸。

回到翠竹园自己的房间，李商隐躺在床上，慢慢回想着恩师对自己诗的评价，最后记住三句话：“深婉有之，用事巧，讽喻妙。”心想：要想写好讽喻诗，就只有有在“深婉”和“用事”上下功夫。只要能写出好诗，登科高中进士，才不辜负恩师让自己住进这深宅大院，才能在清明的时代实现自己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理想！

他想着想着慢慢地睡着了。

受知令狐楚

令狐楚闻听湘叔把李商隐带来，甚是高兴，当即在议事厅接见，拉着他的手，上上下下打量一番，摇摇头道：“两年啦。知道，知道，家门不幸。唉！”看见商隐欲泪，他也两眼发涩，连忙道，“来郾城就好。湘叔，今晚我要把商隐介绍给幕中同僚，为商隐洗尘，去准备一下。”

一路上，湘叔把幕府中的同僚都已介绍一遍，商隐心中有数。恩师要专门为自己设宴洗尘，他有点受宠若惊，连忙摆手阻止道：“恩师，洗尘就免了吧。学生怎可……”

“现在你是老夫幕中的官僚，按规矩幕僚来去，府主都要设宴洗尘和饯行的，是不是？湘叔。”

“老爷说得对。”

老管家又板起面孔，不卑不亢地回答着主人的问话，和一路上的湘叔大不一样，好像变了个人，商隐心中很不是滋味。七郎九郎已在门外等候商隐多时了。似乎商隐的到来，给这个偏僻小城带来了生气。七郎兄弟俩喜形于色，在门口探头往里窥望，又怕父亲看见。其实令狐楚早就发现他们，他不愿意商隐再与两个儿子像两年前那样亲密，像孩童般戏耍，因为商隐是幕中官僚，应当和同僚们亲近，交朋友，学习同僚们的品德与作风，于是想起节度判官刘蕡，笑道：“老夫聘你为巡官。在幕中官阶虽不高，但究竟是幕中之官，有你自己的住处和办公之所。今后要多和你的同僚交朋友。比如判官刘蕡，耿介有大志，精通左氏春秋，好谈王霸之大略，是位难得的人才啊！我会把他介绍给你的。”

令狐楚赞赏之情溢于言表。李商隐在路上听湘叔讲过刘蕡的事迹，心里就暗暗决定来郾城一定先结识他，而恩师竟这么推崇他，更激起自己的敬仰之情。

“恩师，刘判官现在……学生现在就想拜访他。”

“噢，去看他？也好，他在判官厅，大概已把兵曹之事办完，去吧。七郎！”

令狐楚突然呼叫七郎。七郎在门外应声答应着，踏进议事厅。九郎笑嘻嘻地也跟了进来，向商隐传递着眼神。令狐楚没理会顽皮的九郎，只吩咐七郎把商隐带到判官厅去。七郎与刘蕡交往亦甚深，立刻明白父亲的用意，爽快地答应着，带商隐出了议事厅。

一出门，九郎立即把商隐抱住，转了一圈，放下道：“李哥，你怎么比过去还轻啦？两年时间，你一点没长高，也没长肉。看看我，比你高又比你棒，是不

是？”

李商隐打量打量九郎，确实不假，比两年前高出一头，比七郎还高，浑身是劲儿。回头看看七郎，他却没有多大变化，说话的声音和不时举手指点的姿态，更像恩师了。商隐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两年，变化最大的是七哥而不是九弟。”

“为什么？在家时，除了父亲，谁也没有我高。我比八哥长得还棒，比劲儿，谁也没有我大。”七郎笑着默默地听着，和令狐楚遇事喜欢倾听别人意见一模一样。

“我说的变化，是指内在的变化，比如性格、品德、操守以及处事的习惯能力等等。九弟，你发现没有，七哥越来越像恩师了。我真希望七哥像恩师那样胸怀大志，腹有良谋，有包藏宇宙之机，吞吐天地之志！”

李商隐忘情地说着，真想把自己崇敬恩师的心全掏出来。

“贤弟，你过奖了。愚兄不想做这样的人，家父也不愿做这样的人。家父常常用孔圣人之语教导我们说：‘君子有九思：视思明，听思聪，色思温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问，忿思难，见得思义。’家父说他只愿意做这样一个君子而已。愚兄虽笨拙，亦只愿仿效家父一二罢了。”

两个人推心置腹，谈得投机，把九弟丢在一旁。九郎不愿意说这些废话，觉得兄弟之间、朋友之间交好，应当是心交，而不是唠唠叨叨说出来。渐渐地，他落到后边，于是做了个骑马蹲裆式，接着练起跑马追敌拳，在两个哥哥身后，你们走两步，他就追一步，虎虎生风，气势逼人。郭城北靠梁山，东临梁山泊，是个有山有水，风景秀丽的古城。冬日，阳光满城，人来车往，买卖兴隆，不比中原差多少。

“九弟、七哥！”李商隐指着那山那水，兴奋地道，“你们登过梁山吗？好高啊！咱们中原可没这么高的山。这水嘛，可比不了中原的水，是不是？”

“别指望爬山游水啦！唉，穷山恶水，没什么好玩的。”九弟走到街上，早已收住拳，提到山与水，顿时无精打采了。

“商隐，此地民风强悍，山穷水恶，一点不假。梁山水泊是强人出没之地，家父告诫，没有士卒陪伴不能踏近一步。即使有士卒，也非要有一员大将率领。所以家父不准出城。”

李商隐心想，古人云：为官不可畏民，畏民者非好官也。但是，他不愿深想，

恩师考虑定有他的道理。他不再多问了。

七郎似乎也觉察商隐情绪变化，两年来的分离，商隐弟成熟老练多了，眉宇间被一种思虑所笼罩，这大概就是艰辛生活的烙印吧。七郎心想，该说点高兴的事，让他忘掉失去亲人的哀伤，快乐起来。二

天平军幕府判官厅，其实离幕府议事厅不远，穿过两条街，往北拐即是。院门有两个士卒站岗，进门转过屏风墙，迎面中间是正厅五间，是节度副使办公和居住之处。东厢房五间，由行军司马和判官占用。西厢房五间，居住和办公的是掌书记、推官和巡官。这是幕府中文职官吏们办公和居住的地方。七郎九郎对这里十分熟悉，带着商隐径直来到东厢房，往左转，进了北间。房中有两位官吏模样的人正在议事，一人穿绿色官服，一人穿青色官服，见有人进来，都笑着站起身，热情地跟七郎九郎施礼问候。

“我给两位大人介绍，这是新到的巡官李商隐。”接着，七郎指着穿绿色官服者道：“这位是行军司马张大人。”又指穿青色官服者道：“这位是大名鼎鼎的昌平刘公蕢判官大人。”

李商隐听了，眼睛一亮，果然是有为君子！他生得浓眉厉眼，眼睛炯炯生辉，嘴唇紧抿，嘴角微微上翘，露出一丝感人的笑容。他极有个性地把头向上一扬，口中挤出一串洪亮的声音：“鼎鼎大名，同高高大树一样，是要遭风害的，不敢有这份盛誉。”他转向商隐道，“早就盼着巡官大人驾到，欢迎欢迎。”

商隐赶紧抱拳，听他风趣的解释，深有所感：“树大招风，其害无穷。”笑道：“‘大名’‘大树’‘大人’之大，都该去掉。请刘公今后只以小弟称呼好啦。”见刘蕢点头，商隐觉得这是位很随和很平易之人，顿生好感，率直地问道：“太和二年三月的贤良方正极谏科，判官大人的对策，慷慨激昂，一无顾忌，揭露当今‘海内困穷，处处流散，饥者不得食，寒者不得衣！’确实如此。‘官乱人贫，盗贼并起，土崩之势，忧在旦夕……陈胜、吴广不独起于秦，赤眉黄巾不独生于汉，臣所以为陛下发愤扼腕，痛心泣血也。’大人忠君报国之情，力透言表啊！”

时过而情淡，已经三个年头了，刘蕢对这些不愿再想；想之无益，徒增愤愤，况阍宦无孔不入，他也不愿意授人以柄，自己被害事小，迁累别人实在不该。今日这小巡官突然提起，又能背出自己条对时的原话，心生诧异，对小巡官顿感亲切，连忙拉住他的手，道：“这些当年条对，你如何得知？如何背诵得如此清楚？

真是我的知心知己呀！”

七郎在旁插嘴道：“判官大人，到你这里没有茶水也就罢了，怎么连个座也不让让？”

大家全都笑了。

分宾主坐定，商隐意犹未了，又提起当年制科条对，激动地道：“刘公说得对，造成朝政昏暗的原因，是‘忠贤无腹心之寄，阉寺持废立之权，陷先君不得正其终，致陛下不得正其始。’”

“请贤弟不要再说啦。阉宦势力无所不在，防不胜防啊！当今圣上都不想正视阉宦之猖獗，做臣子的，又如何有回天之力矣！”刘蕡连连摇头，有无限痛苦深埋心中。

“不，您不是建议圣上要‘塞阴邪之路，屏褻狎之臣，制侵凌迫胁之心，复门户扫除之役。戒其所宜戒，忧其所宜忧’。还说‘揭国权以归相，持兵柄以归将。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意见。如果朝臣上下都这样做，不怕内臣宦官再为非作歹！我们都为圣上好，难道圣上不知道吗？”

“唉！为臣者莫说君吧。”刘蕡不再言语了。

当今圣上文宗皇帝亲自殿试“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”，明明听见并看见刘蕡慷慨陈词，但是，他和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、太常少卿贾餗等人一样，畏惧宦官，而没敢取拔刘蕡。这些情形，湘叔未讲，李商隐确实不知。

刘蕡落第，朝野哗然，都为他称屈。当时中第者共 22 人，其中李郢说：“刘蕡下第，我辈登科，能无厚颜！”于是上疏愿把自己的科名让给刘蕡，写道：

蕡所对策，汉魏以下，无与为比。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，不敢以闻，恐忠良道穷，纲纪遂绝。况臣所对，不及蕡远甚，内怀愧耻，自谓贤良，奈人言何！乞回臣所授，以旌蕡直。

对于这些情形，湘叔未讲。所以商隐见刘蕡不愿再谈论此事，颇不理解，以为刘蕡长期沉沦幕府下僚，情绪颓丧。心里轻轻叹口气，想好言抚慰，又恐自己初来乍到，位轻言微，反而让他反感。

“你们不知道吧？”九郎突然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句话，打破了沉默，大家不约而同地转过头看着他。他哈哈大笑着，“今晚要为李哥接风洗尘，一定能有好歌听了。”

大家都知道这好歌是谁唱的，只是商隐被闷在葫芦里，他不急切追问，坐着不动，抿嘴看着九郎。

九郎耐不住性子，不待问，便道：“是咱家的乐妓锦瑟姑娘，在宴会上准能唱几首好歌，助大家酒兴。”

“锦瑟？不是温兄庭筠带来的那个锦瑟姑娘吗？”

“正是她。”九郎神秘兮兮地给商隐介绍道，“以前谁也不知道，原来锦瑟也是王侯之家的女孩。自幼被母亲带到道观。她母亲做了道姑，她也成了小道姑。她长大，母亲死后，还俗落入乐籍。她不仅歌喉响亮圆润，且瑟弹得绝妙，于是便起名叫‘锦瑟’。你那年走后不久，我们搬进京都，温钟馗云游江湖，没个固定住处，锦瑟也不想再跟他唱小词，于是父亲把她留在我家乐籍。”忽然，他停住话，压低声音说，“告诉你，她和八哥要好，父亲不同意，因此警告我们谁也不准沾她边。‘听歌可以，想胡来军法处置！’这是父亲说的。李哥，你可要小心点。”

李商隐不信，不以为然地笑笑。

“九弟，别胡说八道，小心锦瑟姑娘抓你的嘴！”七郎吓唬道，“商隐，别听他的。你还认得她吗？晚上见到她，准会让你惊讶得闭不上嘴，信不信？”

这么厉害？李商隐当然不信，不过从兄弟俩对姑娘介绍的话语中，不难寻找到一种亲昵无间的热情。他们与她是什么关系？和八郎能一样吗？恩师的警告是真是假？恩师不会管这些闲事的。

李商隐觉得自己最理解恩师，所以对九郎的话没放在心上，跟刘蕡谈起左氏春秋，刘蕡的话一泻千里，哇哇不停。他对这部书，确实烂熟于心中。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王霸事业，谈讲品评不绝于口，且对当今朝政，引古评今，宏论滚滚如潮。

真是一位大治天下贤臣能相之才！

李商隐越听越动心，直想跪下拜他为师，请他讲授治国平天下的……

这时，湘叔来传唤去赴宴，冲断了这席奠定李商隐一生思想的谈话。商隐觉得很遗憾，迟迟地不愿离开判官厅。三

今日宴会比每次宴饮都早，日入酉时大家都云集幕府后堂，即议事厅后院里的一个大厅。府主特别高兴，宴会相当隆重，一进院音乐声、歌唱声，以及人们

的寒暄声，便迎面扑来。院里树上，张挂起无数彩灯，把整个院落映照得红红绿绿，就像迎接一位贵宾，又像过年。

湘叔在前引路。长者为先，行军司马官大一级，自然是张大人走在前面，接着是判官刘蕢，最后七郎九郎陪在商隐两边，并肩而行。来到后院，李商隐吃了一惊。他从来未参加过这等热烈隆重的宴会。院里来来去去的侍从，见了他的笑容可掬，弯腰施礼。他只得慌慌张张还礼，而对那些彩灯，便无暇顾及了，颇感遗憾，小声对九郎抱怨道：“九弟，这些人不像是恩师家的仆人，他们怎么认得我呢？”

“怎么？不认识就不能给你施礼啦？这些人都是幕府里的士卒，经常侍候这些幕府大人宴饮，当然认识他们而不认识你了。懂啦？看见你是个陌生人，谁还猜不出今晚的接风，不是为你还能有谁？”

李商隐这才明白，宴会只为他一人。他又有些紧张，不知饮宴中，会出现什么事，有什么礼节，自己该怎么应付。这么一想，脚步就慢了下来。

九郎看出他的惶惑，暗暗笑他，觉得很有趣，就悄声对他道：“李哥，别害怕。宴会上，你要是看中哪个乐妓，就告诉小弟。小弟一定把她叫到你眼前，让她给你斟酒，陪你喝两杯。”

李商隐推九郎一把，羞涩地笑道：“愚兄不需要她们陪酒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有失大雅。”

“你这就不懂啦……”

九郎还要驳斥，他们已经到了门口，湘叔高呼道：“李巡官商隐大人到！”

这声音把九郎的话打断，商隐也吓了一跳。自己转瞬间变成巡官大人了，让他有些不解。进了后堂，诸位同僚都已到齐，并纷纷站起，表示欢迎。李商隐这时才意识到，自己的身份确实变了，自己已经从童蒙少年跻身官场，变成朝气蓬勃的有为青年，顿时羞涩全无，抬头挺胸，精神昂扬，向四周人群扫视，抱拳向同僚们恭敬地还礼，然后在七郎引导下，走到规定的座位。正待坐下时，视线忽然好像碰上一束电光，短了路，发出一声爆响，闪出一朵耀眼的火花。

“哇！是她！”

李商隐轻轻地自言自语地尖叫了一声，现出异样的表情。

七郎听到他的轻声尖叫，蓦然回头，发现他的视线凝滞，向远处射去。顺着

这条视线，七郎看见被这条线射中的原来是锦瑟姑娘。七郎朝她笑了笑，可是她像没看见似的，一双秀目，痴痴地盯着商隐。

九郎也发现李哥的异常情态，几乎同时也发现远处乐妓锦瑟的情态异常。锦瑟姑娘今日几乎没有着妆，双唇淡淡一抹，微微露红，柳叶双眉与琼玉般的脸蛋相互映衬，有如嫦娥离开月宫，来到宴席上，既素淡又典雅。大概锦瑟姑娘今日淡抹漫妆，素雅冲淡之美，把李哥的魂灵给摄去了。可是，锦瑟姑娘为什么情态异常呢？

“贤弟，快落座！家父说话啦。”

七郎提醒着，顺手拉了拉商隐的衣服。

李商隐这才收回视线，不自然地向七郎点点头，坐在一张摆满美味佳肴的几案后面。他的视线在佳肴美味上扫了扫，便从七郎脸上，跳到判官刘蕡那双浓眉厉眼上，然后一转，落在恩师那张兴奋酒红的双颊上。恩师连饮三杯后，才开始说话，似乎在夸赞谁，双颊上映着得意，印着自豪，流露无限期望。可是李商隐似见非见，似听未听，似懂非懂。他的视线忽地又一转，同那一束电光又碰到一起，短了路！

令狐楚讲完话，各位幕僚开始相互敬酒。

李商隐无心饮酒，凡来敬酒者，也不争闹，一律连干三杯，不一会儿，竟有十几个同僚与他对饮。这是他第一次跟这么多人饮酒，又心不在焉，渐渐有些不支了。

随着相互敬酒对饮，歌舞音乐也渐渐推进高潮。不知是谁，高声喊道：“让锦瑟姑娘边舞边唱！”

众人齐声欢呼着。幕僚们似乎都知道锦瑟舞蹈和歌唱最好，都喜欢她的舞姿和歌喉。

欢呼过后，厅堂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好似一切都凝固了。已经有两年没听见她的声音，没看见她的容颜和舞姿。在这静默的短暂的等待中，李商隐很紧张激动，双手紧攥，手指冰凉，手心却汗津津的。他把脖子伸得老长，屁股几乎离开了坐席。他不好意思站起来，因为同僚们都从容而坐，耐心等待着。

突然，琵琶声起，有如“银瓶乍破水浆迸，铁骑突出刀枪鸣”！锦瑟姑娘迈着碎步，伴着琵琶声出现在厅堂中央。她把琵琶抱在胸前，右手在琵琶中间一划，

“四弦一声如裂帛”，随后声音骤停，把头一扬，做了个优美的亮相姿态。

众人鼓起掌来。

李商隐随众人拍掌，忽然听得左边掌声有些刺耳，扭头看时，原来有个同僚用一个木板，敲击着几案。他神情专注，两眼红红地向外凸着，额头冒着汗，嘴里大喊大叫。喊叫些什么？听不清楚。这副热烈的情态，使李商隐很不舒服。他轻轻地拉拉九郎，用嘴向那人努了努，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

九郎转头看看，哈哈笑道：“是个花和尚！”见李哥不解地盯着自己，又解释道，“他自幼在寺院，当过‘驱乌沙弥’和‘应法沙弥’，姓蔡名京。父亲看他眉疏目秀幼小可怜，便收为弟子，跟我们一起读过书，后来由于父亲的推荐，中了进士第。他在幕中没有具体职位，只等明年去吏部‘释褐试’，然后就可以当官了。”

“蔡京？我怎么不知道恩师还有这么个门生？”

“你已两年没来我家了，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哩。这小子是个好色之徒，一看见锦瑟姑娘，就色迷迷地走不动路，好像一只大苍蝇，丑态百出，所以我们都叫他花和尚。嘻嘻！”

李商隐被逗笑了，又盯了蔡京一眼，他确实实色迷迷的，鼓着一对蛤蟆眼，嘴角流着馋涎，还在大喊大叫，也不管锦瑟姑娘唱什么歌跳什么舞。

商隐嫌恶地转过脸，忽然看见判官刘蕡。

刘蕡静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用钹头云篴击节。那双浓眉舒展开来，那双厉眼也变得柔情似水，荡漾着蜜意，青色的判官官服由于身子不停地摇动，已经泼洒上许多酒渍和汤渍，好像听完这首歌与曲，他就要甩脱官服，不再为官，如痴如醉，一去不返！李商隐又看了一眼整个大厅堂内的同僚，无不为锦瑟姑娘的歌声与琵琶曲声所陶醉，手里拿着各人随手能抓到的东西，在几案上击节，如狂如颠。

岁月不饶人，两年不见，恩师的头发已经全白，酒喝多了点，把六梁冠脱去，放在几案的右前角上，束起来的白发松散开，披在肩背上，“哈哈”大笑着，一抬头，恰好看见商隐正往自己这边望，心想，这孩子有什么心事？还是一路太疲劳，喝点酒，想回去休息？不行。一会儿还要赋诗酬唱，哪能让他去休息。令狐楚想到这儿，用手招来管家，低声嘀咕两句。湘叔会意地点点头，装作若无其事

的样子，在厅堂内转了转，趁人不注意时，来到商隐面前低声道：“令公嘱咐，不要饮醉，一会儿还要赋诗唱和，希望你一展诗才。商隐，切勿辜负令公美意。”

商隐感激地点点头。他不知道洗尘接风宴饮，还要唱和吟诗。今晚，喝得是多了点，真有些头晕目眩。应酬唱和，他并不惧怕，但要在仅见第一面的众同僚面前，张口则吟，似有点为难。“难”字一上头，迷恋锦瑟姑娘之心顿然消失，头脑清醒多了。应当解解酒。怎么个解法呢？他悄悄地对九郎道：

“有点醉了。九弟，为我解解酒好吗？”

“什么？解酒？”九郎突然笑了，眼睛眯起一条缝，神秘兮兮地道：“有办法，有办法！跟我来，我们到一个非常之所，看个人，你的酒醉就会不解自消。”

李商隐信以为真，乖乖地跟在九郎身后，从便门溜到厅堂后面的小花园里。

深蓝色天空，宛如冲洗过，澄澈高远。一轮圆月，高悬碧空。园中竹树繁茂，夜风拂过，树影婆娑摇曳。

“怎么样？李哥，这里景色宜人，空气新鲜，你且稍候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九郎笑嘻嘻地说完，没等商隐回答，便重又溜回宴饮的厅堂里。李商隐没有理会九郎的去向与原因，觉得在这幽美安谧的小园里，呼吸一些沁人肺腑带着花香的空气，身心舒畅极了。乐得一个人独享幽静。

厅堂侧门“哗啦”一声，重又推开。九郎依然笑嘻嘻地跨出门，高声呼道：“李哥！快过来，看我给你带来解药了。”

“解药？九郎，你拿过来吧，我在这里吃，行吗？”

一个女人清脆的似歌唱的声音，使李商隐一怔，听见九郎跟那女人说话。

“请姑娘勿急，再走几步，就会明白九郎的心意。你看，李哥在等你。”

九郎笑着看那姑娘已经走过去，自己悄悄地溜回厅堂。

李商隐一眼便认出她是锦瑟。赶忙上前施礼道：

“小生这边有礼了。姑娘别来无恙？”

“公子可好？”

锦瑟姑娘也赶忙还礼，见李公子低眉顺眼，不敢抬头仰视，抿嘴笑着。还是两年前的样子，只是瘦了许多，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单薄。问道：

“公子在家可是病了？怎么才来令公府？”

恩师不是中书令，只是检校右仆射，但大家都称他“令公”。李商隐刚刚来，

称令公有点别嘴，有时仍然以恩师相称。

“噢！是恩师有召，学生才敢造府。学生在家，自堂叔仙逝，卧病在床近一年。不过现在已经完全康复。不知姑娘何时进令公府的？温兄庭筠可好？”

提起往事，锦瑟似有哀伤，不情愿地回道：“庭筠离开令公府，浪迹江湖，小女子早就不知他的踪迹。唉！一个风尘女子，怎么好期望贵公子惦记？花飘四野，落地为栖，岂有选择乐土与泥沼之理。李公子，你一去两年还记得小女子吗？”

一肚子苦水，一肚子怨情，谁对她倾注过真心？自己有过吗？有时是想过她，但是，仅仅“有时”而已！想想这些，李商隐难过了，觉得对她负了情，泪水不自主地涌出眼眶，抬起头，对着锦瑟坦诚地回道：

“锦瑟姑娘，实在对不住。两年来，堂叔仙逝，我就像失去魂魄似的。说实话，一度曾想随堂叔西去极乐世界……年迈老母亲的啼哭，唤回我的拳拳之心。来郢城的路上，听湘叔说，姑娘已在令公府里，姑娘可知道小生之心啊！”

这时，九郎匆匆地从厅堂侧门钻出来，喊道：“李哥、锦瑟姑娘，叫你们快进去，已经开始吟诗唱和了。”待李商隐他俩走近，看见两个人满脸羞红。九郎挑逗地问道，“你们俩好事已成，该怎么谢我？”

李商隐从心里感谢九郎，于是老老实实地上前抱拳，一揖到地，施了个大礼。

锦瑟姑娘对这种事经多见广，挑战似的回道：“九公子敢向老姐讨谢？你那事，本姑娘可要撒手不管了！”

李商隐不知九郎有什么事，只见他脸颊充血，连连向锦瑟告饶。锦瑟姑娘笑弯了腰。四

幕府中的僚属，文官都是文士。他们聚在一起，除了豪饮、听歌、观舞和赏妓之外，最热闹最有趣味也最能表现各自才华的，当属吟诗唱和，抒发情怀。

锦瑟姑娘舞毕唱停之后，宴会渐渐转入唱和吟诗这一程序。刘蕡是幽州昌平人，生在北方，却对江南水乡格外向往。

他曾到过江南，游过江南名山秀水。他首先提议道：

“在下提议，押‘先、天’韵，咏江南冬天山水，题目为《江南好》。诸位同僚以为如何？”

行军司马张大人是江南水乡才子，提起《江南好》，自有一番亲切滋味，首先响应，道：

“题目选得好，‘先、天’韵也宽泛，没有难为诸位大人。是不是由刘兄先唱，诸位再和为好。”

“不，令狐令公在此，小弟怎敢献丑？请令公先吟。”

好像是一种规矩，每次唱和，令狐楚都要先吟唱，然后大家再依次吟和。如果他不愿意先吟，自然先吟的重任就落在判官刘蕡头上，因为他的诗颇有名气，其他人不敢与他争锋。

“不。今夜是为巡官商隐接风洗尘，理应让他一头，叫他先吟如何？”

行军司马看出令公对小巡官颇有偏爱，毕竟他是府主，自己不好跟他争，但很为刘蕡抱不平。其他人都顺水推舟，令公怎么说就怎么办。令狐楚见大家无异议，很高兴，刚要抬头呼叫李商隐，向这边一看，只有七郎坐在几案后边，心中纳闷，扭头问湘叔，湘叔也摇摇头。

府主略略思索道：“李巡官出去了。还是让我先吟一首吧。”

令狐楚不仅章奏文字写得好，诗赋也很著名，与白居易、元稹、刘禹锡唱和甚多。他站了起来，吟云：

江南孟冬天，获穗软如绵。

绿绢芭蕉裂，黄金桔柚悬。

接着刘蕡与行军司马和诗，云：

江南季冬月，红蟹大如鳊。

湖水龙为镜，炉风气作烟。

江南仲冬月，紫蔗节如鞭。

海将盐作雪，山用火耕田。

幕僚们你一首我一首，有的一连附三四首，各不相让，不一会儿竟有诗二十多首。

令狐楚手捋白胡须，点着头，有时微微露出笑容；有时蹙蹙眉，摇摇头；有时向七郎身边望望，见座位仍然空着，转头把湘叔招到面前，低声不悦地道：“快去把商隐叫回来！”

刘蕡斜眼看出令公的不悦，也奇怪小巡官能去哪呢？为拖延时间，等待小巡官，他替府主分忧，开始品评唱和之诗，站起来，鞠一躬，道：“诸位的《江南好》诗，很有特色，尤其江南水乡冬日的特色最足。敝人去过江南，恰逢冬日，

那里不冷，山色依然墨绿，竹树桔柚，照长不误。‘黄金桔柚悬’，‘紫蔗节如鞭’，是一点不假的。江南下雪天气，极少见，把雪比作盐……好像有个典故？不知哪位大人记得？”

刘蕡看了一眼行军司马，坐下，不再言语了。

行军司马听得其中有典故，大为惊讶，摇头道：“兄弟不知是何典故，请明示。”众人沉默。

七郎到底年轻，打破沉默，道：“典故出自东晋，大将谢安和他的侄儿谢朗在侄女谢道韞家，适逢江南大雪。他指着大雪欣然倡句曰：‘大雪纷纷何所似？’谢朗不假思索地张口答曰：‘撒盐空中差可拟。’谢安摇头不语。谢道韞沉思片刻，抿嘴笑曰：‘未若柳絮因风起。’谢安听后连连点头大悦。从此以后，世人都称赞女诗人谢道韞有‘咏絮才’。用盐比雪是否妥当且不论，行军司马大人这两句诗对仗却十分工稳。我喜欢。”

令狐楚摇摇头，皱起长长的眉毛。七郎儿太不会看风向，听不出别人话中之话。这段典故，谁不知道？行军司马更清楚。他用盐比雪本不高明，没料到刘判官会揭他的短。刘判官不明讲，而让七郎讲出，可见刘判官之机谋不可等闲视之。

这时李商隐和九郎、湘叔、锦瑟姑娘匆匆走进来。

令狐楚待他们坐定，看了看众幕僚，有的人哈哈谈笑，似有幸灾乐祸之意；有的人一本正经，不苟言笑，生怕把自己卷进去。刘蕡仰头望着屋顶，想着心事，仿佛厅堂中根本没发生什么事；行军司马低头饮酒，若无其事，仿佛那典故与自己根本没关系。老令公眼睛一转，眉头渐渐舒展开，严肃而不容争辩地对李商隐道：

“刚才诸位大人吟咏《江南好》诗，你没有参加。现在，老夫主持公道，罚你独吟一首诗。”

李商隐见恩师脸色不对，有些紧张。

老令公在心里琢磨，给他出个什么题目呢？限什么韵？还没有想好，忽然看见蔡京色迷迷地盯着已经坐回原来座位的锦瑟；锦瑟姑娘拿起琵琶，好像看见蔡京正盯着自己，用琵琶把自己的脸遮掩住，不让他窥视。令公乐了，道：

“商隐，你就以锦瑟姑娘来吟咏……”

“好！”蔡京打断府主的话，叫起好。

提出吟咏对象，还应当讲些条件和要求，如限韵、对仗、用字等等。令狐楚被蔡京把话打断，有些恼火。小兔崽子，昏了头！见姑娘就抬不动腿，真没出息。所以后面的要求和条件都没有说，就坐了下来。

众幕僚看出府主不高兴，没有跟蔡京起哄，悄悄地等待事态发展。

蔡京叫了一阵好，突然发现只有自己一人在喊叫，看看众人，又看看令公，尴尬地笑着也坐下了。

厅堂里一下子全静下来。

七郎觉出有点不对劲儿，怎么办？他手足无措了。

九郎机灵，猛地推了一把还在呆坐着的商隐，急切地道：

“快！该你吟诗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李商隐正在等待恩师的要求与限制条件，没站起来吟诗，因为这是规矩，他明白。被九郎这么一推，有些莫名其妙。

九郎见过这种应酬唱和场面，明白那些规矩，但是今天不同以往，李哥如果不马上站起吟诗，他担心父亲会发火，使接风洗尘宴会不欢而散。

“别管那么多了。李哥，你快站起来吧！”

见李商隐还不站起来，九郎急了，从背后一伸手，就把他提起来，随后又把他推到厅堂中央，看他已经站稳脚跟，自己对众人笑笑，转身溜了回来。

李商隐站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脑袋顿时清醒，扫了一眼众同僚。众同僚大眼瞪小眼地瞅着自己，似乎期望再生出一点有趣味的事儿，大家再嬉笑一通。接着又盯了恩师片刻，他希望恩师把要求说出来，但是，恩师微闭着眼睛，一言不发。

最后他把视线移到锦瑟姑娘身上。

锦瑟姑娘已把琵琶放在身边，端坐古瑟前，凝重端庄。她蛾眉蹙起，想要说什么。在这深更静夜里，她衣着单薄，冰肌玉肤裸露在外面，圣洁艳丽，就像宋玉《高唐赋》中吟咏的仙女，坐着翠绿盖子的车，在云霓旌旗前导下，登上祭坛，祭祀诸神。那仙女薄施淡妆，身轻如赵飞燕，能在水晶盘上舞蹈……

李商隐想到这儿，眼前出现一片斑驳绚丽的境界，那仙女与锦瑟姑娘已经融而为一，时而轻歌曼舞，时而微敛蛾眉，深情欲诉。

众幕僚凝视着李商隐，等待他吟诗。

七郎九郎急坏了。怎么不吟啊？难道太仓促，一时想不出好诗句？那可就太惨了哟！九郎想低声再催促他快点吟诗，七郎用手止住他道：

“别催，越催他越急越想不出好句子。再等一会儿。”

突然，李商隐一转身，面对府主令狐楚道：“题目《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》。”略停片刻，他抑扬顿挫地吟咏道：

罢执霓旌上醺坛，慢妆娇树水晶盘。

更深欲诉蛾眉敛，衣薄临醒玉艳寒。

白足禅僧思败道，青袍御史拟休官。

虽然同是将军客，不敢公然仔细看。

吟罢，商隐抱拳施礼。

宴会厅堂中一片沉寂。直到李商隐回到座位，刚要坐下，众幕僚才像醒过来，哄然议论起来。

七郎是位热烈拥护者，赞不绝口，大声道：“此诗，堪称天平军幕府杰作！起二句，把锦瑟姑娘比为仙女那般圣洁，太恰当了。同时还暗中点出她的经历。姑娘曾做过道姑‘上醺坛’，后来才到我家入了乐籍。她从不浓妆艳抹，一贯‘慢妆’，显得脱俗高雅。她能够在水晶盘上舞蹈，舞姿绝伦！颌联赞美姑娘的容貌体态。颈联运用古诗《陌上桑》中：‘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……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’的手法，极力烘托锦瑟姑娘的俏丽。尾联以自己作结，反用三国刘桢酒宴坐上，平视的故事，进一步突出锦瑟姑娘俊美耀眼。”

九郎在旁插嘴调侃道：“‘不敢公然仔细看’，李哥是偷着看，看得更仔细。”

众幕僚哄堂大笑，你一句我一句地挑剔着，都不愿公然表现出赞赏之情。行军司马张大人慢慢站起，道：

“在座的同仁中，穿青色官服的御史不少，他们因为锦瑟美丽，都想辞官？写得太过分。‘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’，那都是一些愚蠢的农夫。在座的监察御史大人，怎么会做出如此失身份丢面子的事？”

他是想为在座的御史们开脱，然而效果适得其反，判官刘蕡御史简直如坐针毡，满脸流汗，不敢抬起头来。

蔡京早就坐不住了，知道“白足禅僧”是指自己，所以担心有人知道自己曾经做过和尚，不时用眼睛斜睨七郎九郎。

这事只有他们兄弟俩知道。这两个小子还常叫自己“花和尚”。七郎厚道，不会揭人伤疤让人难堪。九郎惯好恶作剧，笑嘻嘻地瞅着蔡京，示威似的一会儿动动身子，一会儿扬扬手，好像要求发言似的，吓得蔡京魂飞魄散，直抱拳向他求饶。

令狐楚高兴地饮着酒，非常得意，自己没看错人，商隐这孩子文思敏捷，聪明过人，善于把自己脑子里的古今典故，融会贯通地用进诗中，非常贴切，丝毫不露拼凑斧凿痕迹，真是一个天才呀！

他瞅瞅对面的锦瑟姑娘，她满面羞红，双唇紧抿，嘴角向上翘起，文静地暗暗笑着，不时偷眼望着商隐，似在传递秋波柔情，令狐楚笑了。

但是，他想起了湘叔的话，说过八郎对锦瑟姑娘很钟情；忆起在京都开化坊家，八郎对她的迷恋，不由得收敛笑容。自己的儿子和门生，都对她有意，都喜欢她，这还了得！古人云：玩物丧志，贪色丧命。这件事，像一块大石头压在令狐楚心上。五

幕府工作很辛苦，往往文书堆案盈几，其办公规矩极严格。韩愈曾深有体验，说幕僚是“晨入夜归，非有疾病事故，辄不许出。”此外还要值夜班。李商隐没有做过官，是白衣入幕，对于这种幕府生活虽然已经将近一年，可仍然难以习惯。太和四年（公元830年），一天秋夜，明月皎洁，繁星撒天，远处秋虫鸣唱，幕府里一片寂静。同僚们已经进入梦乡。

李商隐今夜值班，坐在屋里心烦意乱，便到院中，边踱步边想着心事。

他恨自己虚度年华，举业未成，施展报国报君理想不能实现，光宗耀祖，重振门庭，更为渺茫。堂叔临终流着眼泪叮嘱的话，犹在耳畔。

八郎已经在年初中了进士，从京都长安来郢城跟父母团聚。明年将去参加吏部的“释褐试”，就能授官。可是自己依然是个白衣巡官，一个可怜的幕府小吏！连锦瑟姑娘都不愿理睬自己！

幕府十天休假一日，用以洗沐浣衣，称为旬假。那个旬假的晚上宴饮，锦瑟坐在八郎身边，接二连三咏唱八郎的诗作，还亲昵地叫他“八哥”而不是八公子！

李商隐闷闷不乐地坐在一旁，最后实在忍无可忍，把《谢书》一诗，让湘叔送到她手中。锦瑟姑娘竟犹豫不定地看着八郎，征求他的意思，是否让唱！

八郎自中第后，常常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自己有宰相的肚量，不跟未

中第的七郎九郎商隐等人论长道短，表现得很宽宏。他见湘叔送来的是李商隐的诗，颇为不悦，但是他知道诗的内容，是商隐对父亲传授撰写章奏文字的感激，没办法阻止，于是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对锦瑟道：

“我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作哩。李商隐没好诗。你愿意唱这首诗也行。唱吧，唱吧。”

锦瑟亮亮嗓子，反复唱了两遍，歌声清脆圆润，把诗人对令公的感谢之情，表达得淋漓尽致……

想到这儿，李商隐笑了。锦瑟姑娘的心是不容怀疑的，是倾向自己的！

夜半子时已过，皓月西斜，秋风阵阵吹来。李商隐有些凉意，拽拽黄色的巡官服，一股透心凉从腹胸向上涌动，它比秋凉要凉上百倍。在幕府里当差，没有功名的人，只能穿黄色服装。一看见这黄色官服，他就有一种厌恶幕府的情绪在心中翻腾。

忽然，他想起大诗人杜甫晚年漂泊西南，被聘进严武的幕府，任节度参军。他年老多病，仅带着从六品的虚衔工部员外郎，所以常被年轻位高的同僚轻视，于是产生“白头趋幕府，深觉负平生”的感叹。而自己因为年轻是个未入流白衣庶人，也常常被人看不起。令狐绹装出一副大度宽宏的样子，实际上一肚皮瞧不起自己！

李商隐记起在一个秋夜，杜甫在幕府里值班，曾写一首《宿府》诗。他略略思索，便开口吟咏起来，诗曰：

清秋幕府井梧寒，独宿江城蜡炬残。

永夜角声悲自语，中天月色好谁看？

风尘荏苒音书绝，关塞萧条行路难。

已忍伶俜十年事，强移栖息一枝安。

越吟，他越觉得诗中的境况，和自己此时此刻的情景一模一样。

清秋，在幕府里独宿，漫漫长夜，只能听到更声角声不断。天上的月色极好，又有谁来陪伴自己一起观赏？行路难，世事艰难！老诗人说得一点不错啊！

李商隐仰天吟唱，潸然泪下。

第二天清晨，天平军节度使幕府议事大厅刚刚开大门，士卒们刚刚拿起扫帚清扫，李商隐就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他面带倦容，两眼通红。士卒们感到奇怪，但也不敢近前询问，任凭他坐着或站着。

日出卯时，令狐楚由节度副使陪着，从后厅走来。他一眼瞧见商隐，心想昨晚值班，按例今日应当休息，这么早来议事厅，一定有紧急要事吧。于是紧走两步，迎了上去。

“令公，早安！”

李商隐因为入幕做了巡官，所以称呼也改为令公，和幕僚们一样。

令公站定，从容还礼。

李商隐昨夜所想好的一席话，此时在令公面前，却不知从何说起，慌乱中，脑袋里一片空白。

“李巡官，昨晚夜班，可有紧要事情？”

“噢！一夜平安，没有出现紧要事情。”

令狐楚放心地吐了口气，看了看巡官，觉得好气又好笑。没有紧要事情，一大清早来此何干？傻气十足！如果精力过剩，何不回去多练习练习章奏文字，其中对仗与用典，不下苦功是达不到炉火纯青高度的。

他刚要张口教训，李商隐突然跪倒地上，叩了三个头，带着颤声道：

“学生追随恩师已近一年，多蒙恩师奖掖提携，亲授四六章奏之文。在生活上，不仅照顾学生，还照顾学生一家。学生没齿难报其万一！恩师，今学生有一请求，请恩师答应。”

令狐楚不知是何事，但门生的要求，尤其商隐的要求，不管如何也要应允的，于是安抚道：

“商隐，快起来讲话，为师一定答应就是了。”

“学生还是跪着说。”李商隐非常固执，坚持跪说。令狐楚只得由他。“恩师，学生准备赴京应试已有多年，终没能一试身手。学生请求恩师答应明年春天赴京应试，如能侥幸中第，以报恩师训导大恩。”

令狐楚理解学生的急切中第心情，但是，李商隐年纪尚幼，声名品望未达于有司（考官），中第希望甚微。他摇了摇头，紧接着又点了点头，迅速改变了原来的打算，道：

“有志进取，不沉沦下僚，老夫赞成，可以赴京参加明年一月考试。赴试的

一切资装费用，统由老夫准备，你就不用考虑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备考上，幕府里的工作不用你管了，放你长假，直到考试结束。去拼搏一下，全凭自己的能力。”

“谢恩师大恩大德！”

李商隐又叩三个响头，说话的声音哽咽了。

“我们既然是师生，情同父子，何必言谢。只要你中第有出息，就是谢老夫啦。”

令狐楚亲手把他扶起，送出议事厅。他确实喜欢这个门生的勤奋上进肯学的顽强意志。他的门生遍天下，但有李商隐这样聪明出众，才华超群者还真不多，所以在他身上，寄托了令公的心血和希望。

“令公，用不用让他先进京去干谒行卷？考前不行卷，中第的希望不大。”节度副使在旁不无担心地提醒道。

“是吗？不行卷不干谒，真的就考不中？我想让商隐试一试。”

“恐怕不行。”

节度副使依然没有信心。他是进士，明白干谒行卷的重要，况且连大诗人白居易当年都曾行过卷。

“商隐是个绝世超拔人才。四六章奏文字，现在已远远超过老夫，写得抑扬有致，对偶工整，用典巧而不露，可以说篇篇绝妙。”

“商隐与老杜相较若何？”

“并不逊于杜甫。”

“但究竟不能与老杜并驾而齐驱吧。杜甫为了中进士第，‘骑驴十三载，旅食京华春’，‘朝扣富儿门，暮随肥马尘。残杯与冷炙，到处潜悲辛。’连老杜都需这样艰难辛苦地干谒行卷，可是最后仍然没有考中进士，而商隐……”

令狐楚沉思不语了。明年的考官仍然是贾餗，自己去年为儿子八郎中第求过他，送过厚礼，今年怎好为弟子再去求他呢？况且自己与他的关系并不亲密。

“吾意已决，请勿再言。”

令狐楚被节度副使的劝说激恼了，年轻时固执、不服输的脾气，又窜上心头。这种情形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过，今天早晨这是怎么啦？节度副使默默地从议事大厅前门走了出去。令狐楚心里有些不是滋味，但是，说出口的决定，那是不会

改变的，这是他的一贯作风。

屡试屡落第

—

太和五年（公元 831 年）三月，李商隐赴京应试，果然如节度副使所言，未能中第。他没有回郾城幕府，而是回到家中，一病不起，整天昏昏沉沉，不思饮食。老母亲没有办法，每天喂他三遍水，每次只能喝进半碗。饭是颗粒不能进。一个月过去，他瘦得简直是皮包骨头，连吸气的劲儿都没有了。

羲叟见哥哥病得这么重，哭着哀求哥哥允许自己去郾城报告老令公。开始时，商隐还有力气讲话，说自己不能再给恩师添麻烦，“人生一世，得一恩重如山的良师不易，商隐命薄多蹇，不该再带累恩师。”后来，只能摇头，表示不准。

商隐落第，八郎通过了释褐试，并授弘文馆校书郎。消息从京城传来时，令狐楚半晌没有说话。在一旁的节度副使用力咳了一声，他才醒过神来，讷讷地说起别的事情。晚上，他把管家湘叔叫到身边，悄声问商隐的消息。

“听说他路过洛阳回家看望老母亲。我想不日就会赶回郾城的。”湘叔肯定地回道。

令狐楚摇摇头，不信老管家的揣测。商隐自尊心极强，自信心也极强，未被录取，一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。他背剪双手，在地上来回踱着，一声不语。

两个月过去了，令狐楚开始坐卧不宁了。他确实喜欢商隐聪明、勤奋、博学，如果考官真正做到以试卷分数高低取人，商隐绝不会落榜的……唉！“干谒”、“行卷”，这些走门子，托人情的风气，把有才华的学子都给毁了！他忽然口里吟咏道：

袖里新诗十首余，吟看句句是琼琚。

如何持此将干谒，不及公卿一字书。

这是白居易的诗。诗写得再好。如同“琼琚”，也比不上公卿们的一张便条啊！

令狐楚开始后悔，自己太固执，如果听从节度副使的话，给礼部侍郎贾餗写封信，送一份厚礼，就可能不会……难道商隐落榜后，会像诗人常建那样“恐逢

故里莺花笑，且向长安度一春”？商隐还在长安城？

令狐楚想到这儿，立即站起来，喊来湘叔，道：“快带些银两，去京城把商隐找回来！”

“令公，商隐在洛阳家，听说病了。”

“不！你去长安，让八郎帮你找，一定要找到，把他带回来！”

湘叔不以为然地看了看他的堂兄，官做大了，脑袋糊涂起来。昨天还有人从京城来，路过洛阳时，听人说李商隐落第后卧床不起。去长安也行，不过要先到洛阳，去他家看看。

“现在就起程吧。看见商隐，就说是我一定要他回来。回来路过洛阳时，去看看他老母亲，让商隐跟老母亲道个别，让老人家放心，说我会像照顾亲儿子那样照顾商隐的。”

令狐楚好像要把自己的心掏出来，给他老母亲看。湘叔不明白堂兄这是怎么啦？他偏爱商隐，这谁都知道，但今天说的这席话，却超出了偏爱，不像师父对待门生，更不像府主对待幕僚。有点像什么？湘叔只能感觉，却表达不出来。二

湘叔来到东都洛阳，直奔商隐家。

李商隐老家在怀州河内（今河南沁阳），父亲死后，家境贫寒，在祖籍老家无以为生，只好迁到荥阳（今河南郑州）。为了赴京行卷和应试方便，离京都又近，于是迁居到洛阳。

每次湘叔来洛阳，都劝商隐母亲把家搬进城里。老母亲总是那句话：“等到商隐考中进士，功成名就，有了皇家俸禄，再搬不迟。”今日湘叔走在农家田间小路上，又生出劝其搬家的念头。自己身上带的银两，在城里租赁一处宅院是绰绰有余，再加上自己私人的钱，够老人家生活一阵子。如果商隐在家，先劝他，然后再劝他母亲，把这件事办了。

远远望见那几间茅草屋，东倒西歪，来一阵大风，真说不定给吹跑了。如果能把茅屋吹跑，那还要谢菩萨保佑。让人担心的是把茅屋吹倒，把商隐母亲和弟妹们压在底下，如何是好？想到这儿，有一种危机感蹿上心头，走到茅屋外，他高声问道：“羲叟！在家吗？”

羲叟在家正为哥哥的病急得团团转，听到有人问话，连忙走出茅屋，一看是湘叔，顿时眼泪如注，上前跪倒地上，叩头道：“湘叔，快来救救我哥哥！”

湘叔大吃一惊，抓住羲叟的手，呆了片刻问道：“商隐怎么啦？在家吗？”

羲叟哽咽着，语不成声，抬手指着茅屋。

湘叔明白了，大步跨进门槛，直奔西屋。

西屋是商隐居住之所。平时商隐不在家，羲叟就住在里面。农家屋舍四周都是农田，茅屋窗口开得又高又小，所以屋里又黑又潮湿。商隐躺在床上，盖着被子，脸色黑黄，两颊深陷，眼睛微闭，灵魂好似出窍，一副行将就木的模样。

“为什么不找医生？”

“找过了，医生都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。”

“为什么不派人去郢城？羲叟，你为什么不去郢城送个信？唉——”

羲叟不语，只是哽咽哭泣。

湘叔年轻时读过医书，练过天元丹法，晓得酣睡昏迷，不是好兆头。商隐正在步步归西，这口气迟迟不咽，一定在等待着什么。如要救他，必先挽住他的天元真气，使他大彻大悟，然后补之以金丹，使他尽泄心中郁塞，从西归之路回转，重新品尝人生三昧。

他伸开手指，展开双臂，做了个向天地采气的姿势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忽高忽低。突然，“扑通”一声，坐到地上，盘上腿，双目微闭，双手手心向上，放在双膝上，高声咏唱道：

身心世事四虚名，多少迷人被牵萦。

祸患只因权利得，轮回都为爱缘生。

安心绝迹从身动，处世忘机任事更。

触境遇缘常委顺，命基永固性圆明。

咏毕，站起，重新采气，之后又盘腿坐地，双手放膝，静默片刻，再高声咏唱同样的咒语，共做三遍。

说来神奇，咏唱第一遍时，商隐呼吸由浅变深，身子微微动了一动；第二遍时，他嘴唇微动，双眼渐渐睁开，眼神呆滞，似要说话，又说不出，蹙起眉头；第三遍时，他眼珠转动，左右张望，当望见湘叔时，突然，“哇！”的一声吐出一口黑血，黏稠而腥臭，叫道：“湘叔！湘叔！”

湘叔慢慢站起，握住他伸过来的双手，劝慰道：

“不要动，有话慢慢说。先吃下这粒丹药，就会好的。”

湘叔从怀里摸出一个红包，慢慢打开，露出一块白绢帛，打开绢帛，里面是一粒黑色药丸，有如黄豆粒大小。让商隐张开嘴，他亲手把药丸放入口中，道：“这是一粒丹药，吞下去，再喝一碗米酒，睡半日，就会好的。”

湘叔接酒在手，并不急于给商隐服用，看着商隐吞下丹药，脸色渐渐由黑黄变成黄白，又由黄白变成红润润的，额头上渐渐也汗津津的，欣慰地笑了。

“药力已经发作，快把米酒喝下，把药冲开，让它向体内各处游弋，寻找病源。如果能找到病源，药力又会迅速聚集起来，向病源攻击。如果能消灭病源，你就好了；如果相反，未能除灭病源……命就难保了。”

商隐没有仔细倾听湘叔的解释，把米酒喝下，渐渐地眼皮抬不起来了，极力挣扎也无效，只得闭上，不一会儿就打起鼾来。羲叟看见哥哥平静地入睡，还有鼾声，高兴地道：“这么多天，哥哥睡觉从来也没打过鼾，总是似睡非睡，想叫他还叫不醒，真怪了。”

湘叔洗了脸，净了手，有些疲惫，吃了点饭，就在商隐床边搭起一张临时床。茅草房也没有空闲屋或者是客房。他和衣而卧，不一会儿，就睡着了。

商隐老母亲和弟弟妹妹，见商隐病情好转，千恩万谢湘叔，把他当神人供奉，可惜家里既没宽敞屋子让他休息，也没有美味佳肴供他吃，老母亲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趁他睡熟，悄悄地把猪圈里的小猪杀了，做了一顿像样的饭菜，才算安心。

三

经过湘叔采用“天元丹法”医治，李商隐的病情有了转机，但是依然不能起床行走。他太虚弱了，想一下子康复，实在不可能。湘叔回到郛城，把商隐的病情报告给令狐楚。令狐楚只是叹息，每个月都派湘叔去洛阳探望一次，并带去各种营养品以及他的一片懊悔。

日月如梭，转眼进入太和六年（公元832年）二月，朝廷调令狐楚检校右仆射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治所在太原府。他接到诏命后，立即把湘叔叫到跟前，道：“我明日便要起程前往太原府接任。诏命难违，时间又紧迫，途中不能前往东都洛阳去商隐家。只好让你走一趟了。如果商隐身体尚可，又愿意来太原幕府，你就陪他一起去吧。以后去洛阳的机会不会太多，多带些银两。”

湘叔惟惟听命。沉吟良久，湘叔正待离去，令狐楚又道：“叫他去太原吧。身体不好，在幕府里也好调养。把我的意思跟他讲清，多劝劝。”

“我能说清令公的意思，只是……商隐似在刻苦用功，准备赴京应试。真担心他的身体呀！学识再好，不去干谒考官，恐怕还要名落孙山。这孩子再也承受不了打击了。”

湘叔话中有话，商隐不去干谒其他人，是把希望都押在你令狐楚身上了，你不使劲帮忙，他还有希望吗？

令狐楚听出老管家话中之话，但是，自己也有难处。自己多年任地方官，跟朝中大臣渐渐疏远，尤其跟主考官的关系并不密切，有劲儿使不上呀！在管家面前，他不能倾吐自己的苦衷，因为说出这种话，谁都会提出你的七郎八郎怎么这样顺利地中了第，得了官？

其实，也是碰巧主考官是贾餗。那年贾餗之子在曹州杀了人，被关押在州衙，已经打入死囚大牢。曹州恰巧归天平军管辖。贾餗走后门，托人来求令狐楚高抬贵手。令狐楚顺水推舟，果然贵手高抬，于是换来了八郎的进士功名。

当李商隐赴京应试，主考官贾餗也知道他是令狐楚的得意门生，但令狐楚没有和他打招呼，他则认为令狐楚轻慢自己，装作不知，并痛斥了李商隐，没有取他。

这事做得非常巧妙，没留任何痕迹，不仅谁也说不出什么，反而都认为贾餗公正无私，敢作敢为。

令狐楚事后明白自己犯了大错，又气又懊悔，但为时已晚，有苦难言。今日老管家又点这件事，他轻轻地叹了口气，什么也没说，挥手让湘叔走。

湘叔来到洛阳商隐家，告诉了他令公调任太原府之事，李商隐立刻明白湘叔此行洛阳的目的，主动地道：“令公是不是要我入幕太原府？湘叔，你瞧我这副样子行吗？只能给令公增加麻烦。”

“令公是这个意思，希望你到他身边，也好帮你恢复健康。”

想到令公的大恩大德，又这样关心自己，李商隐心头一热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。恩师真是自己的再生父亲啊！自己没齿不忘！但是，“不忘”还不成，应当粉身碎骨报答恩情。想到这里，他已经喘息得难以呼吸了，艰难地道：“这不争气……的身子，想追随令公，报答令公大恩大德也报答不成！学生已是无用之人，只得来世相报了。湘叔，回去请转告恩师，来世我李商隐变牛变马也要报答恩师大恩大德的！”

“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你还年轻，来日方长，报答令公恩德，亦是指日可待。现今不能追随令公左右，身体康复后，侍奉令公之终生则可也！”

湘叔又道：“老仆年事已迈，传话学舌日难，商隐可握管一书对令公之深情，以抚慰其拳拳眷顾之心。”

“善哉！现在马上运笔，我要一气呵成以谢恩公之德。”

羲叟把文房四宝端来，扶起哥哥，在案边坐好。

李商隐手握狼毫，蘸饱墨汁，略略思索，写道：“不审近日尊体何如？太原风景恬和，水土深厚……伏惟为国自重。某才乏出群，类非拔俗。攻文当就傅之岁，识谢奇童；献赋近加冠之年，号非才子。徒以四丈东平，方将尊隗，是许依刘……委曲款言，绸缪顾遇。自叨从岁贡，求试春官，前达开怀，不有所自，安得及兹？然犹摧颓不迁，拔刺未化，仰尘裁鉴，有负吹嘘。倘蒙识以如愚，知其不佞，俾之乐道，使得讳穷，则必当刷理羽毛，远谢鸡乌之列，脱遗鳞鬣；高辞鱣鲙之群，逶迤波涛，冲喉霄汉。伏惟始终怜察。”

写罢，商隐已是大汗淋漓，把笔掷在案上，被搀扶到床上，躺卧片刻，问道：“湘叔，看看有什么不妥？”

湘叔边读边赞道：“不错，运笔流畅，委曲达意。‘类非拔俗’‘号非才子’等处，谦虚太过。如果当真如此，我想令公也不会这般‘绸缪顾遇’呀！”

“某非才子，事实如此。应试备考多年，却落得……唉！”

“中第与否不是有才与否的标志。诗仙李白终生未得中第，但是谁不承认他才华横溢；诗圣杜甫才华盖世，谁不推崇他，可是他也未能及第，所以不要气馁，养好病，再去应试不迟！人们常说：‘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。’你才 21 岁，不迟不迟！”

李商隐不再言语了。这些事儿，他都知道，可是嘴说不迟，心里却急如流火，闭上眼睛，眼角流出泪来。

湘叔怕他悲伤，想转换话题，已来不及了，忽然想起锦瑟姑娘，于是笑道：“看我这记性，临离开郾城时，锦瑟姑娘来找我。不知她是怎么知道我要来洛阳看你。”湘叔见商隐睁开惊诧的眼睛，盯着自己，接着道，“她让我给你带件东西。”

湘叔从怀里掏出一个黄绸袋，递给商隐。

李商隐打开绸袋，从里面落出一根琴弦。瑟上的弦！他拿在手中，把玩一阵，

不得其解，但也不好询问湘叔。

湘叔见他睹弦遐思，呆呆出神，担心他再伤感，于是道：

“这姑娘，送你一根未断的琴弦，真有意思。她还让我代问你好，希望你安心养病。七郎赴京出任国子监博士，八郎是弘文馆校书郎。他俩都住在京城开化坊老宅子。锦瑟姑娘，还有一些乐伎、仆从，都不去太原府，而直接回京。两位公子住在京城也需要有人侍候。现在令公身边，只有九郎了。”

李商隐还在琢磨那根弦，是根未断的弦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湘叔说的话，他一句也没听进去，连锦瑟将进京，也没引起他的注意。四

太和七年（公元 833 年）正月，李商隐在病情好转，能下地自由走动的情况下，瞒着令狐楚，偷偷地赴京参加进士考试。在京城，他没有去令狐府，没有去找七郎八郎，没有会见任何朋友，居住在一个僻静的小客店里。

二月放榜，依然名落孙山！怀着沮丧和伤感，他回到洛阳家中，又病卧一个多月。当身体稍事好些，只身来到荥阳。

荥阳，是商隐的第二故乡，是堂叔病逝安葬之地。他先到堂叔坟上祭扫，把几年来的失意和悲伤，尽行倾吐，觉得浑身颇为轻松。然后来到荥阳刺史府干谒萧浣大人。

萧浣乃堂叔世交。当年在徐州任上，曾以宾礼延聘堂叔加入幕府。堂叔拒绝道：“跟随大人左右不难，但是让我伏身折腰侍奉人，实在太难太难。”萧浣挽留不住，赠送元宝十个，堂叔只抱拳一揖，拂衣而归，没有收一个元宝，深受幕僚赞赏。

李商隐想起这些事儿，觉得堂叔确实是条汉子，有骨气有操守，另外又觉得堂叔做得有些过分，萧大人一番好意，不该拂人面子。今日自己来干谒，他能否抛弃前嫌，接待自己呢？

“萧大人请公子进厅堂。”一个侍从宣道。

听得这声宣进，李商隐放了心。他跟在侍从后面，来到刺史厅堂，只见里面有两个人，都穿着朱色官服，坐在几案两边，一面饮酒，一面高谈阔论，很是投机。

年轻一些的，看见商隐进来，连忙站起，笑着道：

“是李义山？你的堂叔与家兄曾是结拜兄弟，我们都很熟悉。”看似多喝了

几杯，话很多，但还有节制，见那年长者停杯看他，才想起要介绍，于是道，“这位兄长是给事中崔公戎。”

崔戎 50 多岁，已经秃顶，眼角皱纹纵横交错，站立起来，身子微微向前倾斜，一副老态龙钟模样。他走到商隐面前，亲热地拍了拍商隐的肩膀，笑道：

“你的章奏写得不错。令狐楚那老匹夫，仗打得好，章奏文章写得也好。高门出高徒！哈哈！”

他边说边豪爽地大笑起来，一副大将军风度，把商隐按到椅子上坐下，左右端量端量，问道：“脸色不好，是不是病啦？有病就要好好在家吃药，到处乱跑什么？你老家在哪，家里还有谁呀？”

萧浣一脸忧伤，代商隐答道：“他祖籍怀州河内，后来迁居本地。”

“怀州李家？和当今圣上都是汉将李广的后代呀！和我家还有亲戚哩。我的伯祖崔玄暉被封为博陵郡王，他的母亲是兵部侍郎、东都留守卢宏慎的大女儿，而你的曾祖父李叔洪的妻子卢氏是他的三女儿。算一算，排排辈分。哈哈！我应当是你的叔叔，是姨表叔，对不对？”

“果然不假！商隐，快快过来拜表叔。”

李商隐顺从地按萧浣的指点，给崔戎拜了三拜。

崔戎兴奋得满脸通红，高兴地看着侄儿商隐，道：“我是个武夫，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是，古今兵书，我是熟记于心。不敢跟你比吟诗作赋，可计谋韬略，你可比不过咱。你认我是表叔，我认你是表侄儿，咱们是一家人了。你要我做啥，你就说。我让你做啥，我现在就说。你得代我写篇奏折表状，好不好？”

真是一个爽快人！李商隐很高兴认了这么一个爽快表叔，立刻答应他的要求。至于自己求表叔做啥，他却不好意思启口。脸都憋红了，还是没说出来。萧浣见商隐老实厚道，心想凭他的才学，如果他的恩师令狐楚能够认真提携，应试这么多年，不会不中第的。真替他惋惜。

“你这表侄儿，今天是来行卷干谒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希望崔大人多多提携。”

“噢！明白了。不过，商隐，你也不必把住进士科不放。科举的名目好多嘛，像‘秀才’、‘明经’、‘明法’、‘明字’、‘明算’和‘制科’，都可以去参加，无论考上哪科，都能得官。”

李商隐微微点点头，但是心里依然只想参加进士科考试。

崔戎觉得自己的意思没表达清楚，看看表侄沉默不语，急切切地道：“我就不是进士出身，是参加‘明经’科考试，考了三场：先试‘帖经’，接着口试，最后答策三道。我得了个乙等。后来在吏部，又通过‘释褐试’。开始让我做太子校书郎这样的小官，不久任蓝田主簿，是个从八品小官。再后来到殿院任殿中侍御史，是从六品官；又出任吏部郎中，从五品官；不久迁谏议大夫，是正四品下阶；又外调地方，任剑南东西两川宣慰使；接着回朝廷任给事中。怎么样？明经科出身也可以做各种官，只要尽职尽责，就能得官，就能步步高升。”

李商隐又点了点头，可应进士科考试的决心，谁也动摇不了！虽然表叔崔戎和萧浣刺史没有亲口答应为自己推荐、吹嘘，但是，都热情地鼓励他好好努力，中第没有问题，给了他无限信心。

崔戎看出商隐囊中羞涩，生活艰辛，慷慨地给了他一笔数目不小的银两，让他养家糊口。临别时，又约他进京住在自己家里，白天为干谒行卷奔波，晚上也便于读书备考。

李商隐正当陷入功名蹭蹬的苦恼时，却意外地得到一位名门望族、博陵郡王后代崔戎的深情赏识，真是绝处逢生，给了他继续奋斗的希望。五

6月，京都长安已经燥热难忍，李商隐住在表叔崔戎家的后花园里。崔家没有女儿，所以后花园变成了两个公子崔雍、崔袞的天下。花园里假山流水，奇花异草，样样皆有。还有两株二百多年的梧桐，枝繁叶茂，遮天蔽日。在树下可以读书，可以对弈，也可以大摆酒宴。

商隐初来乍到，两个小兄弟要尽地主之谊，为李兄接风洗尘。商隐体弱多病，哪里承受得了酒力，连饮三杯，便悠悠忽忽不知所了。

老大崔雍，小名延岳，才十六岁，生得膀大腰圆，一身好力气。老二崔袞，小名炳章，生得细高，文质彬彬。崔戎原想叫他习文，将来当个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的文官，可是见哥哥整天舞枪弄棒，把那百多斤的石碾子举上抛下，抛下举上，玩得呼呼生风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他也手痒痒，背着乃父偷偷地练剑，练轻功，练习飞檐走壁，练习草上飞，练习水上漂，虽然没练成十分功夫，但六七分还是相当可观。

小哥俩见这李兄只饮三杯，就醉成如此模样，心里不快，把李兄丢在一旁，

任凭他昏哉悠哉，两人猜拳赌酒，痛饮起来。从日入酉时直饮到人定亥时，兄弟俩仍然未见高低。

这时，后花园小厮关童匆匆跑进来，向兄弟俩通报，老父亲崔老爷马上就到。老大只哼了一声，没言语。老二吩咐道：“把桌上的酒菜全撤掉，重新上菜上酒。酒要好的，从老窖里拿，再拿五坛！快去办！”关童知道老爷海量，可是更深夜半，厨师们都已睡下了呀。这可如何是好？

“老爷到！”崔管家喊道。

关童没料到老爷会这么快就来了。

“呵！小兔崽子！你们喝酒，咋不叫老子来呀？吃独食，是不是呀？得！得！得！不听你俩解释。是不是把商隐灌醉了？小兔崽子，欺侮你李大哥呀！”

崔戎有些生气，声音顿时提高。

老大连忙跑过来，跪倒地上，解释道：“爹爹，我们没欺侮他，是他太没用，只喝三杯开宴酒，就变成这副奶奶样。”

“什么？你还敢顶嘴？”

崔戎瞪起眼睛，坐到李商隐身边，亲手喂他醒酒汤。半杯下肚，商隐优哉游哉醒转过来。崔戎笑了，白了一眼儿子，道：

“小兔崽子，今天就饶了你俩。果然李大哥没喝多。快去搬酒来！老子要陪表侄儿喝几杯。”

李商隐醒了过来，见表叔坐在自己身边，连忙爬起，就要施礼，被崔戎拉住，道：

“不必拘礼。我们家没有那么多讲究，随便一些。”

崔戎豪爽地笑着，抓过酒坛，给商隐斟酒。

李商隐又慌忙跪倒，双手举杯接酒，手颤抖得厉害，酒撒了一身，惹得崔家父子都大笑起来。

“看看，不叫你拘礼，你偏要拘礼。倒杯酒算什么？都是一家人嘛，住在一起，还讲什么礼仪呀？算了算了！”

兄弟俩见老父亲跟表哥说个没完没了，不耐烦了，拿起酒杯，一饮而尽，连说好酒。崔戎见儿子干了酒杯，哈哈笑道：“喝吧，比比看，谁喝得多。”

有父亲的鼓动，表兄又在旁边看着，小哥俩互不示弱，痛饮起来。崔戎满脸

酒红，看着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，心里别提有多高兴。儿子是他的命根子，是他的希望，是他的一切的一切……他陶醉在这父子融融之乐中。

李商隐在旁看着这三父子，无拘无束，亲密无间，深有感慨。自己 10 岁丧父，离开江南，回到家乡，在荥阳守父丧……唉！由于生计所迫，他作为一家长子，从 12 岁起，就承担起维持一家生活的重担，尝尽艰辛，没有得到过父爱。他是多么艳羡这种父子间的和乐之情啊！

崔戎放下手中酒杯，转过头，突然道：“令狐楚老匹夫，官运不错，今天早朝，皇上封他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，明天从太原府就能回到京城。”

李商隐喜形于色。

“去看看他，顺便代我问好。我们虽然没有同舟共过事，但是我了解他。他很有心机谋略，章奏写得好，升迁得快。他这个人太看重个人的升迁得失。一个人只为升迁活着，那就太没意思了，老夫所不为也！他这个人让我佩服的是，认准一个目标后，就专心致志地为实现它而奋斗不息，就如荀子所说：‘无冥冥之志者，无昭昭之明；无惛惛之事者，无赫赫之功。’也像我们习武，要武功精湛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，就得认真专一地去练，没有这种精神，就不会有‘赫赫之功’。”

“老父今晚讲得真好，像个圣哲。”崔戎拍手赞道。

崔戎照他屁股拍了一掌，笑道：“小兔崽子，敢来笑话你老子！”

李商隐虽然从师多年，得到令狐恩师多方关照，但对恩师的思想品行性格，却很少认真地思索。像其他学子一样，认为老师一切的一切皆好，都是做学生的学习楷模。今日被表叔轻轻一点，顿然有所省悟。

表叔说得对，恩师的人生目的，就是他自己的“升迁”；与他“升迁”背离的事情，他自己不做，也不准他的儿子和门生去做，因此在皇朝天子频繁更迭中，他就像个不倒翁，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自己多年为科举中第而辛勤备考应试，几乎断送了性命，却始终不能如愿，难道是恩师担心影响他自己的“升迁”，而没有认真向主考官推荐自己吗？

李商隐除了干谒令狐楚之外，没再找过别人。他把自己中第与否全押在恩师身上了，因此，他屡试屡落第是命定了的。但是，他不愿意这样想，刚刚的“省悟”，迅速被推倒，恩师就是恩师，恩师怎么会有缺点、错误和不对之处呢？恩

师那样无微不至地关照自己，怎么会有缺点、错误和不对之处呢？

辟聘崔戎幕

一

太和七年（公元 833 年）七月，华州天像下火，把草烤得卷弯了腰，把树烤得叶落纷纷，把庄稼烤得枯死在地里。

给事中崔戎被任命为华州刺史，已经上任十天，被这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弄得焦头烂额，在刺史衙门里急得团团转。他扫了一眼幕僚，气哼哼地吼道：

“聘你们到我的幕府里来，你们就得给我出主意想高招！默默不语，不是想把本刺史闷死吗？”

众幕僚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仍然不吭一声。

崔戎有些泄气。无可奈何地自语道：“百姓都逃难走了，华州空无一人，我不成了光棍刺史了吗？你们也逃难去吧，咱们都去逃难！难道逃到商洛就能有饭吃吗？老百姓逃到哪都是死啊！我做的是什么父母官哟！”

刺史说着说着伤心地号啕痛哭起来，边哭边数落自己无能，斥责自己没尽到一方父母官的责任，不能救子民于水火之中！越哭越哀伤，幕府里的官员们也被感动，陪着府主一起啼哭起来。幕僚们一哭，刺史衙门里上上下下大小官吏也都擦眼抹泪了。只有一个瘦瘦的老吏，身穿八品青色官服，依靠在房廊柱上，双目微闭，对衙门里的哭声听而不闻，摇晃着脑袋，旁若无人地吟咏道：

百姓苦百姓难，大官吃小官衙。

百姓一块肉，官官吃不够！

是四句顺口溜，又像童谣民谚。

他越吟声越大，在呜呜的唏嘘声里，格外刺耳。

李商隐应崔戎之聘，辟为掌书记，最先听见这老吏的怪声，但未听清他叨咕些什么。李商隐捅了一把身边的判官李藩，用眼睛示意，让他看看老吏怪态，听听老吏怪声。

李藩也是李唐宗室子弟，为人放浪形骸，做事鲁莽，用眼睛一扫那老吏，便大声叫嚷道：

“老畜生！你可逍遥自在呀！嘟囔什么？胆子大点，让大家听个明白。否则非扒了你的老皮不可！”

那老吏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依然故我地吟咏着，毫无惧色。

众人被李潘这一叫嚷，吓了一跳，停止啼哭，便都听到那老吏的吟咏。原来是首讥讽当朝官员的打油诗。

刺史崔戎第一个暴跳起来，斥责道：“老家伙！你说谁吃百姓？本刺史刚来两天半，就吃了百姓？你给我说清楚！”

老吏并没有被吓唬住，见是刺史大人问自己，慢慢地站直身子，微微讥笑道：

“不用跟老吏发脾气，如果大人真的爱民如子，为什么还置钱万缗为刺史大人自己私用？何不把这钱拿出来，买些粮食赈济百姓？在这里哭有什么用？不过是假慈悲而已。”

“哪里有这么多钱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问问长史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长史是个矮胖老头，听见叫他，连忙擦干眼泪，整整朱色官服，迈着方步，走到崔戎面前，郑重其事地施礼，道：

“大人，小人就是本州长史，有何吩咐？”

“刺史有私用钱吗？”

“有。这是官府惯例、每位刺史来华州都设置私用钱，由刺史自己支配。”

“我刚刚来就有？”

“有。这是惯例。”

“有多少钱？”

“百万缗不止。”

“啊！这么多！是从哪弄来的？”

“每位新刺史来到之前都由我出面，从百姓手中，一缗一缗抠出来的。华州百姓贫困，只能弄这么一点小钱，请大人原谅卑职无能。”

“啊！这还叫‘无能’？如果你‘有能’，还不把百姓生吞活剥了呀！”

长史明白刺史这话不是好话，收敛了卑微谄媚的笑容，规规矩矩地站立着，准备听更难听的话。

“这笔钱在哪里？”

“都在卑职的宝库里。”

“全部拿出来，赶快买米面，赈济百姓！”

“这个……大人，您以后不花了？”

“我花自己的钱，为什么要花百姓的钱？你以为我是贪官呀？”

长史无话再说，规规矩矩地转身走了。

李商隐最理解处在饥寒之中的滋味，逃难百姓就要能吃上饭了，他的心顿时暖融融的，高兴地对崔戎道：

“表叔，我去帮长史发放赈济粮吧。”

“不用你动手，那些役吏比你干得好。你去写一张奏折，向朝廷报告一下灾情，要求打开皇家仓廩，赈济百姓。刚才那点钱，买不了多少粮食。”二

皇上没有开恩。刺史大人的“私用”钱花光，买下的粮食集中使用，每日熬几十大锅粥。开始一天两次，在大街上分粥；后来一天一次；再后来，正当要断顿时，老天爷开了恩，下起雨来。草绿了，树绿了，小禾苗钻出大地，把华州大地染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绿色。

大雨刚停，太阳从云缝里钻出，华州街头集聚许多百姓。

他们喧嚷着，一齐向刺史府而来。

崔戎听得役吏报信，不信华州百姓会闹事，在衙门里，悠悠然正跟李商隐、杜胜、李潘等幕僚谈古论今，谈得最多的自然集中到朝廷内臣身上。

“这些阉宦最为可恨！”崔戎提起宦官，最为恼火。他已年过半百，仍然没能跻身相位，不能为君王除掉身边大患，却被排挤到地方为官。“当年先祖博陵郡王亲率羽林军，袭杀圣神皇帝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和张易之，迫使武则天归居上阳宫，让位给中宗皇上。干得多么漂亮！”

关于这些内情，李商隐知之甚少，而表叔这样肆无忌惮地讲述这些事，也令他害怕。议论朝政，尤其议论皇家之事，一旦传出去，那是要被杀头的！但是，大家听得很过瘾，自己也觉得痛快。心想，表叔从廉政爱民出发。反对贪官污吏，反对宦官霸政专权，讲得理直气壮、没有错！

“刺史大人，那些乱民已经包围了府门，正在外面乱喊乱叫，说要大人亲自跟他们说话。”

崔戎向役吏挥挥手，满不在乎地道：“让他们等等，没看见我正在跟各位大

人说话嘛！去，让他们安静地等着。”

“当今皇上身边奸佞小人特多，李训、郑注能进入朝班，跟皇上议论天下大事，都是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一人所为。是他把他俩推荐给皇上的。”李潘愤愤地道。

李潘是李唐宗族，为山南道节度使李承之子，对于朝廷内部矛盾更关心，知道的事情更多些。而李商隐也是李唐宗族，对朝廷内部矛盾却知之甚少，这是因为他家没有显宦，接触显宦的机会也少。在令狐楚家和他的幕府里，议论朝政也较少。

李商隐今日听了表叔和李潘的话，吃惊不小。皇上身边奸佞小人这么多，他非常气愤，心想如果自己能中进士第，到朝中为官，一定先要“清君侧”，把奸佞小人一个不留地赶走杀绝，使唐王朝在自己手里中兴。

“刺史大人，这些百姓已经等不及了，非要见您。外面的人越聚越多，一旦冲进衙门里，那可就……”

役吏第三次进来报告，面带惶遽之色。

崔戎正在兴头上被打断，有些恼火，但没有发作，无可奈何地做了个手势，道：“好好好！我去看看。你们怕什么？百姓来找刺史说说话，谈谈事情，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“不，大人您不知道，我们华州的百姓刁蛮得很，过去曾有过冲击衙门的事情，险些打坏刺史大人。”

“不用说，百姓要打的刺史大人，他肯定干了坏事，得罪了百姓。无缘无故打人，尤其是打刺史大人，他们疯啦？我不相信。”那役吏被问得无话可说。

一个瘦瘦的老头，身着八品青色官服，在旁哈哈笑道：

“崔大人说得一点不错，百姓就像一面镜子，是好人是坏人，百姓心里明白得很，他们才不疯哩。”

崔戎转头见说话的瘦瘦老头儿很面熟，在哪见过面，一时又记不起来，问道：“说得很对！你是谁？怎么这样面熟？”

瘦瘦老头儿只笑不语，看着刺史大人，眼睛里流露出钦佩之情。那役吏插嘴道：“他是录事大人。华州百姓都叫他魏老活佛。没人不认识他。”

崔戎立刻记起那个吟咏顺口溜的怪老头。在来华州上任前，他听说州衙里有

个魏老活佛，因为忙于赈济旱灾，没来得及拜访。他停下脚步，挽住老活佛，高兴中略有些激动，道：“崔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没有去府上拜访您。”

“不，大人别说啦。”老活佛把崔戎的手推开，不悦地回道，“我不是泰山，用不着去‘拜访’，只要大人把心思用在为百姓谋好处上，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崔戎还想解释解释，但已经走到刺史府大门外，看见外面站满了百姓，男女老少不计其数。不知道他们聚集府门为什么，他心里很不高兴，旱灾已经解除，大家应努力劳作。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白发老者，向前迈了两步，跪倒在地上。他身后的百姓见他跪倒地上，也“忽啦啦”都跪了下来。

崔戎和他的州衙官吏以及幕府官员，见百姓跪倒地上，都吃了一惊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招式，难道冲击刺史府还需要做出这种姿态？把大家弄糊涂了。

那老者拜了三拜，叩了三个头，站起来，从一个姑娘手中接过一个红包包，从里面露出一个横匾。

老者把匾高高举在头顶，先朝百姓方向举了三下，然后对刺史大人又举了三下。这时百姓齐声高呼道：

“刺史大人‘恩泽滋润千家万户’！”

原来匾上写着“恩泽滋润千家万户”。

华州百姓是来给崔戎刺史大人送匾来了。

百姓跪在地上不断高呼着。

崔戎想制止，几经努力都没有成功，于是也跪倒在府门前的台阶上，向百姓三拜三叩然后高声道：

“乡亲们，救大家性命的不是本官。买粮食的那些钱，是华州百姓过去一点一滴积蓄起来的，我不过做主把它拿出来，给大家作燃眉之用。不用谢我！不要谢我！”

百姓们一听刺史大人这么解释，越加欢呼不止。

李商隐没见过这样热烈场面，也被百姓诚心诚意的热忱感动了。心想，如果朝廷的官吏，都像表叔这样爱民如子，都被百姓这样拥护，这样热爱，大唐王朝的中兴，则指日可待了！三

太和八年（公元834年），李商隐参加春试，又未中第。

他住在令狐楚吏部尚书府，恩师除忙于吏部事务之外，还有许多大臣来求拜，

其中来访最多者是宰相李宗闵。他旁若无人，纵论古今，雄放豪健。李商隐侍坐一旁，惊讶他颇有战国策士之风雅，很是敬佩。

令狐楚常常沉默不语，似有困乏之色。有时深夜，李宗闵来访。令狐楚把他引到书房，关紧门户，不知商议何事。

李商隐见恩师与李宗闵有意回避自己，顿觉一个白衣学子，不该与卿相交游，应知趣地退避三舍，才不失君子之风。但是，恩师却非让自己参加文武卿相聚会，或应制赋诗，或对策联句，别有一番栽培、结纳之苦心，李商隐又不好断然拒绝，于是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。

因为落第心情不好，原想让九郎给锦瑟姑娘传递一信，诉说衷肠，可当信写就，九郎神秘兮兮地道：“锦瑟姑娘现在很忙。她已经不知道选择谁做情郎更合适。”

“此话何意？”

“这你还不懂？温钟馗天天缠着她。她唱的是他的词，听的是他的曲，吃的是他的饭，穿的是他的衣，总之，她完完全全被温钟馗包围了。”

“八哥能善罢甘休吗？”

“八哥现在心在仕途官场，一个乐伎，早不放在心上了。

如果是二年前，那醋劲儿，绝对不能饶了温钟馗！”

李商隐心中暗想，温兄的名声已经狼藉不堪，如果再纠缠锦瑟姑娘，在京城他如何待下去？还想不想以后应试科第了？

九郎见商隐呆呆不语，知道他曾迷恋过锦瑟，现在心里难受，便开解道：“锦瑟不过是一名乐伎。乐伎虽然与娼妓不同，但最终不是嫁给一个阔少爷为妾，就是跟随商贾浪迹江湖，变成风尘女子。水性杨花，没什么值得留恋的。”

李商隐抬起头，缓缓地回道：“不！锦瑟姑娘不是那种水性杨花的女孩子……过去八郎嫉恨我跟她好，我还以为八郎是真心喜欢她，所以我有时尽量避开她，违心地说了许多让她恨我忘掉我的话。我是为她好，也是为了成全她和八郎……”

他说不下去了，眼里含着泪。

九郎本想把锦瑟姑娘之事告诉他，让他散散心，没想到反而引起他更重更深的哀伤。突然想起八哥那天饮宴时，有几个妓女陪坐，他写了两首调情诗。于是拿出来，递给李商隐，笑道：“你好好看看，八哥现在是春风得意，风流倜傥，

这两首诗，是前几天他写的。他对一个妓女很好，可又碍于面子，不敢放荡。八哥怕我告诉父亲。”

李商隐被他逗笑了。

八郎现在怕他父亲吗？不。他最怕的是当今圣上，怕圣上不给他高官厚禄，所以八郎的脾气比过去好多了。

过去八郎瞧不起李商隐，对父亲爱护李商隐非常不满，认为是无端偏爱，不值得，而现在他理解父亲为什么对李商隐好，因为李商隐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诗赋写得好，章奏文字天下第一，将来完全可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，会成为自己坚定的朋党盟友。李商隐当然不知道这种变化的深层意义，但是他还是喜欢八郎的这种变化。

他反复吟咏八郎的诗，忽然诗兴发作，提笔《和令狐八绚戏题二首》，其中第二首，颇值得品玩，诗云：

迢递青门有几关，柳梢楼角见南山。

明珠可贯须为佩，白璧堪裁且作环。

子夜休歌团扇掩，新正未破剪刀闲。

猿啼鹤怨终年事，未抵熏炉一夕间。

九郎读罢，不解其意，问道：“李哥，你这是说给谁呀？

是让八哥追那个妓女吗？”

商隐微露苦涩地笑道：“我是希望八哥把锦瑟从温庭筠手里夺回来。起二句是以景作比，迢迢的青门外边，被隔离开能有多远？终南山由楼头柳树梢望去，不是历历在目吗？这是说锦瑟姑娘近在眼前。接下两句也是比喻，明珠穿起来才可佩带，璧玉经过琢制才能成为玉镯。紧承上二句，就是说锦瑟姑娘近在眼前，你应当努力去追求，即‘有花堪折直须折’，不应当放弃。五六句说锦瑟姑娘正在等待你去爱。最后两句是说不应当放弃转眼即逝的机会，否则你将‘终年’陷入‘猿啼鹤怨’的痛苦之中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不过，李哥，你这是白费心机。算了吧。父亲正在给八哥张罗婚事。”

李商隐感到背上一阵冰凉。八郎根本没有诚心诚意爱过锦瑟姑娘，那为什么当年要阻止别人去爱？为什么要跟别人去争呢？八郎太霸道！他不禁为锦瑟姑娘

的不幸伤感。

九郎见他默默不语，眼含泪花，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四

二月放榜时过月余，李商隐还没回华州幕府，这使崔戎焦急不安。他猜出表侄今年又落第了。

崔戎为他的进士中第，可以说是尽了力。他曾三度派人用重金托门求主考官，还亲笔写信推荐，都没起什么作用。他深为叹息道：

“位低言微啊！又被放为地方官，这些主考官怎么会重视我崔某人的托请！但是……表侄的恩师令狐楚已官至检校右仆射兼吏部尚书，他与宰相李宗闵又交好，结为同党，他们不可能不为表侄请托呀！但是……主考官难道是李德裕的人？朋党之争越来越激烈，他们又分别与宦官勾结，朝政越来越黑暗。”

去年，李德裕和李宗闵同时在朝为相。一天，文宗皇上问李德裕道：“你知道朝廷有朋党吗？”

李德裕不假思索地回道：“当今朝中，有一半大臣结了朋党。虽然有些大臣是后来调进朝中，但往往因为追逐个人私利而陷进朋党中。陛下如果能重用持中立态度的大臣，那么朋党则不攻自破矣。”

皇上道：“大家都认为杨虞卿、张元夫、萧澹是一方朋党领袖。你看怎么办？”

李德裕请求皇上把他们都赶出朝廷，到地方做刺史。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，把他们都贬出朝廷。

当时崔戎正在朝中任给事中，现在想起这些往事，不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。表侄儿依附令狐楚，是站在李宗闵一边。他一而再地落第，是不是与朋党之争有关系呢？假如当真卷入朋党斗争之中，他这一生可就休矣！

崔戎想到这儿，赶紧叫来管家崔宽，让他把自己一封亲笔信，送到京城令狐府。

李商隐接到崔戎催他回华州幕府信后，觉得在京城赋闲很无聊，有这封信也好跟恩师当面告辞。

果然，令狐楚阅过崔戎信后，沉思片刻，道：“商隐，别灰心丧气，明年再来京应试。朝中之事……唉！崔公戎刺史大人说得对，你尚年轻，又没有功名，离开京城有益无害。崔大人有胆有识，正直耿介，爱民如子，政绩昭著，乃辅佐朝廷之瑰宝。加入他的幕府，老夫放心。”

长安距华州不远，李商隐与崔宽雇一乘小驴车，没用一天工夫，就回到华州刺史府。

崔戎看见商隐拍手击掌，高兴地道：“回来得正是时候！刚接到进奏院的通报，说皇上圣体痊平。华州距京这么近，不上表状慰问祝贺，圣上岂有不怪罪之理！”

李商隐吃了一惊。

在京都确有圣体欠安之说，至于痊平之闻，他却没听说过。圣体欠安与痊平，往往与宫廷朝政变化有关系，一般百姓是不会知道内情的，做地方官的也是跟着传闻跑。只有在朝大臣经常出入宫廷，才能略知一二，可又惧怕祸及自己，往往都守口如瓶。李商隐住在令狐楚府上，对圣体安否，毫不知晓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“表叔，既然进奏院有通报，必定无误，赶快奉表陈贺。”

商隐边说边向记室厅走去。

崔戎举手阻止道：“贤侄归来尚未歇息，怎好立即执笔？到议事堂休息片刻不迟。”

“现在已是午时申刻，派人骑快马，黄昏戌时才能赶到京城，不耽误明天早朝奉上御览。”

“皇上能否御览华州刺史的贺表，实在不敢奢望，但贺表是一定要在明天早朝奉上。你歇歇，一边再想想怎么写。我去叫人备马。”

表叔是个性急之人，就像有十万大军包围了华州，火速布置去了。

李商隐没有去议事堂，回到记室厅，看见自己掌书记的办公室，各样东西纹丝未动，推开窗户，深深吸了口春天的空气，心里很是敞亮，坐进椅子上，早有侍从把一杯浓酽的茶水送到几案上，磨墨书童已把墨汁磨浓。

每当坐进椅子上，面对几案上的笔墨，他就感到有一股快慰的暖流，在心头涌动，头脑略略思索，灵感便开始蹿向舌尖，不由自主地两唇蠕动，文句似水般奔流而出。他呷了口浓茶，心里想着自己要写一篇《代安平公华州贺圣躬痊复表》，于是握笔在手，当书童把绢帛展开铺好，一挥而就。

他把笔交给书童，重又吟咏一遍，方觉忠君祷祝之情尽诉，仰靠在椅背上，双目微闭，心想文宗皇上如果能像德宗皇上赏识令狐恩师表状那样，赏识自己的奏章，自己就不会困顿记室了……李商隐每每这时都要陷进一种企盼的无际无涯

的深渊而不能自拔。五

贺表送走第三天，朝廷传诏使忽然驾到，华州刺史府大小役吏与幕僚，齐集议事堂。

崔戎不卑不亢，一脸正气，跪在地上接旨。

传诏使王仕岌是中使太监，扯着怪腔，咬文嚼字地宣布：

调崔戎为兖、海、沂、密四州观察使。

众人震惊！

崔刺史在华州廉洁以公，爱民如子，治理华州尚不足一年，就远调山东齐鲁之荒僻之地，众人都为他不平。

一夜之间，刺史大人调离的消息传遍华州。华州百姓一大清早，就蜂拥而至，围在刺史府门前。

残春，南风从少华山徐徐吹来，天空白云迅速聚积，越积越厚重。高耸巍峨的少华山，被罩在云雾中。平旦寅时刚过，便淅淅沥沥下起雨来。

起初，雨点轻轻地落在百姓们的头上，像母亲慈爱地拍着孩子的头，仿佛在安慰人们。但是，人们似乎未能省悟出慈母之真心诚意，依旧围着刺史府门，不肯离去。

雨点渐渐大起来，且越下越大，仿佛母亲生气，恼火了，发怒了，人们被浇成落汤鸡模样，有的披上衣服举起伞，有的不服气倔犟地立在原地，任凭大雨抽打，仍然不肯离去。

辰时，刺史府门突然洞开。护送刺史大人的役吏和士卒，随着鼓声，列队开出府门。

百姓见冲出来的，是些役吏和士卒，自动闪开一条路，让他们过去。当他们通过后，人们又自动把路堵死。

大雨依然下个不停。大雨笼罩着少华山，笼罩了华州大地。

从府门里传来马车的隆隆声，由远而近，在府门外被百姓拦住，终于停了下来。

崔戎钻出轿子，站在雨里，不一会儿，他的衣服被雨打湿。两个役吏一左一右给他举起伞盖。他看看百姓在雨中，心里很过意不去，大声道：

“父老乡亲们，回去吧！我崔某谢大家相送，谢大家相送！”

他抱拳鞠躬，施礼。

众人见刺史大人施礼，“忽啦啦”跪倒一片；全都跪倒在泥水中，给刺史大人叩头。

“刺史大人，请您不要走！华州百姓需要刺史大人！”

有一白发老人上前致词。

“噢！你不是那次送匾的老爷子吗？”崔戎一眼认出老爷子就是送匾之人，高兴地劝道，“老人家，快回去吧。我是受圣上之命，调往兖海，是不能留下的。请老人家保重身子！请父老乡亲保重身体，别让大雨浇坏身子。”

众人听见刺史大人不想留下，“忽啦啦”一下子全都站起来，围住轿子，围住崔戎。有的人一边乞求大人留下，一边动手把轿车前面的四匹高头大马解开绳套，连推带拉，赶走了。又有人把轿车的棚盖拽了下来，把车轮卸了下来，把车子给肢解了。

围住刺史大人的百姓，见轿车被拆，马被赶走，表示坚决留住大人。他们也动起手来，把刺史大人抬起来，一边往刺史府里送，一边把他的靴子脱下来，一边劝说大人留下。

崔戎被众人抬在空中，两把大伞盖一直遮在头上身上，已经不受雨淋，但是靴子被脱去，实在令他恼火，生气，又好笑。

他挣扎着，想挣脱那么多手，从空中回到地上，但挣扎半天，白费力气；他大声呼喊解释，想说服这些善良、好心而又愚昧的百姓，呼叫解释半天，口干舌燥，根本不起任何作用。他真是哭笑不得，任凭摆布了。

刺史衙署里的大小官吏和幕僚们，都来到府门外，有的怒喊着，有的劝说着，还有的哀求着，企图驱散百姓，让他们放走刺史大人。

那位白发老者见崔大人仍然不肯留下，便带领一些人，来到府门口，把站在门楼下的传诏使王仕岌围住。

白发老者在他面前跪倒泥水中，叩了三个头，凄凄地哀求道：

“中使大人，您就帮帮华州百姓吧！请您回朝上奏皇上，撤回诏命，把崔大人留在华州吧！”

其他人也都跪倒泥水中，和白发老者一起哭求着。中使大人不答应，他们就一直跪着不起来。

中使王伾到各地传诏无数次，从来没遇到过百姓这样热爱挽留他们的父母官，顶了不起夹道欢送，或举杯饯行。他深受感动，答应帮忙。

白发老者和众人一齐向中使叩头，一齐欢呼起来：

“崔大人可以留下了！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”

高举崔大人的百姓，听见欢呼声，喊着对皇上的祝愿，以为当真可以把崔大人留下，给他穿上靴子，把他放回地上，也跟着欢呼起来。

崔戎听说中使答应帮忙，走到中使面前，斥责道：

“你怎么能答应呢？这些百姓违抗皇上圣旨，皇上会怪罪的！”

中使无言以对，尴尬地站在雨中。

初春季节，华州很少下雨。今天是怎么了？是老天同情华州百姓啊！要把刺史大人留住。

白发老者在一旁昂扬地插话道：“大人，挽留您，我们知道触犯了皇上。皇上发怒也不过杀我们几个带头的无用老人罢了，但是，您能留在华州，百姓就能安定地过好日子，我们即使被杀，也心甘情愿！”

崔戎看着老人一片真诚，听着老人无畏无悔的话语，眼睛涌出了热泪。我崔某在华州不到一年，只不过没有做丧尽天良、坑害百姓的事情而已。你们何必对我这等热忱！他心里感慨万千。

李商隐亲眼目睹了这场百姓冒雨，挽留一位他们热爱的刺史，心惊魄动，感叹不已：人生一世，为官一场，就应当像表叔这样上对得住天，下对得住地，更要对得起平民百姓。

那么，他则生得其所，活得快乐，官做得问心无愧！

天渐渐暗下来，雨渐渐小了，但是，仍然没能停住。少华山黑蒙蒙，高耸云天的暗影，已经慢慢消失。

刺史府前的百姓也渐渐稀少。

淋了一天雨，那白发老人却依然站在雨中，不想离去，因为刺史大人没有亲口答应留下，他不放心。

崔戎回到府里，换了衣服，喝点酒，身子暖和多了。

陪在一旁的李商隐劝表叔进屋休息，还想劝表叔顺应民意，答应华州百姓的要求，他自己愿意出府把表叔答应的话，传给那白发老人，让他也放心地回去休

息。但是，还没等他开口，表叔拍拍侄儿的肩，无可奈何地道：

“我不能违抗圣旨，得罪皇上啊！说直一点，朝中有人不希望我离京太近，巴望我离朝廷越远越好。我留下不走，是触犯这些人，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。”

“表叔得罪过他们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不介入他们任何一方，这就把他们双方都得罪了。朋党相争，不偏不倚保持中立，左右前后都要得罪！这种日子没法过。唉！”

表叔神色黯然，白天被雨淋，受了点凉，旧病复发，咳嗽不止。

夜半子时，刺史府前依然有人影在晃动。雨依旧下个不停。

白发老人依旧站立雨中，像一株倔犟的老树，任凭风吹雨淋，毫不动摇。

日出卯时，雨终于停了。屹立在华州东南的少华山，巍峨苍翠，终于露出它的本色。

刺史府门前，不知谁给白发老人拿来一张椅子，他坐下，迎着初升的朝阳，捋着银须，双目微眯，现出严峻的神情，满腹心事。

人们重新聚集，越来越多，好像心里有了底，刺史大人不会离去！个个精神抖擞，面露喜气，不知争论着什么。

突然，府门大开，从里面走出一个瘦瘦的老头儿。人们认得他，他是刺史府衙里的录事魏老活佛。

众人先是高声欢呼，争先恐后地询问刺史大人答应没答应留下。

魏老活佛绷着脸，皱着眉，厚厚的嘴唇紧闭，一反平时笑咪咪的怪模样。顿时众人停住了欢呼，刺史府前陷入一片沉寂。

“刺史大人半夜单身匹马，悄悄地走了，谁也不知道。”

魏老活佛话里带着哭腔，无力地摇着头。

白发老人没有站起，只是把一双眼睛紧紧地闭起来，从眼角流出两滴混浊的泪珠儿。

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去追！”

一些年轻人匆匆跑回家，骑上自家的马，向大路奔去。马蹄声“哒哒哒，”一整天也没有间断。六

兖、海、沂、密观察使的治所在兖州，距离圣人孔老夫子家乡曲阜很近。崔戎到任后，率领幕僚们先到孔庙祭拜一香，领略了曲阜“人杰地灵”的水光山色。

游览圣地，当然缺少不了“杜康”助兴。孔府家酿别有风味，幕僚们赞不绝口，贪杯而醉者大有人在，连观察使崔大人也未能幸免。

原来要当天祭拜游览，当天而归，现在只好在孔府借住一宿了。

孔府客房有两处。一处在外，往东走百米，有一宽敞院落，屋舍共有五十几间，专供外地朝拜者居住。另一处在府内西跨院，有屋舍十几间，供亲属和高官贵客居住。孔府以客人的身份地位来安排住处，规矩异常严格。

充、海、沂、密观察使，集军权、政权、财政和监察权于一身，是四州的最高长官，可是在孔府人眼中，仅仅一般官僚而已。因为崔戎官居从三品，和一品大吏相比，差得远哩，自然要在府外安排。

事有凑巧，孔家有个远亲，名叫孔繁礼，是兖州别驾，仅次于刺史的五品官。他自告奋勇亲自找孔府管家求情。管家看在孔繁礼的面子上，勉强答应仅崔戎一人进府内客房，只能住一宿，第二天鸡鸣丑时就得搬走。因为丑时是皇上早朝时间，孔府也有在丑时祭奠圣人孔老夫子的规矩。

崔戎开始对安排在府外居住，并没在意，反正只一宿，夜里宴饮晚点结束，在这里也睡不了几个时辰，满口答应。

不一会儿，别驾孔繁礼悄悄地低声通知崔大人自己可以进府睡觉，并把管家带有明显轻视观察使的话，复述一遍，崔戎冒火了。当年孔夫子周游列国，途中又饥又渴，所到之处，善良人可怜他，给他吃喝和住处，并没有歧视他轻视他。他的后代竟然轻视歧视本官，可恶可恨！

“走！我们走！一刻也不停留！”

崔戎大声吩咐后，不管僚属能否跟得上，自己披衣上马，往兖州奔驰而去。

约摸快近半夜子时，马跑出一身汗，崔戎的气渐渐消了，看见前方有个村落，村头有家亮着灯。他心中高兴，进去要点水喝，歇歇脚，有地方能住下，睡一觉更好了。

走近亮灯的人家，仔细一瞧，原来是座高屋大院，门旁还蹲着两头石琢雄狮，好个气派。里面似乎有人吵闹，仔细一听，确有一女人啼哭，一些男人粗鲁叫骂。深更半夜，一定是两口子吵架，邻里男人相劝。崔戎没在乎，上前便打门，高声叫道：

“请开门，讨碗水喝。”

突然，门里一片肃静，灯也被吹灭。

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叫了半天，里面才有个低沉的声音问道：“谁叫门？都睡了，有事明天再来。”

“你不是没睡吗？我就找你，快给我开门。”

“你找我有啥事？东家都睡了，夜里不准开门。快走开！再不走，放开狗，咬死勿论。”

崔戎感到奇怪，刚刚还在争吵，现在却说都已睡了！他又跟这低沉声音说了好多软话和硬话，里面点亮灯，才传出一个尖嗓声音，道：

“给他开门！看他要干什么？不要命的家伙！”

院门霍然打开。只见甬道两边站着七八条汉子，手握钢刀，双目燃着警惕的怒火。

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“在下只想讨碗水喝，别无他想。”

那尖嗓从里面吩咐道：“给他碗水，叫他快点滚蛋，别耽误老爷我的好事！”

崔戎边喝水，边想那尖嗓定是这家主人，“好事”？是什么好事？难道和那啼哭女人有关系？他在抢占良家妇女？他把碗放下，又道：

“我这匹马，也渴了，请你提桶水来。”

“这么多事！把马牵进来，东院有井。”那低沉声音夹带着不耐烦，嘴里嘟囔道，“你冲了老爷的好事，老爷没让你去死，算便宜你啦！还多事？真不知道好赖。快走！”

“你家老爷今天办喜事吗？刚才有个女人啼哭，不像入洞房啊！”

“你是真想找死？住嘴！”

这一声喊，惊动了尖嗓，正待发威，只见院门外一片喧嚷声，走进来一群役吏和士卒。

他们一进院，就大声呼叫着崔大人。当看见崔戎牵着马，一拥而上，向崔戎施礼。

那尖嗓这时走上前，也给崔戎施礼，并一再道歉。

“你房里那女人为何啼哭？”崔戎并不还礼，直截了当地问道。

“这个……一个婆娘，半夜啼哭，没什么大事，请大人进屋上坐。”

从屋里突然闯出一个披头散发女子，大喊救命，打断了尖嗓的话。

“你这臭婆娘，不识抬举！把她押下去！”

“住手！”崔戎吆喝住那尖嗓，转过头，问那女子道：“你何人？为什么啼哭？如实说来。不要怕，本府为你做主。”

那女子未言先跪倒叩头，然后把头发挽起，露出一副清秀、端丽模样，带着哭腔诉道：

“俺是良家女子，姓孟名秀丽，被他强抢到这里。今夜幸亏大人相救，不然……”

那尖嗓抢过话，愤愤道：“大人勿信她言。小人并非强抢民女。是她父亲借小人钱万贯，以她作抵押。到期他父亲不还钱，小人把她接到家中，有何不可？”

“大人给小女做主。前年齐鲁大旱，为了活命才向他借钱。去年泗水泛滥，庄稼被大水冲走，俺们哪里有钱还债？他先把俺娘抢去；俺娘刚烈不从，自缢而死。父亲听说俺娘已死，和他讲理，被他活活打死。父亲尚未埋葬，他又把小女抢来。

小女也不想活了，俺要追随俺父母……”

说着这小女子便一头向墙上撞去。

多亏旁边一士卒，手疾眼快，伸手将她拦住。

“抓回衙里！”崔戎最痛恨为富不仁，迫害穷苦百姓。他气不打一处来，吩咐役吏把那尖嗓抓回兖州府衙。又对那女子道：“你先回家，明天我会派人来接你到公堂对质。”

一天的祭礼，没想到会出这么多事儿，崔戎心想，孔圣人家乡的民风也很刁蛮，并非都是仁义君子，不可等闲视之。七

经过大堂审问，那尖嗓原来也是孔家裔孙，名叫孔繁仁，和别驾孔繁礼是堂兄弟。他依仗孔家权势，在乡里为非作歹，称霸一方。

孟秀丽乃孟老夫子的后代。孔孟两大圣人，原是一家，今日却成仇家！世风日下，可见一斑！

李商隐亲自参加审讯，内心有无限感慨。他看见表叔疾恶如仇，当堂就打了孔繁仁一百大棍。别驾孔繁礼出面要保堂弟，理直气壮地为他辩护道：

“借债就要还债。有借有还，千古不变之理。何罪之有？借债不还，死几个

人，正是给那些不还债的穷鬼一个警告，这就是不还债的结果。为官地方，理当提倡维护债主的利益。”

“住嘴！他杀人强抢民女，还要本官维护？这是你们孔家的规矩吗？抢男霸女，难道是你家老祖宗教导的‘仁’吗？孔繁礼，你给我说说樊迟问仁，孔老圣人是怎么回答的？”

李商隐心里一亮，表叔问得好。孔圣人教导世上人，仁义爱人，可他自己的子孙后代却这样不仁不义！问得好！

孔繁礼似乎对先祖的话不甚看重，想了半天，才回道：“子曰：‘爱人。’子曰：‘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’大人，我家先祖说只有仁爱的人，才能喜爱人和憎恶人。敝人正是仁爱之人，所以才憎恶那些借债不还的人。敝人的堂弟和敝人一样，也是——”

“好啦！我问你，孔繁仁逼死孟秀丽的母亲，打死她父亲，还对她非礼，这是仁爱之人所为吗？孔繁仁是不是仁爱之人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孔繁礼支吾着回答不出。

“你是仁爱之人吗？你爱杀人犯强奸犯的堂弟，而不憎恶他，这是仁爱之人的作为吗？”

“孔繁礼！你身为圣人后裔，又是朝廷命官，今日你庇护罪犯，搅扰公堂，你可知罪？”

“大人，手下留情。大人，看在孔圣人……”

“住嘴！胆敢提及圣人之名！给我取下两梁冠，解去金带十铤，脱去朱色五品官服，推出去打五十大棍，然后听候朝廷处理。把孔繁仁打入死囚牢。”

崔戎来到兖、海、沂、密四州，不到两个月时间，便铲除如孔繁礼这样横行乡里的奸吏十多人，大快民心，四州百姓无不称赞观察使崔大人。

李商隐陪伴他左右，为办理这十多名奸吏，废寝忘食地帮助表叔做了大量文案工作，深得崔戎的信任和喜爱。

这期间，他还为表叔写了不少上奏朝廷的表状，如《为安平公谢除兖海观察使表》、《为安平公赴兖海在道进贺端午马状》、《为安平公谢端午赐物状》、《为安平公兖州奏杜胜等四人充判官状》等。

崔戎患有慢性气管炎，由于多日劳累，越加严重，每夜咳嗽，难以入睡。李

商隐常常陪他到深夜，和他谈古论今，慢慢消磨时光。

“贤侄，我已当官 23 年。”崔戎近来总愿意回忆往事，检讨自己走过的路，有时伤感有时激愤，今日旧话重提，很是亢奋，道：“那年在淮南丰李鄠幕府，后来卫次公替代李鄠，两位府主非常信任我，重用我。我就在那时。学会了为官之道，受到当时宪宗皇上赏识。我常想为官不单单是取悦皇上，如果没有百姓的热爱，没有同僚和上司的信任，是不行的。下有百姓热爱，上有皇上赏识，中有同僚信任，你就能当好官，有好的政绩。”

“表叔，您在华州和兖州所作所为，侄儿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侄儿会学习您的为官之道。”

“贤侄，你也别把它看得太重。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，你不那样做就是不行。”

崔戎不希望侄儿刻板地学习自己那些为官之道，觉得那些事算不了经验，为官和为人都是一个道理，首先都要有“仁爱”之心，正如孔圣人所说：“惟仁者能好人，能恶人。”

“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这才是至理名言。他觉得做任何事，都要凭着一颗“仁爱”之心去做，于是想起一件事，笑道：

“那年裴度在太原府任节度使，他以隆重礼节，聘我入幕参谋策划各种事务。当时朝廷调横海节度副使李同捷来兖海出任节度使。他不受诏遣，违抗诏旨。而王廷凑在镇州叛乱支持李同捷反唐。裴度非常信任我，派我前去劝阻王廷凑。我单身匹马闯进王廷凑军营中，是否能成功，我没想；是否能回来，也没放在心上。当时一心只想怎么说服王廷凑。

“现在说起来，都有些后怕。进到他的大营，王廷凑命人把我捆绑起来，吼叫着要就地斩首！我没有畏惧，大义凛然，纵横古今，畅论现实，晓以大义，把他感动得涕泪交流，亲手给我松绑，率领所部归顺了朝廷。当时，如果畏畏懦懦，说不出一个道理，肯定要身首分离！”

崔戎很兴奋，忘了咳嗽，双目炯炯，又道：“正义在自己手里，为什么要畏畏懦懦？所以说，只要行得正，走得直，把‘正义’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就会无坚不摧，无往不胜！孩子，一定要做个正人君子，仁爱之士！”

李商隐站起身，握住表叔的手，道：“侄儿一定铭记表叔的肺腑之言。”

太和八年（公元 834 年）六月十日夜，崔戎突然得了霍乱病。上吐下泻不止，

很快就把他折腾得双颊凹陷，眼眶乌黑，声音嘶哑，小腿肚子抽筋，又加上咳嗽不止，使他陷入极度虚弱中。

李商隐翻找医经，又和当地老医生商量，开出五个药方，一个一个煎熬服用，百般疗治，全无效果。

十一日卯时，脉搏渐渐变弱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忽然，他竟坐起，拉住商隐的手，指着跪在榻边的儿子雍和兗，喃喃道：

“贤侄……照顾……小弟。”

说完，倒榻而逝，时年五十五岁。

当表叔的手软软地松开时，李商隐突然觉得浑身冰样寒冷，眼前变得模糊一片。后来有人喊他时，才发现自己正躺在表叔病榻下。被扶起，他觉得浑身乏力，口干舌燥，心里十分难受，眼睛已经无泪可流了。

他勉强支撑，来到记室厅坐下，书童磨好墨。他握住笔，这笔似有千金重。但是，代表叔写遗表这件事，是必须自己亲自做。凝思片刻，挥挥洒洒写下一篇表文。

他手擎表文，慢慢吟咏道：“

臣闻风叶露华，荣落之姿何定；夏朝冬日，短长之数难移。臣幸属昌期，谬登贵仕，行年五十五，历官二十三……宪宗皇帝谓臣刚决，擢以宪司；穆宗皇帝谓臣才能，登之郎选……臣素无微恙，未及大年……志愿未伸，大期俄迫……人之到此，命也如何！恋深而乏力以言，泣尽而无血可继。臣某诚哀诚恋，顿首顿首。”

“表叔啊！您恋世恋君恋民之情，侄儿未能代你倾诉万一，您地下有知，万望体谅侄儿因哀痛，行笔艰辛之状……”

李商隐声泪俱下。他失去一个理解自己，关怀自己，器重自己，待自己如同知己，如同兄弟，如同父子的表叔！他怎能不肝肠寸断！

幕府解散后，李商隐在兗州病卧半年，妥善安排了崔雍和崔兗兄弟俩，才怀着一片萧瑟哀伤，回到故乡荥阳。

学仙玉阳山

一

李商隐自表叔去世后，从兖州回到家乡荥阳，身体仍然不好，病在床上。老母亲和弟弟羲叟也从洛阳来荥阳老宅，照料商隐。直到入冬，湘叔带着恩师亲笔信，叫他赴京，准备明年应试，身体才略略好转。

湘叔看着商隐贫困潦倒、身体病弱的样子，心里很难受。湘叔老伴已故去，身后没有留下子女，所以对商隐有一种父子之情，经常亲自来商隐家，送信送银两，有时甚至用车送粮食。商隐从来没把他当作老奴仆看待。

“唉！商隐，表叔仙逝，再难过，他也不会复活。你老母亲健在，她需要你好好活着。这个家也需要你健康地活着。”

提起表叔，商隐情不自禁地又流下眼泪，哽咽道：“我们李家，本来就没有在朝廷位居高官的人，亲戚中也没有。崔戎表叔是相识后，讲起先祖才认的亲。在众亲戚中，他是名门望族，又居官最高。倾谈之下，我们都觉得相见恨晚。曾竭力帮我干谒考官，聘我为掌书记，深得他的厚遇！在兖海，春天游宴，芳郊试马，佛寺登临，诗赋酬唱，酒酣耳热，心绪最为畅快！谁料想相处尚不到一年，他就离我而去……是我命不好。”

商隐忽然站起，仰头吟道：“……古人常叹知己少，况我沦贱艰虞多。如公之德世一二，岂得无泪如黄河。沥胆咒愿天有限，君子之泽方滂沱。”

湘叔知道再劝也没用，把他扶上床，想告诉他一点朝中故实，让他高兴高兴，或者分散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见他擦干眼泪，道：“你不在京都，对朝中故实知之不多，想托门路，也会碰壁的。今年贡举的主考官，跟令狐家有隙，怎么肯取你呢？况且年初，李宗闵也被排挤到山南道，出任节度使，朝中都是李德裕的人。唉！那些主考官都是墙头草，谁在朝中掌权，他就取谁推荐的人。告诉你吧，从下半年起，李德裕开始不得志，皇上重用李训和郑注，把李宗闵大人召回朝廷，重新参知政事，并进封襄武县侯。九月，以吏部侍郎萧浣改为河南尹。最近，又以工部侍郎把杨虞卿调回朝廷，出任京兆尹。你看着吧，萧浣很快就会进京任职的。这些人跟令狐家都是世交，也都认识你，知道你的诗名。他们到朝廷执政掌权，明年春试，我看你大有希望。”

李商隐仍然没有从悲痛中解脱出来，呆呆地望着屋宇，痴痴地道：“近来我翻阅不少道家书，奉读了太上老子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始知黄老之言，乃至真天理者欤！我很想隐居学道，了却残生。”

“怎么？难道你把家国、君亲全都抛之脑后，一心归隐向道？白公香山隐居还讲究‘大隐’、‘中隐’和‘小隐’。李白是为什么而隐，隐而为仕。而你……”

“唉！六根不静，六贼不除，焉可成为真隐？”

“不忘家国，不忘君亲，隐为仕，仕亦为隐，才是真隐。但是，孩子！你还年轻，不该过早考虑这些。儒家的‘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’，老夫以为这是学子们的最高境界，是学子们终生的信条。”湘叔见商隐情绪略略好转，不想再辩论学道与归隐，又道，“对你的功名，令狐令公一直耿耿于怀，常常自言自语，念叨你。八郎才不及你，却及第多年，这成了他一块心病。”

“不能怪恩师，是我命运多蹇，才不拔萃，才导致……”

“不能这么说。明年春试主考官是崔郸。他不与李宗闵结党，也不是李德裕一派，绝对是个看风使舵的中间派，是个昏官。你到京就先去干谒、行卷，拜他为师，取得他的赏识，老令公再从旁讲讲情。他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哩！李宗闵大人也能出面说说话。”

李商隐对于应试，经过这多年屡试屡落第的折腾，已经失去兴致。隐居学道在他头脑中，已不止一次占了上风。如果不是身体不好，不是家境贫困，老母亲无人赡养，他会走这条路的。湘叔是安慰自己才讲出这些话，还是今年真的有帮助？他有点动心。可是，没有一点喜悦与兴奋。如果在过去，他会激动得跳起来，感谢恩师的栽培。二

纷纷扬扬的大雪，把京都的街道、屋舍和车马行人，都染成了白色，但是，并没有影响人们的情绪，京城依然熙熙攘攘。已近年关，京城百姓都在购置年货，买对联，请门神。在爆竹摊前，围着一群人，吵吵闹闹选择自己可心的玩意儿，主人叫卖着，顾客争购着，一片繁忙。

天子脚下的京城，跟家乡荥阳，就是不一样，一进城门，就被热闹喧哗包围了。李商隐心里涌动着兴奋。他相信这是一个好兆头，喜庆吉祥会给自己带来好运的。一旦龙门高跃，自己也会和这些市民一样，居住在京都，上街购买年货，给母亲扯一块布，做一件新衣服。母亲好几年也没添新衣服了。

“商隐，明天一早，你就去工部侍郎崔郾家。此次干谒，要跟崔大人多谈一会儿。崔家六兄弟，均官至三品，五次权知礼部做主考官。老大崔邠是个大孝子。母丧时，是太常卿知吏部尚书，他脱去官服摘掉官帽，走在前面为母亲送葬。文武百官和都城百姓见了，都自动让开路。由于过度哀伤，他卒于母丧期间，年六十岁。”

商隐也是个孝子，听得湘叔这席话，肃然起敬。臣能至孝双亲，方能爱民如子，方能成为百代推尊的清官廉吏。表叔崔戎是这种人，崔郾兄弟也是这种人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李商隐迫不及待地来到光德坊。

唐代京都以承天门大街为界，街以东归万年县管辖，街以西属长安县管。一般权贵都居住在万年县，尤其以永嘉坊贵气最盛，公卿王侯都住在这里。长安县被称为街西，带有偏僻之意，是一般小官和商民活动居住的地方。白居易住在街西，曾感慨颇深地吟咏道：

如何欲五十，官小身贱贫。

病眼街西住，无人行到门。

光德坊是西街长安县一条小巷，路两边是高低不等的平民百姓房屋，被大雪掩埋在下面，只有袅袅炊烟，从一个个烟筒里升起，才给小巷带来一丝生机。

崔家屋宇也不高，门前没有石头雄狮守护，台阶上的积雪早被打扫干净。李商隐站在台阶上，心想，崔郾官阶并不小，为何住在这里？他一边往里张望，一边正待往里跨步，却被一个老人家挡住。

商隐施礼，说明来意后，老人家用嘶哑的声音回道：“六少爷早朝刚刚回来，要喝杯茶，稍事歇息，才能接待四海八方学子。孩子，你来早了，先到堂屋略等片刻，我给你通禀一声，兴许六少爷马上就会见你。就看你运气了。”

老人啰啰嗦嗦讲个没完没了，仍然站在原地不转身进去通报。但是，语气亲切，态度和蔼，就像长辈待晚辈那样。

李商隐是个情感敏锐之人，心头立刻暖融融的。来时，他还担心，生怕遇见冷面孔。上门干谒的第一关，就是主考官家的奴仆。他们狗仗人势，常常让学子们低三下四，敢怒不敢言，受尽折辱。忽然，从西厢房屋里，传来洪亮的问声：“谁呀？请进来吧。”

“是行卷学子，让他到堂屋等少爷喝完茶，再……”

“不必了。让他进来吧。”

老人家答应一声，转过头，对商隐笑道：“我说你今天运气好，听见了吧。果然少爷心情好，让你到他书斋，是对你的荣宠啊！快进去吧。”

“谢老人家吉言，请受学生一拜。”

“哟！哪敢受你一拜呀？将来中了第，做了官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，只怕为这一拜，你后悔不迭哩。”

老人家在崔府做了一辈子仆役，给干谒行卷的学子开门通报，记不清有多少次了。他见多识广，像这位河内学子初来干谒，就信誓旦旦的，也记不清有多少位了，摆摆手，不耐烦地回道：“快进去吧！快进去吧！”

看着李商隐进去的背影，他又自言自语道，“欺我老喽，记不住你们这些兔崽子的话！唉，有几个能像我家少爷，至孝至忠，清正廉洁呢？”

进了书斋，李商隐被眼前这位主考官的仪态惊呆了。

他身躯伟岸，仪表堂堂，双目炯炯，凛然威武，正气逼人。李商隐顿时感到自己猥琐、渺小，拘束不宁。

他开门见山，直率地问道：“不必通禀姓名了，我刚才听见你说了。我读过你代安平公写的表状，你的那首《安平公诗》也拜读过。‘丈人博陵王名家，怜我总角称才华。华州留语晓至暮，高声喝吏放两衙。明朝骑马出城外，送我习业南山阿。’你知道安平公送你南山阿习业的良苦用心吗？”

李商隐不明就里。在华州，表叔是曾让他到南山一个清静的道观，读书备考，这算什么“良苦用心”？他摇摇头，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你不明白，所以很快就从南山归来，进安平公幕府，对吧？”

他怎么什么事儿都知道？李商隐迷惑不解。

崔郸背剪双手，在地上踱着步，好像在琢磨，该不该把就中原因说出来。他犹豫着，但终于叹口气，转变话题，问道：

“你知道京都百姓，都把小孩锁在家里，不准出来玩？”

“大人，晚生昨天才从荥阳来京，不知道有这情形。”

“那我就告诉你吧。”崔郸想了想，严肃地道，“京城有人传说，郑注大人为皇上炼冶金丹，需要用小孩的心肝做配料。说皇上已经下密旨，捕捉了许多小孩，所以京城百姓奔走相告，把小孩都锁在家里密室中。”

“今天早朝，皇上听了这件事儿，非常生气。御史大夫李固言已经弹劾京兆尹杨虞卿，说这些话都是从京兆尹府里传出来的。皇上大怒，立刻下诏，把杨虞卿抓进大牢。此事真假难辨。朋党之争，闹到如此地步，真是朝廷文武百官的大不幸呀！”

李商隐受崔戎影响，对朝臣党争也很不满，于是道：“大人说得极是。安平公在世时最反对朝臣交朋结党，常常告诫学生，不要卷入朋党之中……”

“哦！是吗？”崔郾微微讥笑道，“你认识萧浣吧？他可是南朝梁高祖武皇帝第八子的九世孙，具有帝王血统。听说已经入京，出任刑部侍郎，没去拜访他吗？”

突然，他把话停住，不信任地注意着眼前这个瘦弱而清秀的学子，没入仕途却已卷入朋党中，还谎称最反对党争，笑话！

李商隐被他注视得莫名其糊涂，一时竟猜不透这位主考官对自己讲这些事儿，暗示些什么。杨虞卿和李宗闵两位大臣，自己曾经结识，但并没有交往。他们是令狐家的常客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想到这儿，刚要解释，只见崔郾已经把茶杯端起。老人家在门外，立刻嘶哑地呼道：“送客！”

李商隐心里很委屈，有一种被人赶出来的感觉，看看手中的诗稿文稿，还没交给主考官，忙回头，房门却已关闭。

老人家不再客气，不再唠叨，只一味地伸手往外请人。三

李商隐来到院门口，门外吵吵嚷嚷集聚了不少人，见他从里面走出来，便“轰”地一声拥了过来。

老人家用手止住众人，高声而嘶哑地道：“我家少爷，上午要处理朝政，不见任何人。大家回去吧！回去吧！”

这时，李商隐才看清，聚集门外的人，和自己一样，都是来干谒行卷的学子。他们听得“不见任何人”的嘶哑声音，像泄气的皮球，垂头丧气。有人开始抱怨，说他已经来过十一天，一次没进去过。还有的说，他住在亲仁坊，已经两个月，天天来崔大人门口等，也没见过他的影子。

有个学子拦住李商隐的去路，抱拳施礼，道：“我是孟州济源张永，敢问大哥高姓大名。”

“在下怀州河内李商隐。”

“哎哟！沁水从孟州流经怀州，才注入黄河。按理说，我们是同饮一河水的同乡啊！我们‘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’，走！到我住的华阳观去。离此地不远，在永崇坊。华阳观旁边有个小酒馆，有上好佳酿，保证老兄一醉见杜康老人。”

李商隐知道自己身体虚弱，不胜酒力，但被他的热情所感染，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了。来到华阳观旁边的小酒馆，两人分宾主落座。小酒馆很干净，由于昨天下了一场大雪，酒馆里的酒客不多。店小二殷勤地招呼着，不一会儿，酒菜摆上桌子。

坐在主人位置上的张永，是个直性子，爽快人，为李商隐斟满酒，高声道：

“李兄，我们兄弟俩很有缘分，今日要一醉方休。李白斗酒诗百篇，吾辈杯酒诗千首，今人不让古人，凡人不让仙人。不要枉活这一辈子。来！小弟先敬哥哥一杯。”

不等李商隐端酒，他先把酒啜进嘴里了。

李商隐没在意他说的话，心里还在想着崔郸所说的那些事，很不痛快，也把杯酒往肚子里一灌，只觉得一阵凉意从喉头往肚子里慢慢扩散，不一会儿变成热流，又从各处集聚心头，然后慢慢向上涌动，直冲喉头而来，使他咳嗽不止。

商隐是个内向人，虽喝了酒，但仍然喜欢在肚子里琢磨事情。张永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哪，边喝边倾诉道：

“李兄，我活二十二个年头，来京应试已经十年，年年落榜，家里的那点山地薄田，快叫我给折腾光了！老父老母……可怜啊！还在盼望儿子跳龙门！龙门这等高，吾辈今生是跳不过去了。来——喝！”

商隐听着，想到自己赴京应试，也快近十年，不也是没能及第吗？不由自主，潸然泪下。他没有大喊大叫地哀鸣和倾诉，默默地坐着，慢慢地啜着酒。

突然，张永神秘兮兮地道：“李兄，今年如果再不能及第，我们不如一起去学仙，隐居学仙！如果你愿意，就到王屋山的玉阳山，离我家不远。王屋山在济源县北十五里，玉阳山是王屋山的支脉，两山毗连，周围一百多里，山高二十多里，巍巍壮美。山上有许多道观和庙宇。皇上们的公主和宫女，到这里修道学仙的很多。东玉阳山，有个灵都观，是唐睿宗玉贞公主修道学仙的地方。西玉阳山，有个清都观，西阳公主曾来这里修过道。”

张永见李商隐默默不语，以为他很同意去修道学仙，呷了口酒，道：“华阳观住的这位公主，听说是敬宗皇上的女儿，没人敢喊她的名字，她就是灵都观的住持。有好多宫女跟她上山，住在东玉阳山的灵都观里。其中有不少女冠（女道士），我都认识。她们也很寂寞，在深山老林里，常年不见个人，尤其看不见男人——哈哈！李兄，去不去？”

李商隐自幼就对佛道感兴趣，在过去落第之后，曾产生过隐居学仙的想法，此时经他这么一煽动，大有跃跃欲试，恰合吾意之情，兴奋地应诺道：“好！吾辈游仙山，了却平生志！像孟浩然那样，吾辈‘明朝骑马出城外，送我学仙玉阳东！’”

张永见李商隐已经允诺，非常高兴，又痛饮三大杯，忽然想起孟浩然《岁暮归南山》诗，高声吟咏道：

北阙休上书，南山归敝庐。

不才明主弃，多病故人疏。

白发催年老，青阳逼岁除。

永怀愁不寐，松月夜窗墟。

李商隐听罢张永吟唱孟浩然诗作，口中不由自主地反复吟咏着：“不才明主弃”，“南山归敝庐”。忽然又想起孟浩然另一首诗，吟道：

欲济无舟楫，端居耻圣明。

坐观垂钓者，徒有羡鱼情。

多喝了几杯，孟浩然的诗勾起李商隐满腹惆怅，眼含热泪，又吟道：

寂寂竟何待？朝朝空自归。

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

当路谁相假？知音世所稀。

只应守寂寞，还掩故园扉。

“好！好啊！李兄就是当今的孟老夫子。‘知音世所稀’？不！老夫子有王右丞王维，是他的知音。可惜王维的推荐没有起作用，李白也是他的知音。李白最欣赏他的品德和诗才，君不闻：

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。

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。

醉月频中圣，迷花不事君。

高山安可仰，徒此揖清芬。

李兄，我们兄弟俩是‘红颜弃轩冕，白首卧松云’！我要出家做道士，穿上黄袍，戴上黄冠，斩断‘六根’，脱离‘六境’，志在大乘，做一个云游五湖四海的云游先生。”

如果当真出家为道，李商隐心中又涌起一阵悲哀和难堪。堂叔临终嘱咐说：“重振李氏门风，就看你啦！”表叔崔戎临终托孤，几个表弟尚需照料；家中老母和弟妹，又怎么办？无法解开沉重包袱，也无法解脱沉重的压力，他长叹一声，端起杯，一口啐干，道：

“何以解忧，惟有杜康！”四

太和九年（公元835年）进士考试，李商隐又名落孙山。

这是意料中事。试前干谒主考官崔郸，他已经说得很明确：认为自己小小年纪，竟卷入党争中，还谎说不是李宗闵党中之人。他非常生气，怎能让自己及第！

当时朝中得势的是李训和郑注。他俩先联合宰相李宗闵，共同排挤李德裕。终于把他赶出京都后，李与郑两人又开始打击李宗闵以及他的同党杨虞卿和萧浣。

京中小儿事件，是李、郑放出的信号，名正言顺地把朝中大臣的愤怒，引到杨虞卿身上，连左仆射吏部尚书令狐楚，都信以为真，在早朝时表示了愤慨，支持李训和郑注。而李、郑也因此打击李宗闵的黑名单上，把令狐楚的名字抹去，并提议进封他为彭阳郡开国公。当然这是后来李、郑为了拉拢令狐楚而采取的手段。

李商隐哪里知道朝中大臣们钩心斗角的详情。

放榜那天，李商隐在秘书省东堂高悬的金榜上，查找没有自己的名字，脑袋里顿时一片空白，踉踉跄跄，失魂落魄地转过身子，两眼茫茫地想往回走，也不知道穿过多少街坊，随着人流走着走着，却来到曲江池边。看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中第士子在花花绿绿的游艇上，戏水宴饮，大呼小叫，心里又羡慕又嫉妒，索性席地而卧，仰望着蔚蓝蔚蓝的深邃的天空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时间仿佛已经消逝；不知已经游到何方，空间仿佛已经敛迹，李商隐陶醉在似醒非醒似梦非梦之中。

“哎哟！李兄，怎么躺在这里呀？”

有个声音在召唤自己，渐渐听出是张永的呼叫声，睁眼一看，果然是他胖乎乎的脸，遮住了碧蓝的天空，圆凸凸的眼睛，惊疑地凝视着自己。

“李兄，可不能犯傻呀！曲江池中有冤鬼，年年放榜招一批。刚刚还有两个落榜学子投了江。”

张永拽着李商隐的手，唯恐他挣脱，跳进水中。

李商隐尚未回过神来，还在留恋那碧空的遨游。当听到“投江自杀”，笑了。那美丽的碧空，还没玩够，自己怎么会自杀呀！他把手抽回来，坐起身，道：“真飘逸壮丽！叫我干什么？”

张永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不明白“飘逸壮丽”的意思。他不愿意深思细想，天已不早，应当赶快上路，于是道：

“李兄，忘没忘我们说的，落榜后我们去学仙，先上王屋山的玉阳山，然后遨游名山大川。”

李商隐听得“遨游”二字，双眼闪亮，以为又要飞升碧空，遨游仙境，不屑地笑道：

“‘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。’‘轻言托朋友，对面九疑峰。’当然没有忘！走，我们一起去遨游碧空蓝天！”

张永高兴地拉起李商隐，叫道：“李兄真痛快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小弟佩服！走。”

张永心中有数，自己不会及第，所以来看榜时，已把随身带的东西包好，背在肩上。看见李兄两手空空，随身之物都在令狐家，心里犯了嘀咕。如果回去拿，肯定会遇到麻烦，说不定上不了玉阳山学仙。如果不拿东西，一走了之，令狐家准会以为他走失，或者以为他寻了短见，或者以为他无脸见人溜回家了，这几种情形都不好，会把事情闹大。怎么办？

他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。张永雇了两匹西域快马，一路上嘻嘻哈哈跟李商隐又说又笑，并赛起马来。商隐在幕府中，学过骑马射箭，跟随表叔打过猎，对于赛马，并不畏惧。张永生活在济源乡下，家里有个牧场，牧羊放牛还放马，骑术不低。两匹马奔驰起来，张永总使自己的马压商隐马一头。

李商隐倔脾气上来，哪肯服气，总想追赶上，跑到前面。

就这样，从京城直跑到潼关，仍然没能追上张永的马。

张永看看天，日头已经西斜，把马勒住，哈哈笑道：

“李兄好骑术啊！没想到你一直生活在东都洛阳，却练得一身好骑术，难得难得！”

“惭愧惭愧！始终没能追过贤弟呀！”

张永看着满脸是汗的李兄，心想，他已把落第的不愉快忘了。过了潼关，再往前走，要离开官道，走解州，经绛州，就到王屋山了。在这岔路口上，应当打尖吃饭，休息一会儿。重要的是还得跟他把话讲清楚，不能登上山，就后悔急着下山。想到这儿，他跳下马，不经意地道：

“下马歇歇，该吃点饭。出了关，我们要走条近路，奔解州，翻过中条山，越过清水河，到垣曲就可以登上王屋山了。”

李商隐下了马，擦把汗，问道：“今晚能到玉阳山吗？”

“不行，到解州要住一宿。”张永扫一眼李商隐，见他毫不在乎，心中有了底，建议道：“李兄，从京都咱们走得有点匆忙，你的随身衣服和书籍都没带，况且令狐家还不知道你是到玉阳学仙。该写封信告诉一声，让老管家把东西送到玉阳来。”

这么一说，李商隐好像酣睡突然醒悟，看看潼关城堡和尘土飞扬的漫漫官道，神色顿时黯然，默默地走进路边一家小饭馆，坐在一张油渍渍的桌旁，愣着神。

张永担心的事，终于发生了。他赔着小心，叫来饭菜后，轻声问道：“来碗酒吗？李兄。”

“有吗？只是贤弟，为兄实在惭愧，恩师给的钱，分文没带，旅途费用……”

张永见李兄为难的样子，以为他“神色顿时黯然”，原来是为了“钱”，高兴地笑道：

“李兄，看你说的，是小弟请你到我家乡学仙，只要李兄真能像诗仙李白‘三杯吐然诺，五岳倒为轻’，一切费用，包括旅途费用，到山上吃住费用，全包在小弟身上。不相信？小弟的老父亲是济源有名的土财主。别看我十年赴京应试，花了不少银两，但还不足家父财产的百分之一。父亲不在乎花费这点银两，只要小弟能入仕途，老爷子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要来纸与笔，给恩师写了封信。张永掏出一个元宝，雇了一

个小伙子，他保证当晚就把信送到。但是，直到登上玉阳山，李商隐的神色依然黯然，不见好转。五

李商隐和张永傍晚住进解州城，第二天开始翻越中条山脉。没走多久，天空便纷纷扬扬飘起雪花，像给起伏绵延的山岭披上一层轻纱，迷离而飘逸。

山中苍松翠柏，挂起点点雪片，真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行走在这壮美、恬静、妩媚的大自然中，李商隐的情绪渐渐开朗，不自禁地发出赞叹。而每个赞叹，在张永心里都增添一分喜悦，减去一分担忧。

他怕李兄不开心，打退堂鼓，甚至病倒山中。

“快看！那就是王屋山。”张永指着蜿蜒起伏，连绵不断的山岭，兴奋地道，“王屋山绵延数百里，北起泽州阳城，南达孟州济源，西到绛州垣曲。看！那是最高峰。绝顶有坛，相传是轩辕所建，是他祈天的地方，所以叫天坛。又把这最高峰叫天坛山。它耸立在万山丛中，像屋脊，周围有三重山梁环抱，谷深洞幽，晴天从远处看，像君王的殿屋，所以把整个大山称之为王屋山。登上天坛山，可以看日出，如遇吉祥或者丰年，还能看见五色光环。”

“有幸看见光环，一定是大吉大利啦！”

李商隐插了一句，便陷入沉思中，不再说话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雪花已经不再飘落，天渐渐暖和，路边出现绿茵茵的青草，一派春色。

太阳露出笑脸，前面一条平静温驯的溪水，潺潺而流。

“这是清水河。我们已经越过中条山。过了河，就是皋落镇。到小镇住一宿，明天开始爬王屋山，傍晚就能到玉阳山。”

“天这么早就住下？到镇上买点东西，边走边吃，别住了。”

“李兄，身体行吗？”

“别看我瘦弱，走路爬山，不比你差。”

李商隐坚持要赶路，张永自然高兴了。反正一路山上有许多道观，住宿没有问题。

王屋山与中条山大不一样，山势巍峨，山径险峻，白云缭绕，晦明变幻不定，风雨来去无常。山中林木繁茂，小溪沿着纵横沟壑叮咚鸣唱。时或冲开云雾，迎来灿烂霞光；时或穿行在白茫茫的雾气中。雾气变浓时，则演成濛濛细雨，树枝、

草叶、路边石崖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。

山路难行了。

李商隐体力渐渐不支。张永搀扶着他，慢慢地向上攀登着，突然严肃地道：

“义山兄，我已决定，上山后就出家为道，再也不下山回家了。你怎么样？能不能也跟我一起出家当道士？”

“我？咱们不是讲好，是隐居学仙吗？你不想再赴京应试？跟你父母说了吗？他们都同意吗？”

李商隐惊讶地望着他。

张永个子不高，大嘴高鼻，双目奕奕有神，依恋地回道：

“跟家里讲？他们不会同意的。是我自己的决定。赴京应试十年，连主考官的影子都没见过！像我们家这样的土财主，和官没有缘分。从我这一代上推十代，也没有一个是做官的。当草寇做山大王却不少。我家现在的房子、土地、牧场，大概都是他们抢劫来的。我这辈子不想当山大王，也没能耐做官，到深山古刹，‘餐六气而饮沆瀣兮，漱正阳而含朝霞’，岂不善哉！”

在京城永崇坊小酒馆，张永说过要出家为道，还要斩断“六根”，脱离“六境”，志在大乘。李商隐想起来了。但是，当时因为多喝了几杯，在心里只翻腾了几下，没有明确表示什么。现在已到山上，不能再含混不清了。

霞光从云缝中钻出，茫茫的云气，渐渐飘散开去，王屋山慢慢显露出真面目。

“义山兄，不用急，用不着马上做决定。小弟要出家为道，思索了三年才定下的。斩断‘六根’，脱离‘六境’，说说容易，真正做到，实非易事。”

李商隐感激地点点头，张贤弟善解人意，不强人所难，真是个好兄弟。他艰难地迈着步子，浑身像散了架子，脑袋昏昏沉沉，慢慢地倒了下来……

热恋女道姑

一

李商隐住进西玉阳山清都观客房，已经三个月，身体依然不好，似睡非睡，昏昏沉沉，躺在床上。

李商隐住的客房，是特别为玄宗女儿寿春公主修建的。室内全用黄红宝石镶

嵌，名叫琼瑶宫。夏日居住，异常凉爽。

原来寿春公主上山前，曾下嫁外蕃，得了一种怪病，昼夜不得入眠，一闭上眼睛，面前就出现许许多多鬼怪妖魔。本来想回国后，上玉阳山到昌隆姑姑身边修道，乞求道君老祖驱妖逐魔，医治自己的怪病。

谁也没料到，寿春公主住进琼瑶宫，不仅不见效果，反而愈演愈烈，最后她圆睁一对惊恐的大眼睛，七窍流血，惨死在琼瑶宫里。自此以后，琼瑶宫一直空着，没人敢住进去。因为谁住进琼瑶宫，谁就会昼夜不得入眠，面前就出现许许多多妖魔鬼怪，得的怪病跟寿春公主相同，煞是可惧。

刚来清都观，李商隐没住进这座房屋。张永有个表舅刘先生，也在这座道观修道。他不仅学识渊博，接受过法位，而且颇知医理，见李商隐昏昏迷迷，酣睡不醒，开始给他开了一些草药，但不见效果，于是异想天开，想出一个绝妙的医治商隐怪病的天方，就是把他搬进琼瑶宫，以其道还治其身。

这一住，就是三个多月。

可别说没有疗效。自住进琼瑶宫，李商隐渐渐清醒了许多，再加上刘先生又开了许多人参灵芝之类的补药，身体虽然没有康复，昏睡的时间却少多了，还能慢慢走动，到山门外看看山光景色。

张永已经入道，穿着道家的黄袍，戴着道家的黄冠，陪在李商隐身旁，指指点点，介绍眼前的奇观。

他俩慢慢向前走着，不知不觉走下西玉阳山，来到西玉阳山和东玉阳山之间的峡谷中，忽然从前面的憩鹤堂里，传来琴乐声。李商隐不觉一愣，深山老林道观圣地，怎么会有丝竹之音？

“哈哈！李兄，真是少见多怪呀！你想想，那些公主、宫女，在宫中锦衣玉食，丝弦竹管，都已习惯，到这僻静的高山上，怎么受得了这份清苦？所以上山后，玩一玩丝竹，听一听音乐，有什么奇怪的？我们也进去玩玩好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碰到公主，要行大礼的。我跪倒可就爬不起来，岂不让公主怪罪。”

“不要紧，我去看看，如果有公主，咱们就赶快走开。”

张永虽然穿着道服，但依然活泼好动，一副俗家子弟模样。他悄悄走近憩鹤堂，透过窗棂往里一看，吓了一大跳。那公主正往窗棂这边瞧，和他的目光恰恰相碰。张永赶紧缩回头，俯身弯腰，撒腿就往李商隐这边跑。

“快！快走！公主已经看见我啦！”

李商隐也慌了手脚，跌跌撞撞，跟在张永身后，躲进树林里。公主确实发现窗棂上有一对亮闪闪的眼睛，但没有惊讶，以为是女道姑有事，往里张望，想进来禀报，却又怕打断琴声。她已经赏乐多时，正想到外面走走，于是站起来，走出门，竟然没有一个人影，颇为惊奇。

弹琴的女道士已经停止弹奏，和其他女道姑跟在公主身后，一起走了出来。

“刚才明明看见有个人往堂里张望。人哪去了？快找找！谁这么顽皮？”

公主的吩咐，就像圣旨，十多个女道姑散布开来，四处寻找起来。

这些宫女禁闭在宫里，像笼中鸟，来到山林中，虽然还是侍候公主，但是自己已经出家成了女道姑，也有了许多自由，在大自然的怀抱里，可以自在地享受着日光的抚爱，呼吸着清爽的空气，快活地在山林里跑来跑去，嬉戏着，喧闹着，和伙伴们倾诉着自由、欢乐，再也不会被认为违背宫规而被惩罚。

“公主！在……”一个女道姑发现了他们，正待喊叫公主。张永眼尖嘴快，一眼认出她是宋姐，连忙悄声呼道：“宋姐，别喊！是我，张永。”

宋姐惊讶地看着一道一俗两个男士，没有认出这位“黄冠”是何许人。

“我是张永，不认识啦？清都观刘先生是我表舅。去年上山，我们还见过面，说过话，都忘啦？”

“你怎么穿这身衣服？”

“我出家为道士，已经三个月了。”

李商隐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宋姐。她身着黄色道袍，头戴玄色紫阳巾，眉清目秀，素雅圣洁，宛如仙女下凡，越看越喜欢，越看越不忍移开视线。

宋姐发现张永身旁这位俗家弟子，清瘦质弱，一副病态，但眉清目秀，双唇微红一点，宛如女孩子的樱桃秀口。那额头被九阳巾遮掩一半，露在外面的前额，异常光滑，闪射出惊人的睿智。她越看越入神，哪肯挪开视线。

张永见他们俩相互凝视着，出神忘情，以为他俩也认识，问道：“宋姐，李兄，你们……这是怎么啦？”

宋姐毕竟是个姑娘，又在宫中多年，忘情地注视一个男人，是宫规所不允许的，不自然地以询问代替回答，但眼睛并未离开李商隐，笑道：“啊！没什么。这位是……？”

“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哩。”张永小声嘀咕一句，然后介绍道，“他是我的好朋友，赴京应试，和我一样落第后，来玉阳山学仙求道。”

李商隐听见“落第”二字，忽然清醒，一阵羞惭涌上心头。他不愿意在她面前丢面子，连忙打断张永的话，自我介绍道：

“我是怀州河内李氏，名商隐，字义山。跟张贤弟来玉阳山，隐居学道。至于出家……”

关于出家不出家，他左右为难了，支吾半天也没说清。

那女道姑见商隐想说出家为道士，急切地道：“原来是河内李家公子。听说也是唐皇宗室。我们公主常常提起，说河内李家已经好几代没人出来做官了，很是惋惜。李公子学道隐居玉阳尚可，假如一心为道，不问世事，恐怕公主都不会高兴，何况河内李氏先人！请公子三思而后行。”

没想到她竟这样知我李商隐之心啊！沦落山野，坎坷落第的李商隐，像找到知音，感动得眼泪潸然而下。

这可把女道姑和张永吓了一跳。女道姑以为自己冒犯了他，惹他悲哀生气了。张永以为他又要犯病，一旦犯病，又昏睡不醒，如何是好？

“李公子，小女多嘴，万望恕罪。”

李商隐摆摆手，摇摇头，就势倚靠在树上，闭上双目，喘息不止，泪水顺着眼角流淌着。

“李兄！李兄！宋姐也是好心。是否出家为道，是你自己拿主意，不用听别人的话。公主只不过是住持，她管不了你们河内李氏家族的事情，别怕她。”

这时又跑来一个小道姑，穿着打扮与宋姐一模一样，但是张永却能把她们分辨出来。看见小道姑，他高兴地把商隐丢在一边，跑过去，抓住她的手，激动地道：“小妹！你也在这里呀？给你的信收到了吗？为什么不给我回一封信？”

小道姑被问得满脸涨红，连忙抽出手，瞄一眼张永，又扫一眼宋姐和商隐，害羞地低下头，道：“宋姐，公主要回去了。”

“张永，哦，不该这样称呼，该叫你永黄冠，或者永道士，是不是？”宋姐看一眼小妹。小妹迷惘地抬头看着张永。宋姐笑着道，“小妹，我们该走了。”

宋姐向李商隐微微点点头，拉着小妹走了。

永道士还想上前跟小妹纠缠，她却躲着他，跑到宋姐前面，嘻嘻哈哈地消失

在山林中。二

李商隐回到清都观琼瑶宫，又伤感一回，但那女道姑热忱、恳切的言谈，紫阳巾下眉清目秀，素雅圣洁的姿色，总在眼前浮现。他抑制不住相思之情，常常夜不能寐。

张永陪着李商隐，坐在清都观山门外的青石上，谈说着古老的牛郎与织女故事，谈着谈着两人突然黯然无声，各自想起自己的心事：七夕之夜，正是青年男女幽会之时。在这高山古刹里，夜夜陪伴青灯一盏，打发着漫漫长夜，这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呀！想到这，永道士忍耐不住，长叹一声，不由自主地嘟囔道：“小妹是个好姑娘。她生在黄河边上，五岁那年，黄河泛滥，一家逃难来到洛阳。为了活命，父母无奈，把她卖给一个老太监。那老太监正在为后宫物色嫔妃和宫女。小妹入宫后，就在安康公主身边做小丫头。公主出宫修道，把她也带了出来，成了女道姑。苦命的人啊！我们相识要好已经五年了。”

“你没劝她离开公主还俗吗？”

“怎么没劝过。公主不答应，有什么办法，李兄，说实话，我出家为道，有一半是为了她！我们都住在山上，终究有见面的机会。”

李商隐抬头望着织女星和牵牛星，皎皎的银河，把他们分隔开……他忍不住叹了口气，轻轻地吟唱道：

迢迢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。

纤纤擢素手，札札弄机杼。

终日不成章，泣涕零如雨。

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

盈盈一水间，脉脉不得语。

张永听着，觉得自己和小妹就像被银河隔开的牛郎和织女。“河汉清且浅，相去复几许？”突然，他提议道：

“李兄，我们去找她俩好不好？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唉！去找宋姐和小妹，看看她俩在干什么？”

李商隐笑了，道：“刘先生知道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看你这人！他是我表舅，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走！”

离开清都观山门，山风从谷底吹来，带着松香、花香和湿润润的凉爽。山路幽暗宁静，两边林木阴森莫测。萤火虫飞来跃去，像点点希望之火，引导着两个年轻人铤而走险。

张永熟悉灵都观，知道公主住在三清殿后院玉真堂。

玉真堂是玉真公主修道时的居室。堂西和堂东都有七八间耳房，是女道姑居住的地方。堂后有一片空地，是道姑们游息之所。空地周围建有亭台，还生长着千年的桑树和柿树、枣树。树的后面是陡峭的崖壁，像一堵天然的墙，与外界隔开。

永道士把李商隐领到崖壁上，向下俯视，只见空地上摆了许多几案，案上摆有香炉、蜡烛和一些供品。

几案旁，跪着的道姑，嘴里发出咿咿呀呀的诵经声。

在众多的道姑中，李商隐分辨不出哪是公主，哪是道姑，呆呆地瞅着，心里忽然想起东方朔的一件轶事。

东方朔字曼倩，是汉武帝身边弄臣。相传有一年七月初七，夜漏七刻，西王母乘紫云神车，来到九华殿西。她携带七枚弹丸大小的仙桃，给武帝五枚，自己吃了两枚。

西王母说：“别看桃子小，它要生长三千年才能成熟。”

这时，东方朔偷偷地从殿南窗棂往里窥视西王母手中的仙桃。西王母不屑地看着东方朔，对汉武帝道：“这个从窗棂窥视的小子，曾多次偷我的仙桃。”……

李商隐觉得自己在这里偷看道姑们诵经，就像东方朔窥视西王母的仙桃一样。东方朔要“偷仙桃”，而自己要“偷香窃玉”呀！想到这儿，不觉笑了。看看张永，问道：

“公主在哪张几案？”

李商隐没好意思直接询问宋姐在哪张几案前。

“看见没有？中间那张大几案上，有四支蜡烛，其他几案上只有两支。坐北向南，戴着太极巾，肩上九色云霞帔，黄裙紫衣，她就是安康公主，是唐穆宗之女，当今文宗皇上的姐姐。看！她左边那张几案前跪着的，是宋姐；右边那张几案前跪着的，肯定是小妹。她们俩在宫里就是公主的宠信侍女。出宫做了女道姑，仍然不离左右。”

隐约中，李商隐这才看清左边几案前的女道姑，确实是宋姐。今晚她穿得非常漂亮、雅素，肩上五色云霞帔，黄衣黄裙。在烛光中，脸蛋粉红，双眼微闭，满面虔诚。她比锦瑟姑娘圣洁、质朴无华；比锦瑟姑娘温柔、纯贞。

他又想起东方朔。他原是天国里的岁星，降凡人间 18 年。七月初七夜，西王母和上元夫人来到皇宫。上元夫人派一侍女名叫阿环，陪伴汉武帝聊天。

汉武帝询问阿环在天国神仙身边的生活起居情形。阿环微笑着，脸蛋粉红，略带羞涩。

东方朔在窗外，透过窗棂一直在窥视着她，觉得阿环好面熟，后来想起，原来她是东方朔降世前的旧相知。

李商隐突然悟到，难道这位宋姐，也是自己前世的旧相知吗？和她有夙缘，在今世要结成连理？

他转头看看张永。张永正呆呆地盯着小妹，看个不够。

女道姑们忽地都站起，原来是安康公主起驾回玉真堂。宋姐和小妹一左一右，提着观灯，在前面引路，不一会儿，消失在高大的柿树后面。

崖壁上的两个年轻人，若有所失，摸着黑，迎着越来越大的山风，走在归路上。

李商隐不能忘记东方朔、西王母和阿环。在脑海中，宋姐妖娆身影时隐时现，使他激动不已。看看低头不语，满腹心事的张永，“哈哈”笑了，拍拍他的肩，道：“贤弟，我有一首诗，是首即兴诗，吟出来，给你解解闷儿，好不好？”

张永正百无聊赖，附和道：“好吧，本道士洗耳恭听。”

李商隐略略思索，吟道：

十八年来堕世间，瑶池归梦碧桃闲。

如何汉殿穿针夜，又向窗中觑阿环。

“你已经 24 岁，怎么说‘18 年来堕世间’呀？”

“我是咏东方朔，以他自比。‘穿针夜’是用七夕乞巧故事。‘觑阿环’，不正是刚才你我偷看宋姐和小妹吗？给它起个题目，就叫《曼倩辞》吧。”

“还别说，想得真巧，很有诗味。”

李商隐很得意，写自己，但不着自己一丝痕迹，尤其那些不知商隐还能窥视女道姑之人，无法了解真相，无法理解诗意，妙极！妙极！他心里喜滋滋的。三

每当七月十五，中元之日，灵都观要设道场。

这是玉阳山规模较大的诵经礼拜仪式。那天，玉阳山两座道观，像过节一般，众道士无论男女都要穿一身崭新的黄色道袍。年纪大的戴冲和巾，年纪小的戴逍遥巾，男道士多戴一字巾，女道姑多戴紫阳巾。

他们集聚在灵都观三清大殿里，以道术高低，资历深浅，修炼精粗排列六阶。站在最前面的天真道士，是第一阶；神仙道士为第二阶；其余依次为山居道士、出家道士、在家道士和祭酒道士。

张永虽已出家为道士，但刚刚入道，资历太浅，尚谈不上什么修炼，故而只能站在祭酒道士之列。其实这些人，都是入道不久的小道士，在观内跑腿打杂，多数是侍候天真道士和神仙道士。

李商隐是隐居学仙，没有入道，经清都观住持批准，尾随在祭酒道士之后，只能站立倾听诵经，而无资格和众道士一起诵经。当然在礼拜三清道祖时，是可以参加的。

七月的天，说阴就阴，王屋山头上已经浓云密布，时有闪电和隆隆雷声。玉阳山上的松树，开始摇头摆脑，接着从林中深处，传来阵阵松涛声，越来越响，灵都观仿佛要被这松涛卷走，抛到山谷深涧中。

“诵经礼拜开始！”

安康公主清脆的声音，压倒松涛巨响，充满了虔诚和无畏无惧。众道士精神一振，忽隆隆一齐跪倒地上。

“三叩九拜三清道祖！”

李商隐一面叩拜，一面越过众道士头顶各式各样的黄色头巾，看见三清道祖高高端坐前面：中间落座的是清微天玉清境的元始天尊，又被称为天宝君；左边落座的是禹余天上清境的灵宝天尊，又被称为太上道君；右边落座的是大赤天太清境的道德天尊，又被称为太上老君。他们面带微笑，慈受祥和，俯视着众弟子。

对于这三位道祖，李商隐最熟悉最敬重的是道德天尊。因为这位天尊姓李，名耳，字伯阳，是李氏家族的原始祖宗。他的著作《老子》，李商隐都熟读成诵，倒背如流。其中最使他感动的是“无为”思想。道德天尊云：“夫形动而心静，神凝而迹移者，无为也；闲居而神扰，拱默而心驰者，有为也。无为则理，有为则乱。”就是说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都要保持“心静”，遇事心不乱，闲居神不扰，

这就是“无为”呀！

“李兄！李兄！想什么呢？”

张永低声喊他。他们两人中间隔着六个小道士，想说些悄悄话，不太方便。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

“李兄，从你那儿，往前数第二十四人，就是宋姐。快看，她已经站起来啦。”

李商隐跪在地上，身子向前伏着，这时把头抬起，恰好看见宋姐站起来，跟身边的小妹努努嘴，向后扫了一眼，刚好和李商隐急切的目光相撞，两人不由得满脸羞红。

叩拜完毕，众道士纷纷站起，把他俩的视线遮挡断开。李商隐踮起脚，伸长脖子，仰起头，寻找一阵，没能找到，失望地叹了口气。

“讲经开始！”

刘先生站起，缓缓地走到三清道祖面前，鞠躬礼拜，然后转身，对众道士朗声宣道：“赖我三清道祖、玉帝至尊、五老四御、九级十华以及古圣高真递传妙道！”

李商隐心在宋姐身上，哪里还能凝神听教。众道士都站立听讲，把前面的宋姐层层包围，层层遮掩，一丝光亮都透不过来，只好等待诵经时众人席地而坐，才能看见她的背影。

“李兄！往左边看，宋姐和小妹出来啦！”

果然，她俩一前一后，从人丛里往外奋力地钻出来。

“永道士！”在道观里，被人称为道士是一种尊重，李商隐改变了称呼，也是有求助张永的意思，“永道士，快出来，找她俩去。”

张永心里乐了。他也有此想。

他俩迅速地离开讲经道场。张永在前面引路，从游廊绕过三清大殿，来到玉真堂。

宋姐和小妹从讲经道场出来，是为洗刷茶碗，给公主等人斟茶。见进来两个人，不由得一惊，同时停住手。仔细一瞧，原来是他俩，开心地笑了。

“小妹，过来我有话对你说。快过来呀！”张永急切地叫道。

小妹看了眼宋姐；宋姐点点头，抿嘴笑着。

张永把小妹领到玉真堂后院，边走边嘻嘻哈哈地说笑着，就像两只欢乐的得

到自由幸福的小鸟。

玉真堂里只剩下宋姐和李商隐，顿时陷入死一般寂静。两人都不知说啥才好。

李商隐低着头，站在门边，一动不动。

宋姐手持一只茶碗，停在洗碗盆上，也一动不动了。

宋姐自幼入宫，直到出宫成为女道姑，这是第一次跟一个俗家小伙子单独在一起，况且心里对这个多才多情的小伙子，很有好感，所以更加羞涩，不知所措。

李商隐不是第一次跟一个姑娘同处一室，在汴州恩师家，锦瑟姑娘常常跑来找他；他跟她无拘无束，谈天说地，快乐极了。今天这是怎么啦？跟宋姐在一起，为什么会这样拘束？

难道我们之间没有缘分？

他的手插进口袋里，突然碰到一个硬硬的东西，一摸，是早上临出门时，放在口袋里的玉镯。他好像在激流中抓住一个救生圈，急切切地道：

“宋姐，给你一只玉镯。这是我家的传家宝，是专门赠给媳妇的，不知传了多少代啦，我给你戴上。”

李商隐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，不管宋姐同意不同意接受，握住她的手，就给她往手腕上戴。

宋姐不知如何是好。反抗？不接受？全都无济于事。他已经握住自己的手，给自己戴上了。他在欣赏宋姐戴上玉镯的手；她也偷偷扫了一眼。

这镯子是用翠绿宝石琢磨而成，闪烁着莹莹翠绿，手腕上瓦凉瓦凉的。宋姐有些激动、兴奋，又满怀感激，呼吸变得急促了，任凭他握着自己的手。终于轻轻地道：

“这么高贵的玉镯，还是……”

“你不接受？”

“不，不！但是我是个道姑，侍候公主……”

“我就是喜欢你，不管你是不是道姑。”

“你会后悔的，李公子。”

“不！我永远不后悔。等我及第做了官，我会派人来说媒的。”

“唉——”

宋姐长叹一声，玉真堂又陷入死寂之中。

李商隐依然握着她的手不放，双目炯炯，似有一团火。

宋姐渐渐泪水盈眶，一脸愁思，满腹话儿欲说又止。

一个小道姑跑进来，催说公主要喝水，快点送上去。

李商隐这才放开她的手，依依不舍地退了出去。他非常兴奋，灵感突发，于是以《中元作》为题，吟了一首诗。心里暗想，晋代羊权当年把“金条脱”（即玉镯）赠给了仙女萼绿华，作为定情之物；今日我把家传玉镯送给宋姐，也是定情之物。定情之后，就当派“青雀”做媒去说亲。

李商隐当真想娶宋姐为妻。四

连日来，李商隐陷入热恋之苦海中，竟把隐居学仙事都抛之脑后。长安令狐恩师派人送来银两和书籍、衣物，还有一封亲笔书函。信上说，六月，皇上封他以吏部尚书兼任太常卿。七月，杨虞卿终因“小孩事件”被诬，贬虔州司马。宰相李宗闵和刑部侍郎萧澹以及李翰等人，都受牵连，均被贬斥地方，遭到一贬再贬的厄运。

朝廷中，李训和郑注专权，文宗皇帝常常秘密召见。令狐楚因为好友李宗闵等人被贬，在朝中十分孤立，心情很坏，希望商隐尽快改变主意，回到他的身边。

李商隐看完信，因为不能遵师命回京，又感伤一回。他把恩师送来的银两包好，写了一封家书，托一个下山的小道士，送回洛阳家。

夜晚的玉阳山，分外静谧，偶尔传来鸟雀惊飞的声音，很快就被宁静淹埋进无底深渊。

几天前，有一个小道姑在灵都观外，看见一只黑熊在松林里追逐一头麋鹿。所以安康公主下旨，每天日入酉时便早早关闭山门，不准任何人外出。

和女道姑的幽会，更加困难！

李商隐已经有五天没有能跟宋姐幽会，心急如焚，在琼瑶宫里走来走去，想不出一个好办法。在几案上抓起一张纸，翻过来看时，是一首诗，题目《当句有对》。这是那次幽会，天已大亮，回来后写下的。

李商隐有个习惯，看见诗赋，就情不自禁地要吟咏。有时情思绵绵，还要把声音拉长，吟啸一番，以泄心中之情。

今夜，他正在苦苦相思，看见自己抒写幽会之诗，精神一振，便放声吟唱起来：

密迹平阳接上兰，秦楼鸳瓦汉宫盘。

池光不定花光乱，日气初涵露气干。

但觉游蜂饶舞蝶，岂知孤凤忆离鸾。

三星自转三山远，紫府程遥碧落宽。

大声吟唱之后，他又小声吟咏着，边吟边咏渐渐回到那天幽会中……

中午，一个小道姑偷偷地溜进清都观。宋姐和小妹常派她来送信，约定幽会。

李商隐给她起个美名：“小青鸟”。她轻轻地推开琼瑶宫门，小声叫道：

“李公子！”

李商隐正在午睡，听到叫声，猛然坐起，他正梦见和宋姐幽会，睁眼见是“小青鸟”，愤愤地斥责道：

“有什么事？没见我睡午觉吗？把好梦都给搅散了！”

“不想看信是不是？算啦！我马上走，别打扰你睡觉！”

“喂！别走，别走！”

李商隐边说边下床，跑过去把她截住，说了一堆道歉话，才把信要到手。

小道姑生气了，把门一摔走了。

把信展开，原来是宋姐约他夜半时分，在灵都观西角门幽会。

他兴奋得连晚饭都没吃，想天一黑就到灵都观西角门外等候，藏在树林中。可是，一旦张永或者刘先生来找，又找不到，他们会乱猜的。刘先生不会猜到，张永不猜就能想到是怎么回事。他会追问的，会告诉小妹的，会……考虑半天，觉得这样做不妥。

时间一刻一刻地流过去，二更梆声敲响，还没见张永的面，他就急急地溜出清都观，踏着露珠，在林中穿行着，把黑熊、狼和蛇，全都抛到脑后。一个文弱书生，突然变得胆大包天，无所畏惧了。

清都观距离灵都观，中间只隔一座憩鹤堂，本来就不远，就像汉代从平阳公主的府第到上兰观那样近，没有几步路程。

李商隐急喘吁吁地来到灵都观西角门，宋姐已经等在那里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幽会，是第几次了呢？不记得了。他迫不及待地迎上前去。

宋姐却躲到一棵树后，倚在树干上，流下泪来，而没有像过去幽会时，她主动迎上来。

为什么？

李商隐惊慌失措地站在她面前。是自己来晚了？现在离夜半还有二刻钟……

“这样偷偷地幽会，何时才是个头啊？”宋姐扑到他怀里，身子颤抖着，依然啜泣着，喃喃地道，“好像公主察觉了……整天提心吊胆……”

李商隐没有好主意，无法回答，只有黯然神伤，紧紧拥抱她，想用自己并不厚实的胸怀，止住她的颤抖；用自己的火热，温暖她那颗惊惧的心。

夜，这么静谧，这等温馨。山风轻轻摇曳着柿树；柿树枝头花蕾刚刚绽开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。

他们渐渐沉进爱河。

三星西沉，王屋山的顶峰天坛山，慢慢浮现模糊的轮廓，在滚滚云雾中，就像海上的仙山，朦朦胧胧，既遥远又近在咫尺。

离别时刻终于来到，难分难舍，离而又合，合而又分，不亚于牛郎和织女。

太阳跃出东边山峦的闭锁，灵都观的山门被推开。

露珠摇落，露气渐干，走在归途的李商隐，还在想着分离时宋姐脸上的泪花。他的心都碎了！

李商隐从回忆中回到现实，骤然被琼瑶宫的冰冷包围。他倒在床上，忽地又坐起，双手恨恨地举起，用力捶着床，大声地吟道：

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。

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

晓镜但愁云鬓改，夜吟应觉月光寒。

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

琼瑶宫的门，缓缓地推开，张永轻轻走进来，满脸愁容，但听完李商隐的吟咏，不由得心潮起伏：春蚕满腹情丝，生则为情而倾吐，不因作茧自缚而悲伤；情丝吐尽，茧即作成，命亦随亡，但死而无悔！蜡烛满腔情泪，为情熬而长流，不因自煎自熬而悲伤；情泪流干，身亦成烬，但烛灭而无悔！

他觉得自己和李兄就是两只无所畏惧的春蚕，就是两支不怕自我牺牲的蜡烛！激动地道：

“李兄，我们既然有这种痴情苦意，九死而不悔，那么，就不应当惧怕安康公主的横加干涉。”

李商隐听出他话中有话，停下吟诗，转头疑惑地问道：

“公主知道咱们的事啦？”

张永点点头，愁苦地道：“唉！人多口杂，她能不知道吗？刚才表舅把我叫去，骂了我一顿，要赶我走。”略停一下，他扫了李商隐一眼，见商隐没什么反映，又道，“表舅还叫我劝劝你，如果是来学仙修道……”

李商隐脸色骤变，变成铁青。

张永立刻把话停住。

李商隐咬着嘴唇，在地上转了两圈，大声吟唱起刚刚吟过的这首新诗，旁若无人，一腔悲愤。

忽然，有拍门声。

李商隐眼睛顿然放出光彩。

张永也跑到门边。

这“拍门声”，他俩已经听熟，知道是那只“小青鸟”来传递信息。

从门外翩然走进一个小道姑，果然是“小青鸟”。但她没有往日那样活泼欢快，脸绷着，眼睛垂着，像被霜打了似的，没有一点精神。

“怎么啦？快说说。”张永急切地问道。

“小青鸟”未语先泪流，双手捂着脸，边啜泣边回道：

“公主火啦！把宋姐她俩关在玉真堂里，跪在玉真公主画像前。从昨天夜里开始，直到现在一直跪着。公主气得吩咐马上收拾东西，明天鸡叫就下山回京。我是来告诉你俩，别去灵都观找宋姐她们啦。”

突然的变化，使李商隐茫然无措。刘先生要赶自己下山，宋姐要随公主下山赴京，那么，自己在这山上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？

张永心疼小妹已经跪了一天一宿，今晚再跪，明天如何下山走路啊！

“宋姐她俩能跟公主一起走吗？”

“公主说，就是抬也要把她俩抬走！公主真生气啦，说她自己没有死，就不准身边的道姑还俗出嫁，或者与男人私通。哎呀！说得羞死人啦！公主平时文质彬彬，从来不说粗话和那种话，这回什么都不管了，什么都讲。还说宋姐她俩背叛她欺骗她，忘了谁把她俩养大的！开始时，公主一会儿说，要把她俩送刑部大牢，一会儿说，要告诉皇兄，把她俩杀了。还说要把你们俩也杀了。后来，不知

怎么回事，刘先生知道了。他跟公主很要好。公主常跟他在一起，很听他的话。刘先生也很生气，但是，后来，他劝公主息怒，为你们俩说了许多好话，公主才打消追究你们俩，也放弃严惩宋姐她俩。但是，气还没有全消。”

真是一场梦！堂堂男子汉，竟救助不了一个柔弱女子！何谓男子汉？李商隐双手抱着头，蹲在地上，道：

“‘相见时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百花残’无力救助她们，眼睁睁地看着她俩被摧残！什么‘到死’‘成灰’？全是骗人的鬼话呀！”

李商隐捶胸痛哭起来。

张永和“小青鸟”也哭起来了。

小青鸟临走时，偷偷地把那只玉镯，放在了几案上。五

宋姐和小妹跟随安康公主下山赴京，已经一个多月，好像把炎热的夏季带走，萧瑟秋风趁机而入，玉阳山渐露秋色。

灵都观人去屋空，更令人目不堪睹。可是李商隐几乎天天去玉真堂，坐在空空如也的厅堂里，看着墙壁上彩绘的历代到灵都观修道的公主画像。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。

张永和他大不一样，整天跟那些小道士聚赌，谁说谁劝，全不听。表舅已经催他多次：“赶快滚下山去！”

刘先生没好意思赶李商隐下山。

李商隐非常敏感，早就看出他的心思。

玉阳山，他是待不住了。隐居学仙，成了一句空话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也成了一句空言！他悲哀地站起来，在玉真堂找来一只秃笔，把墨磨好，在一面墙壁上，题下一首绝句，诗云：

沟水分流西复东，九秋霜月五更风。

离鸾别凤今何在，十二玉楼空更空。

写毕，把笔掷在地上，流着眼泪，无限伤情。

第二天，把东西包好，背在身上，他没跟任何人告别，下山而去。

回到洛阳家，老母亲喜出望外。他却闷闷不乐，憋在家里，玉阳山上的幽会、欢恋，总在眼前浮现，掷不开甩不掉，使他苦恼万分。在万般无奈之时，他提笔写了许多情诗，抒发情怀。

诗，一篇接着一篇，注满了他的恋情、痴情和无尽的离情别绪；更注满了他的心血、泪水和无尽的酸甜苦辣。

诗写完，高声咏唱吟啸，心情渐渐平静，躲在家中不愿意接友见客。

老母亲和弟弟怕他憋闷出病，特意把让山找来，跟他聊天解闷。

让山是他的堂兄，自幼在一起长大，跟商隐最贴心，无话不说。让山娶媳妇，连洞房中事，都详细地讲给商隐听；商隐听得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对让山发誓说，自己的洞房中事，也绝不会瞒着堂兄。

那天让山把自家的店铺安顿好，换了件新洗的衣服，告诉老婆晚饭不来家吃了。

那婆娘把头一歪，眼睛一瞪，厉声道：“晚饭不来家吃，成！日入酉时必须回到家，差一刻也不成！”

“臭婆娘！你以为我去泡妓院吗？没见识！我是去找义山兄弟！”

婆娘笑了，脸上笑成一朵花，道：“咋不早说？听说义山兄弟病了，带一坛酒过去。咱家酿的酒，他喝了，保准好病！

叫他多喝点。”

让山提着酒，美滋滋地来到义山家，把酒坛递给羲叟，低声嘀咕几句，笑了笑，转身推门进了义山屋。

看见义山正在整理诗稿，神秘兮兮地又回身，把门关牢，大步走到义山面前，小声问道：

“兄弟，别瞒我！是不是在山上跟女道姑干了那事？回家想出病啦？快跟哥哥说说，保你从今晚开始，就能好病。”

让山拍拍胸脯，咚咚山响。

李商隐好久没回洛阳家，跟这个粗鲁的堂兄，也很久没在一起闲聊了。今天见面，觉得又像幼年在一起时，什么都说，什么都讲，没有一点规矩。可是，那已经是遥远又遥远的事了，因此听了这席开场白，非常刺耳，怕他再浑说下去，连忙迎上前，问道：

“让山哥，生意可好？嫂子可好？”

“嘿嘿嘿，你嫂子呀，好、好！她惦记着你哩，让你过去玩，给你带来一坛她自己酿的酒。这酒好喝。你嫂子手艺儿不错，样样都好，就是厉害点。哥哥不

怕她，干那事，她得求哥哥我！她说软话哀求。嘿嘿嘿，那我还不乐意哩。”

扯起嫂子，他有的是话，啰哩啰嗦，讲个没完没了。高兴了，还非要详详细细地说床上功夫。

李商隐怕他再讲这些，勾起自己对宋姐的思念，但是，又想听。一方面可以解闷，另一方面，他好奇，希望知道别人干那事跟自己有什么不同。

让山见小堂弟这么喜欢听自己讲东道西，尤其讲那事，心里别提多美了，就像早年讲洞房中事一样兴奋，讲得满脸涨红，双眼放光，嘴角挂白沫，一刻不停。

开始，李商隐听得津津有味，可后来，越听越乏味，讲来讲去，总是重复那么几个动作，总是重复那么几句话，毫无新意和新鲜味。但是，不听又不行，如果让他看出厌烦，他就会缠着你，逼你讲那种事。

李商隐苦笑了，摇摇头。他是绝对不会讲的。他一边听堂兄啰嗦，一边思索，悟出这么个道理：

赤裸裸地讲出那事，你以为谁都喜欢听吗？大错特错了！第一次听，觉得新鲜；第二次听，觉得乏味；第三次听，就会倒胃口，会厌恶；第四次听，准会惹人骂娘！

讲那种事越含蓄越有味道，尤其那种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最令人魂飞魄散。这就像吟诗，太赤裸如同白开水，一眼见底，会令人失望，让人觉得浅薄。如果朦朦胧胧，雾里观花，垂帘赏景，则耐人咀嚼，让人寻味不尽。

弟弟羲叟把酒菜端来。让山捧碗便喝一大口，放下酒碗，大声嚷道：

“义山兄弟！这破酒你还喝呀？羲叟，把我那坛酒打开，尝尝你嫂子的手艺儿。”

酒味不错，散发着浓香。

和堂兄喝酒不必推杯换盏，大碗大碗地往肚子里灌，就是好兄弟铁哥们。

李商隐这几年的幕府生活，常跟幕僚文人饮酒赋诗，变得文质彬彬，已经不习惯这种喝法，直皱眉头，想说说想劝劝，觉得都不妥，只好任他去吧。

这酒直喝到三星西斜，让山才觉得酒足饭饱尽兴。羲叟上前要扶他回家，他猛力推了羲叟一把，道：

“这点酒算啥？义山兄弟，把你的诗给我几首。我家邻居柳枝姑娘，最喜欢唱歌，长得又好。你嫂子说，把她介绍给你。你的诗当中间媒人，最合适。不信？

没关系，我去试试。”

李商隐是不相信，但不愿意扫他的兴，况且有嫂子的话，不照办是不行的。他胡乱从几案上抓了几首诗，塞给让山，打发他走了。六

第三天，让山果然兴高采烈地到商隐家，拉着他就走，说柳枝姑娘在家等他。

十月的东都洛阳，秋高气爽，早熟的柿子摆了一街。街上人来人往，一派繁华气象，不比京城长安差多少。

“兄弟，柳枝姑娘是个好姑娘。她父亲是个商贾，早些年死在大运河的风浪中。寡居的母亲不喜欢儿子，偏偏怜爱女儿柳枝。她今年才 17 岁，能弹会唱，最擅长用桔柚树叶吹奏小曲，非常好听。我是看着她长大的，这些年，她只唱歌弹奏乐曲，没有婚聘。嘿嘿嘿，你们俩还真有缘分。”

李商隐走在让山身边，默默地听他唠叨，一边观赏着街市。对于柳枝，他没什么兴趣，与宋姐的热恋，才过去几天，怎么能这么快就抛之脑后，又喜欢上另一个姑娘？向堂兄解释上百遍，他就是不理解，一意孤行，时不时还用嫂子来吓唬。有什么办法？嫂子的面子不能卷。她是“河东狮子”，惹不起，堂兄还处处让她三分哩。听得“缘分”二字，他不由得笑了。

“笑什么？你不信？那天我在她家门外，吟咏你写的《燕台诗》。你说怎么样？猜不出吧？柳枝姑娘从屋里跑出来，惊讶地问道：‘谁有这样曲折，这样痛苦的恋情？这诗是谁写的？’我回说是你。她非常激动，浑身上下找了半天，没找到合适的东西，就把身上的长带子扯断，作为标记，让我转送给你。

你说这不是‘缘分’，是什么？”

说着，让山从怀里掏出一条桃红色长带子，递给堂弟。

李商隐拿过带子，看了看，咧嘴笑笑，心想，一条破带子，能作标记？值几个钱？大不以为然，但他没说什么。

前面有一片水塘，水面如镜，清澈宜人。岸上修竹环绕，景色清幽。李商隐停下脚，赞赏地问道：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是谁家的池塘？”

“这是崇让坊。右金吾卫将军王茂元家住在这里。池塘是他家后花园。他被朝廷派到岭南，出任广州节度使。很久没回来了，园子也就没人修整，荒废了。”

这时，从竹林里走出两个女子，边走边哼唱着，嘻嘻哈哈来到池水边，往水

里扔了几块石头。当看见这边有人看她俩时，顿然停止嬉戏，往竹林中走去。

那身着华丽服饰高个女子，不时回头疑惑地望着这边，不想躲开。只是那个矮个略胖女人拉着她，不容她不走。

“看见啦？那是将军的千金七小姐，常到水边戏耍，不怕生人。那个胖女人是她的丫环小翠，你嫂子认识她。论辈分，应当叫你嫂子表姨，有时闲着还过来看你嫂子。是个愚女人，老处女，是她一手把小姐侍候大的，所以七小姐跟她最亲，最听她的话。想不想看看右金吾卫将军的七小姐芳容？让你嫂子把小翠叫来，她就会跟过来的。”

“不，不！不必不必！”

李商隐急忙拒绝。

让山还想啰嗦，不觉已到柳枝家。

柳枝看见让山身边走着一个英俊青年，心里已猜出那必定是义山小叔。略略走近，见义山小叔气色不对：脸色蜡黄，眼圈青乌，身体瘦弱，走路迈得缓缓方步。

“是个质弱书生！让山大叔吟咏的《燕台诗》，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写的，能是他吗？”她小声嘀咕着。

李商隐早就看见一张遮阳伞盖下，伫立着一个小女子。让山在旁指着道：

“那就是柳枝姑娘。”

商隐点点头，见那姑娘头上梳着双髻，知道这是个未出嫁的小姑娘。她秋波频顾，眉目含情，嫣然笑道：

“这就是义山小叔吧？请到屋里坐。”

让山忙指着义山，热情地介绍道：“义山小叔十六岁就能诗能文，受知吏部尚书令狐楚大人，在幕府里做官。他才华出众，智慧超群，是和白公乐天齐名的大诗人。知道李白杜甫王右丞吗？你义山小叔的诗，不比他们差多少。我给你吟一首吧。”

李商隐见他说话没遮没拦，难为情地摆摆手，问道：“这位姑娘怎么称呼？”

“在家都叫我柳枝，小叔也叫我柳枝好了。”

“柳枝姑娘芳龄几何？”

柳枝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文绉绉的，“芳龄几何”？不就是要问我“婚聘”

没有？是否“破瓜”？这些男人，都是坏蛋！

当我是卖身娼妓呀？于是调笑道：

“小女今年芳龄二七再加三，尚未婚聘，全瓜之身，清纯如玉。小女只卖唱不卖身，寻花问柳的浪荡儿，休来厮缠！”

李商隐大为惊讶，风尘小女子，竟这等刚烈，实在可喜，想上前解释，希望姑娘不要误会。让山在旁插话道：“柳枝呀，今天是你请义山小叔，不是小叔来惹是生非的。

否则现在我们就走！”

柳枝笑容可掬地道：“让山大叔，我跟小叔开个玩笑。小叔，您‘芳龄几何’呀？”

“你又来了！问小叔年岁，就问好啦。他今年二十四岁，正值青春年华。这等有为公子，就你柳枝姑娘，打着灯笼也找不着！别笑。”

李商隐不愿再乱扯下去，直截了当地道：“你不是要《燕台诗》吗？我已带来，送给你吧。”

柳枝高兴地接过诗，兴奋地吟咏两遍，问道：“诗中的两个女子，就是小叔中意的女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第一首是写相识，第二首写的是好合，第三首写远别，第四首写别后凄惨心况。听说小叔在玉阳山学仙，跟一个道姑恋爱，后来被公主发现，把你们分开。有这事吗？”

李商隐奇怪，她怎么会知道自已的事呢？但对她的问话，却很坦然地回道：

“有。”

“四首诗写了春夏秋冬，四个季节里的事。可是，现在刚刚入秋，冬天还远着呢，怎么能提前写冬天里的事情呢？”

李商隐笑了。文人笔下的诗赋文章，岂能句句是实，篇篇是真？有人搜索枯肠地求证，小心地寻找字句背后的事实轶闻，搜索不到则胡乱杜撰，把一首诗弄得支离破碎，离奇复杂，让人哭笑不得。

柳枝姑娘盯着他，娇波流慧，妩媚可掬，楚楚动人。

李商隐不想把自己的想法说出，依然微笑不语，心想，如果把诗写得迷离朦

胧，深奥而难于索解，让那些愚笨的人猜来猜去，争论不休，岂不是一大乐事？他在心里戏谑地笑了，越笑越大，竟至成了狂笑。

“冬天里的情形，是小叔胡乱编出的，是不是？”

柳枝姑娘顽皮地挑逗着，想激小叔说出原委。是出于好奇？还是想进一步了解小叔内心的感情？

果然起了作用，李商隐最讨厌别人说他的诗是“胡乱编出”的。他认为自己的每首诗，都凝聚着自己的心血和真挚感情，不容别人怀疑，气愤地回道：

“怎么是编造的呢！你还是个孩子，不懂爱情不懂感情。她被公主剥夺了爱的自由和爱的权利，‘芳根中断香心死’，日日夜夜，天长地久，此恨绵绵，永无已时，那种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吗？不是谁都能编造得了的。”

李商隐不想再解释，如果她还是不理解，那只好随她去了，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！七

东都洛阳的冬天来得早，雪也飘洒得多，跟往年大不一样。

湘叔踏着大雪，来到李商隐家。商隐像见到亲人一样，赶忙把他让进屋里，让弟弟泡上浓茶。

湘叔老多了，背驼了，头发白了，眼角皱纹更深，还连续不断咳嗽，脸色苍白。商隐握住老人的手：手如干柴，凉如坚冰，摇摇头，道：

“湘叔，为什么你要亲自跑来？冰天雪地，冻坏身子如何是好？”

湘叔笑而不答，端详着商隐：还是那样消瘦，可面色微红，精神尚好。他放心地点点头，道：

“朝廷李训、郑注揽权，皇上非常宠信他俩，把李宗闵一党的人全都贬放荒远之地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你恩师却安然无恙，步步高升。10月，以吏部尚书左仆射，进封彭阳郡开国公。可他觉得力不从心……”

“病啦？”

“还是腹中有疾，每天忧心忡忡，食不甘味。”

“皇上不是很信任恩师吗？”

“看起来是不错，李德裕的人和李宗闵的人，都被贬走。现在朝中掌权人，只有李训。另一个宰相王涯是个老实人，年纪又大，不太揽事。可是你恩师总是心神不宁，常常夜不能寐。他有种感觉，朝中又要出大事，所以要你去京帮他。

唉！人老了，总想把自己亲近喜欢的人召到身边。你理解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懂。七郎八郎和九郎都好吗？”

“他们哥儿几个都好。八郎还在弘文馆做校书郎。七郎还在国子监任国子监博士。九郎也入仕途了，做左武卫兵曹参军。我临来时，没看见七郎九郎，只看见八郎。那天他正要去早朝，碰见我了，还让我代他问你好，希望你早点动身赴京。他也希望你帮帮他父亲。八郎比过去懂事多了。”

恩师召他赴京，他不能推辞，况且离明年春试没几天了，反正是要赴京的。李商隐还有一个急切想进京的原因，那就是要去华阳观找宋姐，哪怕见一面也好，即使被公主当场抓住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情痴崇让坊

一

几天来，李商隐一直在思索甘露之变的是是非非，想着恩师含泪而讲的话。

一个老忠臣，为李氏王朝效忠一辈子，临到晚年，看到朝政日非，阉竖揽权霸政，那比挖他的心还要痛苦百倍！

李商隐想起那么多朝臣被杀，那么多无辜百姓被杀被抢，受到迫害，心里就有一股火窜跳出来，难以抑制，使他坐卧不宁，如同中了邪，染了病，于是提笔写了《有感二首》诗。

他拿起第一首诗，高声咏唱一遍，为李训等人之死，抒发深深哀婉之情。原本要诛灭宦竖，结果却为宦竖所害！“鬼箴分朝部，军烽照上都”，大批朝臣都上了登记死人的名册，残酷被杀，京都充满恐怖。

第二首诗，李商隐对阉宦给以强烈谴责。“御仗收前殿，凶徒剧背城”，仇士良等人把皇上劫回后宫，然后凶相毕露，拼命反扑，屠戮大臣和百姓，其状惨不忍睹。“古有清君侧，今非乏老成。素心虽未易，此举太无名。”诗痛切地指出，皇上起用李训而不用“老成”持重的大臣，是实现不了“清君侧”的重任，这是用人不当。指出甘露之变失败的原因。

两首诗吟咏完，李商隐觉得身心一阵轻松，来到前轩，见八郎和七郎正在阅读奏折，问道：“朝中又出新鲜事了？”

“不是新鲜事，而是出了大事。”八郎解释道，“今天早朝，刘从谏又呈上一道奏折，暴扬仇士良等人的罪恶，坚决不接受检校司徒的进封。你来看看他的奏折”

商隐展开一看，心胸顿然畅朗，不由得大声诵读：“臣所陈系国之大体，可听，则宜洗宥涯等罪；不可听，则赏不宜妄出。安有死冤不申，而生者荷禄……臣修饰封疆，训练士卒，内为陛下心腹，外为陛下藩垣。如奸臣难制，誓以死清君侧。”

七郎插嘴道：“刘从谏固辞封赏，真是难得。‘安有死冤不申，而生者荷禄？’说得好！死者沉冤没有昭雪，活着的人就去争抢封赏升官，这种人连卑鄙小人都不如！”

李商隐又反复看了刘从谏的疏章，沉吟道：“刘从谏的几次奏章，虽然有些重复，但写得有力量，‘清君侧’的决心非常大，足使阉竖闻风丧胆。”

“一点不假，仇士良一听这奏章，脸色煞白，一声不吱，两眼垂下，看着地。”

李商隐看看七郎和八郎，迟疑半晌，道：“我刚才吟了两首诗《有感二首》，现在看了刘从谏的疏章，又即兴想好一首。

我念出来，请两位兄长赐教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怎么不好，快吟吧，我洗耳恭听。”

八郎觉得李商隐好卖弄小聪明，人家正在议论刘从谏的疏章，他却来吟诗，哗众取宠！不耐烦地接着七郎的话，问道：

“是排律吗？如果太长，就算了，以后再听。”

李商隐有些急不可待。写诗到了非泻而不快的时候，就像十月怀胎，到时候不把孩子生下来，那种滋味是难以描述的。他开口道：

玉帐牙旗得上游，安危须共主君忧。

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。

岂有蛟龙愁失水？更无鹰隼与高秋。

昼号夜哭兼幽显，早晚星关雪涕收？

“这首即兴诗，我看比《有感二首》好！一气呵成，愤慨之情溢于言表。首联是说刘从谏占据着有利的形势。昭义节度使辖潞、泽、邢、洺、磁五州，兵强马壮，为一方雄藩，况且又邻近京城长安，军事上占有极便利的形势。这表明刘

从谏的实力雄厚，条件优越，完全有平定阉宦之乱的条件。对不对？义山贤弟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笑着。七郎确实是自己的知心知己。自己想表达的意思，他讲得多么清楚。但是，为什么不继续讲第二句呢？作为一方雄藩，理应与君主共忧患，尤其在危难时刻，应该分担君王的忧虑。用这个“须”字，正是要强调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七郎低沉地吟咏着第二句：“安危须共主君忧。”他表情严肃，声音哀伤。“满朝文武百官，谁人能做到呢？刘从谏虽然上了章疏，能够付之行动吗？”

李商隐渐渐明白了七郎的意思。

八郎不愿意探讨商隐的诗，但是不谈意见，又怕七郎和商隐看不起自己，于是应付道：“颌联用了两个典故。一个是东汉大将窦融，主动上表请求出兵伐西北军阀隗嚣；一个是东晋大将陶侃，率众讨伐苏峻叛乱。一联竟用两个相同的典故，似有堆垛重复之嫌，用得欠妥帖。义山作诗好堆砌典故，好用生冷典故，别人很难读通读懂，不像白公乐天之作。他那些新乐府诗，明白如话，连老太太都能读懂，都愿意给白公提意见。白公也愿意听那些老人家的意见。”

“八弟，你这话就欠公允啦。白公的诗是好是坏，咱们不能妄加评论，他是前辈大诗人，我们只有学习的义务，无批评的权利。就商隐诗的第二联，两句用了两个典故，我说用得好。前一句是用窦融来指刘从谏。‘表已来关右’，‘关右’是指函谷关以西地区，是窦融的驻地。这是说刘从谏声讨宦竖的表章已经从昭义镇发来了。后一句，是表达义山弟的期望。因为刘从谏尚未出兵伐宦竖，所以希望他能向陶侃学习，率兵直抵京师，斩杀宦竖！这一联里的‘已’和‘宜’两个虚词，是衔连呼应的。意思是说，刘从谏已经上表，声言要‘清君侧’，但还没有行动，那就应该尽快地付诸行动。这个‘宜’字里，充满了义山弟的希望、鼓励和敦促，也隐含着一定的批评和责备。义山弟用词下字极有分寸，极为恰当。我说第二联写得好。”

八郎脸色变得难看，生气了。

商隐生怕兄弟俩因自己而吵嘴，歉疚地道：“七哥，八哥说得也对。我写诗喜欢用典故，有时是故意多用典故，故意多用生僻典故。每当这时，我心里很乱，对一件事拿不定主意，生怕因此而得罪，招来祸患，是故意不让别人看明白，故意让别人去猜，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。我心想，总会有知己知音能够理解我

的真意，明白我的真意。这样做，有时我自己也觉得不好，但是……”

“看看吧，义山就是这么个人。他是个难以读懂的人！不像白公乐天，读其诗便知其人，一读就懂，那有多好。”八郎听了商隐的自责，马上高兴了，继续解诗道，“颈联，是用比兴手法。对不对？用蛟龙失水比喻皇上受宦官挟持，失去权力；用鹰隼比喻忠于朝廷的那些猛将，一定能奋起搏击宦官，打击这些恶势力。尾联，‘幽’指阴间，‘显’指阳世，这两句是说，眼下京城仍然昼夜人哭鬼号，什么时候才能收复被阉宦盘踞的宫阙，抹去眼泪欢庆呢？”

七郎听罢，笑道：“八弟，不是为兄说你。你干什么事总是浅尝辄止。尾联说得尚可，颈联讲错了，你忘记两个关键的虚词，把意思解错了。‘岂有’和‘更无’是一开一合，开合相应。上句用‘岂有’，说明‘蛟龙愁失水’的现象根本不会存在；皇上受制于宦官，失去自由和权力，根本不可能，然而却成了事实！‘岂有’二字充分表达了强烈的义愤，和对这种现象的不能容忍。下句是说，在‘蛟龙愁失水’情况下，理应出现‘鹰隼与高秋’的局面，然而竟没有出现！‘更无’二字，则表达了深切的忧愤和强烈的失望。八弟，你对下句的解释，正好和诗的原意相反。”

“七哥，如果按你这么一解释，商隐这不是把你、我都包括进去了。就是说皇上受阉宦控制，失去自由和权力，而文武百官中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，像鹰隼搏击长空那样，打击阉宦，和阉竖斗争。”

“是这样。难道你勇敢地站出来，跟阉竖斗争过？当然包括你与我。不过，义山弟的用意不是批评像你我这样的人。他的目的是用反击的语气，来激励像刘从谏这样一类大臣站出来，采取行动。这首诗的力量就在这里，它能激发人们的斗志。是一首好诗。”

八郎仍然不服气，威胁地对李商隐道：“商隐，你胆子真肥了！你这样猛烈抨击宦官，就不怕仇士良派人杀了你？你一个无官无禄的白衣庶民，他杀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，不费吹灰之力！你明白吗？”

“八郎，不要吓唬义山弟。这三首诗，我们不传出去，谁也不知道，也别让九郎和父亲知道。不会出事的。”

七郎出于好心想把诗藏匿起来。李商隐看看八郎，有些不踏实。既然自己写了诗，就应当承受诗的压力，惧怕是没有用的。他在自我鼓励自我安慰，但是，

心里还是忐忑不宁，眼前浮现出那么多悬吊的人头，滴着鲜血。不一会儿，又有无头的尸体相互枕藉，倒在街头血泊中……二

刘从谏三月的疏章确实使仇士良恐惧一阵子，到了四月，并未看见刘从谏有兴兵讨伐的意思，仇士良的腰板又硬朗起来。看着文宗皇上整天闷闷不乐，渐渐消瘦，便从民间选了五个美女，一刻不离身边地陪伴皇上饮酒玩乐。而对于文武百官，仇士良则进行层层清洗，首当其冲的是令狐楚。

4月末，诏命终于下达，贬令狐楚为兴元尹，充山南西道节度使。诏命一下，立刻起程。令狐楚本来身体不适，胃病正在发作，多日来一直未上早朝。现在要带病起程，家里人都慌作一团。他本人心里有数，被贬放是早晚的事，所以很坦然。去年，李训郑注在贬李宗闵时，他已做好了准备。李、郑两人已死，自己却被阉宦贬出京城，使他异常难堪。

过去，他跟宦官的关系，始终保持不即不离、不卑不亢的状态，所以王守澄等大阉竖都认为他不可收买，但也不至于坏事，关系不尖锐，尚能和平共处。现在，自己年过七十，不久于人世，却还要离家奔波，心里很难受。

临别时，他问商隐有什么打算？言外之意希望他随自己到兴元。商隐回答道：“恩师，学生愿意终生侍奉恩师。只是现在……我的几首诗已经在京城流传开，仇士良不会视而不见。我去兴元，恐怕对恩师不利。恩师！我知道恩师不怕，不在乎这些。但是，假如学生回避一段时间，等事态平静平静，学生一定去兴元侍奉恩师。请恩师理解才好。”

八郎在旁，神色很不自然，马上插嘴道：“义山弟说得有理。几首短诗，大家传几天就会忘掉的，时间不会很长。仇士良一个大字都不识，他才不在乎几首短诗。事情很快就会过去的。”

令狐楚不喜欢八郎，为人尖刻，好耍小聪明，知道他对商隐不好，骂他几次，也未见强，就把事情放下了。唉！自己亲生的儿子，还不如自己的弟子门生，令他烦恼。

恩师离开京城，令狐家只剩下三个儿子。七郎不愿意多事，国子监的事，够自己忙的了，所以他把家长的权位让给了八郎。八郎掌持家政，与父亲大不一样，每天晚上都有酒宴，每宴必有歌妓歌舞侑酒。有时高兴，还要把自己的美妾如锦瑟等人，叫出唱一小曲，夸示给众酒客。七郎和九郎很少加入，李商隐也不愿意

参加。但是八郎为了在众人面前显示令狐家儒雅、重才学，每宴必叫商隐，每宴必命他吟诗，以助酒兴。那日，在后园花下摆开宴席，八郎多喝了几杯，点名让商隐吟诗侑酒。

商隐看看席间，不是八郎的同年，就是弘文馆的同仁，全是中进士不久，新得官的学子，只有自己还是个白衣庶士，心里很悲伤，于是举杯痛饮后，吟道：

柳带谁能结，花房未肯开。

空余双蝶舞，竟绝一人来。

半展龙须席，轻斟玛瑙杯。

年年春不定，虚信岁前梅。

吟毕，一阵喝彩声后，八郎醉眼朦胧地解诗道：

“义山贤弟，即兴诗写得又快又好。这首诗，我给它起个题目，就叫《小园独酌》。因为诗中有‘竟绝一人来’，所以叫它‘独酌’。第一句写园中垂柳飘飘，第二句写花儿含苞待放。这是园中景。中间四句，写在龙须席子上摆放酒宴，看着双蝶翻飞起舞，轻轻斟满琼浆玉液，独自一人慢慢饮来，乐趣无穷！最后两句，是说去年腊月梅花开放后，春天却迟迟不来。今年的春天没等腊梅开放，就来了，确实是‘春不定’。说‘年年春不定’是不对的。诸位觉得怎么样？”

李商隐听八郎这么一解释，心中顿时凉了半截。他一点也没理解自己在诗中所表达的意思，只从字面上解诗，比隔靴搔痒还要可悲。

有一位校书郎没有随声附和，端坐举杯对商隐道：

“义山弟之苦恼，兄弟理解。兄弟是过来人，明白未中进士时的心情。”他转头对八郎道，“义山弟追随令尊大人多年，才华超凡，章奏诗赋写得很有名气，子直兄应当鼎力推荐才是。《小园独酌》一诗，就是屡试不第，希望有人荐引。春天放榜，但是年年不能中第，当然是‘年年春不定’了。”

“义山贤弟，诗中真有这么个意思吗？”八郎惊问道。

李商隐苦笑了，无可奈何地点点头。

“不用愁，包在八兄身上。你的事就是你八兄的事，没问题。明年准叫春天定时到来！哈哈！”

“子直兄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数，乱放炮啊！大家都听见啦？明年如果商隐不中第，我们不会饶你的！”

五月，京城又陷入恐怖之中。仇士良用各种办法迫害异己，李商隐在京城待不下去了。在离京前，他想见宋姐一面。

永崇坊华阳观距开化坊令狐府不远，商隐去找宋姐，已经好几次，但始终未能见到。离京回东都前的最后一天，他又一次来到华阳观，竟巧遇刘先生。

在玉阳山清都观时，曾得到刘先生诸多照顾，李商隐一直很感激他，把自己来意说明后，刘先生缓缓地劝道：

“义山居士，请不要干扰道门静地。宋真人修道多年，与公主又相交多年，她不会弃道还俗的。你就死了这份心思吧。去年在玉阳山上发生的事情，公主没有追究就万幸了，请不要再惹是生非了。”

李商隐忽然想起永道士，问道：“张永贤弟还在玉阳山吗？”

“是的。原本想让他下山，他坚决不走。你下山后，他不再赌博，规矩多了。”

李商隐灰心丧气，回到令狐府，见湘叔已经把东西收拾好，他真想扑到湘叔怀里痛哭一场。但是，哭又有什么用呢？

入夜，一轮圆月挂在东天，关照着京都千家万户。初夏的熏风，习习吹来，树影斑驳。

李商隐独坐小园树下，想着宋姐和小妹、“小青鸟”，她们也一定坐在树下赏月。恋爱与修道学仙是矛盾的，不可能统一，不可能有好结果。她被束缚在宫观中，不得自由……

李商隐痛苦地低声吟道：

偷桃窃药事难兼，十二城中锁彩蟾。

应共三英同夜赏，玉楼仍是水晶帘。

他长叹一声，“偷桃”与“帘药”两事不能兼得；城锁帘隔，两情也不会相通！罢了！罢了！三

李商隐回到洛阳家的第二天，堂兄让山就找上门来。一见面便一声接一声地埋怨，怎么一走好几个月，也不捎个信来！商隐去年秋末冬初赴京，至今归家，说好几个月，是真的，但说没捎信回来，这不是事实，不过捎的信都是给老母亲，没有给他写信，倒也是真的。

“你这一走，柳枝姑娘天天来我家，问你什么时候能回来。让我怎么回答？可把我难坏啦！”

“柳姑娘可好？”

“你呀！现在才想起关心她呀？已经晚了！她被山东的一个镇帅（即节度使）娶去了，做小妾。走时，让我把《燕台诗》还给你。她说，她跟你没有缘分，虽然心中属意，但最终不会结为佳配，希望你不要为此牵情惹恨。”

李商隐接过《燕台诗》，看见那簿纸片已经发黄揉皱。一个好姑娘，又失之交臂。但是，自己跟这个小歌妓，终究不是同类之人，早分手比晚分手好，于是对堂兄道：

“她什么时候能回娘家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我写几首诗，请堂兄想办法送到她手，了去这段情谊。”

李商隐写了《柳枝五首》赠她。

在写第一首诗时，他还很清醒、冷静，也很理智，写道，你我是“同时不同类，那复更相思。”第二首诗，他劝柳枝不要郁郁不乐，你我没有缘分，只好分手。在第三首诗中，商隐开始称赞柳枝“嘉瓜引蔓长，碧玉冰寒浆。”她慧心丽质，自己“不忍”心对她轻薄。到了第四首诗，他的感情开始变了，竟生起无名之火，愤怒地斥责那个镇帅荒淫骄纵，转眼间就把她弃置空房，使她红颜衰老。第五首，悲伤地写道：“画屏绣步障，物物自成双。如何湖上望，只是见鸳鸯。”满世界都是成双成对，只有自己和柳枝姑娘孑然无偶！

李商隐在仕途上一筹莫展，屡试屡落第；在婚恋上，先有锦瑟、宋姐，后有柳枝，一个个都离他而去，使他一次次陷入难以解脱的痛苦中。五首赠诗，就像绝别词，他双手捧着，递给堂兄让山，泪水从眼睛里流了出来。

“唉！我说义山兄弟，当初你与柳枝认识的时候，你很冷淡；现在人家走了，你却来感情了！当初你干什么啦？哎呀！别哭好不好。咱们跟柳枝没有缘分，那就算了！别去想她啦！看哥哥再给你找一个，好不好？”

让山安慰他。

商隐当听到“那就算了”四个字时，心里一阵冰冷。正像白公乐天在《琵琶行》里所说：“商人重利轻别离。”一点也不假呀！忽然让山一拍大腿，叫道：“你看我这臭记性，眼前就有一位小姐，是千金小姐，和咱李家门当户对呀！你忘没忘？去年去柳枝家，在崇让坊那个池塘边遇见的那个小姐，忘没忘？”

“你走后，七小姐跟小翠曾到我家三次，来看你嫂子，七小姐对你的印象不错。唉！在池塘边，她往这边看你，看得很清楚。她说还读过你不少诗。你有一首什么诗来着？对了，是《安平公诗》。安平公崔戎仙逝后，你写的，对不对？她都知道，还能背诵下来。当时她张口就背，什么‘丈人博陵王名家，怜我总角称才华。华州留语晓至暮，高声喝吏放两衙。明朝骑马出城外，送我习业南山阿。’她问‘南山阿’是不是华山？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你就说是，不就完了嘛。”

让山兄笑了笑，又道：“她说她最喜欢最后几句：‘古人常叹知己少，况我沦贱艰虞多。如公之德世一二，岂得无泪如黄河。沥胆祝愿天有眼，君子之泽方滂沱。’她说这几句诗，写得最有感情，句句情真意切，每次吟诵，总要流一阵眼泪。多么多情的姑娘哟！一点没说谎，她吟诵这几句诗时，确实淌了眼泪，连我都被七小姐感动了。她说，如果义山兄回洛阳，希望当面聆教。你看看，这姑娘大大方方，要见你一面。她人好有学问，长得漂亮，又对你十分敬佩，这样的好姑娘，你上哪去找啊！”

李商隐叫他给说动了心。不过又觉得自己刚刚跟宋姐和柳枝姑娘断了来往，马上又去找七小姐，在感情上总有一种内疚之感，于是推脱道：“堂兄，我刚到家，还未跟母亲好好说阵话，哪能就谈这种事情，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和婶子说话的时间，不有的是嘛。我跟婶子先说说七小姐的事，看看她老人家是什么主意，是要马上见面，还是以后再说。别拦着我，我去说——。”

堂兄拿出商人做生意的架势，赚钱的“买卖”，他是不会放过的。堂兄诚心诚意想帮自己，就随他去吧。

李商隐觉得王家小姐不顾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不顾族规家规家法，要跟自己会面，何其大胆！是个有胆有识的不同流俗的女子。商隐肃然起敬了。

不一会儿，让山扶着母亲，从内室走出，指着儿子教训道：

“商隐儿呀！堂兄说的王家七小姐……堂兄是热心肠。这姑娘……好像不太守妇道吧？‘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’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金玉良言。怎好这等放肆？”

“老婶子，刚才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怎么见着儿子竟说出这等话来！这王家……”

“让山！你商隐弟弟尚未及第做官，不可言婚。不先立业，就想成家？不成！

做官之后，娶妻生子不迟。此事以后免提。”

“唉！老婶子，刚才答应得好好的，这么会儿功夫就变卦了？”

“拿酒来！商隐陪你堂兄好好喝几杯，老身不陪了。”

让山知道老婶娘十分严厉，说一不二，那就算了！

李商隐也惧怕母亲，过去一贯言听计从，从不违抗，不过今日觉得委屈。人家姑娘喜欢自己，主动点有什么不好？妇道！妇道！娶妻嫁女，只讲论财产就好啦？嫁女待价而沽就好啦？结婚前，连见一面说句话都不准，就是守妇道？他心里不服，喝了几杯酒，胆子大起来，对堂兄道：

“我写首诗，求你送给她，好不好？”

“行！别说一首，十首百首，哥哥保证送到。”

李商隐借着酒兴，不再顾忌母命，提笔写了一首五言绝句。

常闻宓妃袜，渡水欲生尘。

好借嫦娥著，清秋踏月轮。

“宓妃是哪个皇上的小老婆呀？”

“什么呀！是妃就是妾吗？宓妃是位女神，是传说中的女神。我是说七小姐像凌波仙子，步履轻盈，摇曳多姿。她懂。”

“我知道她懂。她识文断字有学问，能不懂吗？”

“那天在她家池塘旁边，看见她的身影，婉转曼倩的姿态，真像‘凌波微步，罗袜生尘’的女神宓妃，美妙极了。”

“嘿嘿嘿！我跟你嫂子说，你一定会喜欢王家七小姐的，一点不假。”让山很高兴很得意，又连喝三杯，抓起诗，道：“怎么能没个题目？填上题目……我给你想个好题目，叫做《奉赠女神王家七小姐》，或者叫……”

“得啦！你会有好题目？别费事，就叫它《无题》。因为写上题目，就等于把诗的内容告诉她了，多没意思。所以还是不写的好。连《无题》也不要。你不同意？好好好，我就随便想一个吧，就叫《袜》吧。让她一看就惊讶不已，就瞪起大眼睛，随便猜去，怎么猜都行。”

“真是个怪人！你以为她猜不出你的心思呀？我叫她也写首诗，让你猜猜看。”

李商隐笑了。这种写诗不写题目的心态，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怎样

形成的习惯。让山堂兄以商人的心理揣度义山兄弟，不过是要弄耍弄小把戏，多多招揽顾客而已，所以他也会心地笑了。四

由于母亲的干预，李商隐不敢跟王家七小姐会面，但是诗赋往来却越来越频繁。让山来商隐家也越来越多。

忽然一天，让山匆匆来到商隐家，报告一个坏消息：七小姐不告而别，去了京都长安！已经走了十多天。

这对痴情的李商隐来说，简直是声霹雳！他昏昏然不知让山堂兄又说了些什么，好像讲了七小姐到京，是住在她姐夫李十将军家。

堂兄走后，李商隐便病卧床上了。

在京城，李十将军曾参加过八郎的酒宴，李商隐认识。他是千牛卫将军，从三品武将，住在昭国坊。当时他却不知道李十将军是王茂元家的女婿。

七小姐为什么会突然离家赴京呢？难道自己写给她的情诗，被她母亲发现？她是被逼不得已才离家的？因为自己才离家的！一想到因为自己的牵累，她离家背井，寄人篱下，心就一阵疼痛，头一阵昏迷。

李商隐病弱的身体是经不起折腾、打击的。过去因为屡试不第，每试之后都要闹一场大病，而今又因情恋、相思而病，身体更加虚弱了。

让山想让堂弟散散心，赶着自家的小毛驴，把商隐接到池塘边来欣赏芙蓉花。他触景生情，多么希望七小姐能从玉楼探出头来，或许能从粉艳艳的花丛走出来，或者亭亭玉立在岸边翠绿修竹中，向自己招手。

芙蓉池塘上，忽然轻雷隐隐传来，飒飒东风带着凄迷细雨，催赶着游人纷纷走开。

李商隐怀着无奈，骑着小毛驴回到家，躺在床上，王家七小姐的姣好身影，仍然浮现在眼前，似嗔似怨似悲似喜。

忽然，他想起七小姐在离家前，曾隐隐约约在写来的信中发过誓，她是不会离开自己的，一旦出远门，也会很快回来的。

这不是在暗示自己吗？

可是，两个多月过去，仍然不见她的踪影。他总是梦想在芙蓉塘畔能突然看见她。怀抱的希望太大，失望的痛苦越重。

记得有一次，已是三更的夜里，堂兄匆匆跑来，说七小姐在等他的诗，已经

五天了，问他为什么还没给她写出和诗？

唉！都怪自己忙别的事，把它给忘了。

堂兄让山说，七小姐在芙蓉塘畔，正等着自己的诗。七小姐说，不拿到诗，就不回闺房睡觉。

李商隐匆匆忙忙把诗写就，在灯下仔细一瞧，墨迹怎么这等淡！由于太匆忙，连墨也没磨浓……当时他想重新磨浓墨，重抄一遍。让山坚决不同意，担心七小姐一个人在池塘边害怕，或者出意外。

想起这事儿，李商隐心里十分愧疚，为什么自己这么粗心大意，让她深夜不眠，站在池塘边等待！商隐在床上翻了个身，谴责自己，用拳头捶打着脑袋。

直到五更梆声敲响，李商隐才蒙蒙眈眈进入梦乡。他看见烛光照着金色屏风，上面的翡翠鸟儿翩翩欲飞。仿佛闻到麝香熏过的幽香，微微透过绣着芙蓉的帷帐。七小姐睡在里面，脸上含着微笑，嘴角紧抿，现出一对深深的酒窝……商隐痴痴地凝视着、凝视着，不忍离去。

门外谁在走动，把李商隐惊醒！

他恼恨地叹了口气，想想自己，就像汉代的刘晨到天台山采药，遇到一位仙女，一见钟情，却被无情地拆散，眼睁睁地看着仙女消失在遥远的蓬山……为什么要用刘郎自比呢？自己比刘郎更惨！自己和王家七小姐分离远得好像中间隔着万重蓬山啊！

李商隐起床穿衣，想把梦中和七小姐相遇情景记录下来，如果能再相见，让她吟咏自己用心血写下的这首诗，看看自己赤诚真挚的心！诗曰：

来是空言去绝踪，月斜楼上五更钟。

梦为远别啼难唤，书被催成墨未浓。

蜡照半笼金翡翠，麝熏微度绣芙蓉。

刘郎已恨蓬山远，更隔蓬山一万重。

写毕，他吟咏数遍，觉得刚才睡梦中的情景都写了出来，但是昨天到崇让坊池塘观赏芙蓉时的情景和心绪，没有能写出来，想了想，于是又写道：

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。

这是当时的景致，归来路上，被细雨淋着，东风飒飒，别有一番情趣。

七小姐在京城会不会也淋着细雨，沐浴着东风呢？否则一定是在她姐夫家

里，无聊地打开香炉的鼻纽，添上香料，把它点燃，香烟袅袅，弥漫了闺房。

她一定孤寂地坐在窗前，看着庭院里丫环小翠笨拙地用长长的丝绳，从井里汲水。那汲水的辘轳是用玉石雕饰成老虎形状，就像香炉铸成金蟾模样。香炉锁闭虽严密，可是还有鼻纽能够打开关闭；井儿再深，还是能够汲上水来。她一定在苦苦地相思，一定在想为什么自己不能摆脱这被隔绝的处境，跟他欢聚呢？

晋代大官僚贾充的女儿，曾从门帘后面，窥看年轻潇洒的学子韩寿，一见钟情，爱上了他，就大胆地同他幽会、私通。后来被父亲发现，把她许配给了韩寿。七小姐啊！你知道这则故事吗？

宓妃因掉进洛水而死，转世成甄氏。本来她跟曹植要好，曹植也要娶她为妻。可是父亲曹操自作主张，把她给了曹丕做后。她郁郁成病，又因郭皇后的谗害，不久就死去了。曹丕故意把甄后的遗物玉镂金带等物，赐给曹植，让他睹物思人而悲痛。后来曹植回自己封地，路过洛水边，夜晚梦见甄后向自己走来，向曹植倾吐了爱慕之情。七小姐啊！你知道这则故事吗？你应当像贾氏和甄后那样，为了爱情而不顾世俗礼法，勇敢地冲破束缚，摆脱孤独和痛苦！

李商隐希望自己心爱的人，能够成为一个勇敢的人，于是提笔继续前面那两句诗：“飒飒东风细雨来，芙蓉塘外有轻雷”，写道：

金蟾啮锁烧香入，玉虎牵丝汲井回。

贾氏窥帘韩掾少，宓妃留枕魏王才。

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

写罢，他又重吟最后两句，总感到和心爱的姑娘远隔蓬山，难以相聚，切莫和春花争荣竞发，寸寸相思都变成了寸寸灰烬！他被一种极度的悲伤所笼罩，陷入无边无际的痛苦中。五

秋高气爽，李商隐身体略有好转。

令狐绹从京城派来一辆四匹高头大马的马车，并转来一封亲笔书信。

信中，八郎首先得意地通报说，朝廷已升调他为左拾遗，邀请义山贤弟速到京都，参加庆贺宴席。接着说，彭阳公公务繁忙，身体一直不好，要辟聘他入幕，希望他尽快去兴元。第三件事，使商隐兴奋了一阵。说来年春试的主考官，朝廷已确定为高锴。八郎与他关系很密切，表示要鼎力推荐义山贤弟。

李商隐拿信在手，又复读一遍，觉得八郎之言不能全信，或者不能太认真。

当年恩师也曾说过“推荐”之类的话，结果如何呢？信得太认真，信得太投入，将来一旦不成功，会更痛苦，何况八郎的话，言过其实、夸夸其谈者居多。当然，其中很可能有恩师的意思，他不过巧取顺水人情罢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盛情难却，自己是不能拒绝的，于是提笔，致书一封，书云：

子直足下，行日已定……自昔非有故旧援拔，卒然于稠人中相望，见其表，得所以类君子者，一日相从，百年见肺肝。尔来足下仕益达，仆困不动，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离。足下观人与物，共此天地耳，错行杂居，螽螽哉！不幸天能恣物之生，而不能与物慨然量其欲，牙齿者恨不得翅羽，角者又恨不得牙齿，此意人与物略同耳！有所趋，故不能无争，有所争，故不能不于同中而有各异耳。足下观此世，其同异如何哉？

这封信，李商隐原想诚恳地抒写一下感激之情，但越写越气，感愤越深，怀才不遇、愤世嫉俗，一泄不可收拾，仿佛一吐为快。写完，心情顿然轻松，连相思之苦也变淡了。

把信折好，请人先送京城令狐府。五日后，他坐进那辆四匹高头大马的马车，很快便来到京城。

秋日京都，依然车水马龙，熙熙攘攘，一派繁华。

鬼使神差，李商隐此次入京，绕了一个弯，从延兴门入城，经新昌坊和升道坊，再往前行，则是永崇坊。

他停车在路口，略略歇息。向南望去，那是他多日来日思夜想的昭国坊，王家七小姐就住在那里！期望能侥幸遇见她，哪怕只看她一眼。

李商隐欠欠身子，想让赶车人往南走走，可又停住，坐回原来座位上。八郎家在开化坊，要往前走，向北拐，怎么能向南呢？车夫询问，又该如何回答？

就在这时，突然驶过来一辆八匹白马的马车。那马个个高头大蹄，踏在路上，雷一般鸣响。这是哪位皇族贵戚高官大姓家的马车呢？相比之下，八郎派给自己坐的马车，简直寒酸得可以了。

李商隐有些不自在，想看看车里坐着怎样高贵之人，自己是否见过。如果是熟人，应该下车施礼打个招呼才是。

正在这样想着，马车隆隆地驶过来。车里坐着的，是位小姐！那小姐正是王家七小姐！

那小姐仿佛也认出李商隐，满脸羞红，正要说话，被身边的另一位穿着华丽的女人拽了一把，没能开口，用一把圆月形状的扇子，把自己的脸遮住一半，秀美的双目露在外面，定定地盯着李商隐。

李商隐被这突然出现的场面惊呆了，像在做梦，想大声呼唤七小姐停下车，自己有许多话要说，但是，就是开不得口，喊不出声，手抬不起来，身子动弹不得，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在雷鸣般的车马声中。

眨眼工夫，一切又恢复常态。

李商隐想证实一下是不是自己在做梦，于是向车夫问道：

“刚才过去的那辆马车，真够气派的。那是哪家王爷的车呀？”

车夫斜了他一眼，从鼻子眼里“哼”了一声，回答道：“那算什么好车？你还没看见过华贵的马车哩！王爷才不稀罕坐那种车！”

“那是谁家的马车？”

“千牛卫李十将军家的马车。白马拉的马车，是专供女人坐的。”

果真是她！

回到令狐府，跟七郎三兄弟寒暄见礼之后，李商隐回到客房，诗兴又发，提笔写道：

凤尾香罗薄几重，碧文圆顶夜深缝。

扇裁月魄羞难掩，车走雷声语未通。

曾是寂寥金烬暗，断无消息石榴红。

斑骓只系垂杨岸，何处西南俚好风。

这次街头转瞬即逝的照面，使李商隐苦苦相思中，露出一丝光亮。他决定去昭国坊拜访李十将军，兴许侥幸能再次遇见王家七小姐。那可以说是真正有缘分。

六

到令狐家，每天都要陪伴迎来送往，吟诗宴饮应酬。李商隐身体虚弱，也只好咬牙忍耐。

他想早早离京去兴元到恩师身边，可是八郎死死不放，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：明年考试眼看就要到了，应当在京好好备考、干谒、温卷。商隐有理由不同意八郎的好意。当然，李商隐还有个不能讲出的缘故，要他留在京城。

八郎的姐夫裴十四和姐姐来京回娘家多日，要返回华州老家，自然要设宴欢

送。他那些朋友、同事以及令狐家的亲戚等等，都要请来。

宴会是从早朝结束，八郎从紫宸殿归来开始。

八郎的交际手段还真有两下子。他从朝中把礼部侍郎兼知贡举的高锴大人也请来了。一个小小的从八品左拾遗，在朝中是什么地位？竟能把正四品的侍郎大员请到家中，确实给八郎面子上增光，为小小的送别姐夫姐姐的宴会添了彩。

问题还远远不在这里，高锴是今年秋天刚刚封任的主持明年大选考试的知贡举，即主考官！他能决定数千学子的命运，能决定他们的前途！有多少学子为了应试及第，几天几夜守在主考官府上门口，想行卷想干谒想见主考官大人一面，都不能如愿。而今天，八郎竟把他请到家来，一同饮酒，这是何等荣光！

八郎笑嘻嘻地在前引路，脸上充满洋洋自得。

高锴笑容可掬，一步一点头跟所有的与会人打招呼，现出一副居高临下，俯视一切的姿态。这动作其实不过分，在今天的宴会上，他的官位和声望最高，最为众人巴结，如果不摆出这种姿态，那就奇怪了。

宾主落座后，主人开始介绍宾客，其实是一番吹捧。接着是主人致词，点明宴会的主旨，为欢送姐夫姐姐回华州家，为欢庆主考官高大人光临，使寒舍蓬荜增辉，八郎提议连干三杯！

主人讲完，姐夫裴十四致谢词，话很短。大概参加宴会的人员太多，他变得有点口吃，引得众人笑声不断。这更使他窘迫而说不出话来，显得很猥琐。

八郎机灵，看看姐夫要给自己丢丑，连忙打住，请贡举大人讲话赐教。

高大人也不是个善于辞令之人，没有起身站立，扫视众人一眼。面前的众人全是年轻人，有功名官位者，多是校书郎之类，其余都是白衣学子，心中有些不悦。

忽然，看见坐在角落里，有位身着粗布袍子的学子，正独酌狂饮，旁若无人，似很久滴酒未进了。他连忙站起，问道：

“这位可是皇族宗枝李肱吗？快请到上座来！”

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，李肱抬起头，看见乃主考官高大人，抱拳拱手，并未站起，亦未说话，只轻轻一笑，又继续饮酒。

八郎怎能让主考官大人陷入尴尬，赶快打圆场，笑道：

“高大人认得这位小友？实在不知，实在不知。”转头对两个侍从道，“还不

快请公子坐上位！”

李肱也不推辞，端着酒杯来到高大人身边，笑笑点点头。

高大人亲热地拉他坐在自己左边。他也不谦让。

酒过数巡，令狐府上的家妓开始献艺侑酒。不知是谁提议要锦瑟唱一曲弹一曲。

难道这人不知道她已被八郎纳妾了吗？只有在极为亲近友好的宴饮上，八郎才把她叫来弹唱，但为数也有限。因为她已不是乐伎，而是主人家的小妾了。身份变了，就不能重操旧业。

大家好一阵欢呼。八郎红着脸，不吱声，但没有现出怒容。这给众人很大鼓励。

“令狐贤侄，我还没见过没听过，就让她弹一曲吧。”

“大人雅兴，小侄不敢冷落。只弹一曲。”

八郎一挥手，有两个使女把古瑟置于中央，锦瑟从帘幕后面走出，低着头，迈着碎步，走到瑟前，向众人施礼后，盘腿席地而坐，开始拨弹起来。

自从被八郎纳妾后，李商隐很久没有看见她了，虽然同住一个院落，同吃一锅饭，同喝一口井水。

锦瑟依然那么娇美艳丽，只是有些消瘦，眉角下垂时，眼角便出现几道细纹。这是年轮还是生活的雕刻？李商隐一阵心疼。他想象着那个轻浮的八郎，是不会疼爱她的。精神上的折磨，比起虐待、打骂还要百倍痛苦！

一阵掌声，把李商隐拉回现实。

原来锦瑟已经弹完一曲，站起身，缓缓地向众人施礼。在转身回去的一刹那，她向李商隐一瞥，目光流露着凄苦、哀伤和求助。

李商隐又是一阵心疼。看着她那消瘦的身影，李商隐终于流出了眼泪。他怕被八郎看见，赶忙擦去，但心里还在哭泣！

开始吟诗咏赋。

当然长者优先。高锴似乎有准备，张口便吟，流畅古朴，有渊明风度，只是颌联颈联对仗尚欠工稳。总算没有给主考官丢面子。接着七郎八郎和一些亲近的朋友同僚吟咏，五花八门，不一而足。

李商隐默默地坐在一旁，静静聆听众人吟咏，锦瑟回首一瞥的模样不时在眼

前旋转着。

“义山弟！”裴十四坐在上位，远远地招呼着，道，“义山弟是当代著名诗人，请义山贤弟吟诗。”

“噢！对对！义山是家父的得意门生，诗赋作得很有名气，时下京都传诵的《有感二首》和《重有感》，就出自他的手笔，震惊朝野。”

众人立刻静了下来。这三首诗大家都读过，有的还能背诵，前一段宦官仇士良曾扬言要抓诗的作者。谁也没想到它的作者，竟是眼前这位文弱书生，名字叫李商隐。众人吃惊地看着他，有的人还为他的安全担忧，脸色变白。

八郎大概看出大家的不安情绪，笑道：“是我把义山弟从东都请回来的。现在风声已经过去，仇士良早把这事抛到脑后了，不会出事的。”

李商隐并无惧怕，站起来，抱拳施礼，扫了一眼主考官大人。主考官大人吟完诗，就抓起一根骨头，正在津津有味地啃着。他身边的李肱却抬起身子，正襟危坐，洗耳恭听着，那玩世之态完全消逝。李商隐叹了口气，该听的人却在贪婪地吃，不该听的人却专注地倾听！这世道是怎么啦？

李商隐略略沉思，看着裴十四和令狐小姐，吟道：

二十中郎未足希，骊驹先自有光辉。

兰亭宴罢方回去，雪夜诗成道韞归。

汉苑风烟吹客梦，云台洞穴接郊扉。

嗟予久抱临邛渴，便欲因君问钓矶。

吟毕，又道：“诗的题目，就叫《令狐八拾遗绚见招送裴十四归华州》。”

在一阵喝彩喧哗中，李商隐头有些昏昏然，不知什么时候，李肱坐到他的右边，严肃地道：

“义山兄所吟‘嗟予久抱临邛渴’，小弟实有同感。我辈同是天涯沦落客。小弟有一幅《松树图》，是小弟亲笔所画，如兄台不嫌弃，想送义山兄。明日送来，请笑纳。”

说得诚恳真挚，李商隐不好拒绝。

第二天，李肱果然亲自送来。展开一赏，令商隐赞叹不已。

一棵巨大古松，生长在高高的岩石上，端庄挺拔，直撑鸿蒙！而题画诗，更写得粗犷豪迈雄浑。

李商隐看着古松，引发了身世之感，写了一首长诗，题为《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一韵》，赠送李肱作为答谢。

相互赠画赠诗后，两人心心相印，成为至友。商隐身经坎坷，觉得能结识李肱，十分荣幸，想再办宴饮以示庆贺，李肱摆摆手，止住。

金榜终有名

—

开成二年（公元 837 年），一入正月，京城大街小巷一派洋洋喜气，从全国各地赶赴京都应试的学子们络绎不绝。他们先到崇仁坊，找店住下，因为这里与尚书省的选院考场最近。崇仁坊住满，就得到亲仁坊了，它离考场要远一些。

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学子，都是穷人家的子弟，在城里居住，承担不起费用，则在城外郊区找个寺庙住下，每天都要起大早，赶赴考场。

高锴自那次参加令狐家宴后，越加看重八郎贤明，认为他善交际善经营，日后肯定超过其父，位在宰辅，因此着意接近，修好关系，每日早朝都主动地首先打招呼，一口一个贤侄地叫着，不顾忌其他朝臣在旁的反映。有时让令狐绹都不好意思，有意无意地回避他。

一天早朝，高锴在紫宸殿石头台阶上停住脚，待令狐绹走近，抱拳施礼，悄声问道：

“大选试期指日可待，八郎朋友中，谁最善？谁最贤？”

八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道：“当然是李商隐！李商隐是家父最得意门生。家父最称扬李商隐的才学。”

高锴谄媚地笑道：“彭阳公德高望重，位极人臣，他老人家的门生，岂能末流下品？他老人家称扬的人，不会错。”

八郎抱拳谢道：“家父为义山贤弟的功名一直萦绕于怀，此次大选倘能如愿以偿，家父和小侄、义山弟绝不会忘记高大人的大恩大德。”

“勿说这些见外话。为朝廷选贤择才，下官义不容辞，勿谢，勿谢！”

走进大殿，文宗皇上已经坐定。

皇上缓缓地道：“今年谁知礼部贡举？”

宰相郑覃奏道：“回陛下，乃高锴是也。”

“高锴在否？”

高锴走出班列，拱手拜，跪倒三叩首，道：“臣高锴在此，洗耳聆听圣教。”

“皇族宗子本枝繁延百代，理应及第封爵，不可废绝。宗正寺年年解送荐人，恐怕混有浮薄子弟损坏科名。爱卿要精严把关，勿使妨碍贤路，所试赋则要依据常规，诗则要按照齐梁体格要求，不可擅自更改。”

“仅遵圣命！”

高锴再拜，三呼万岁。

散朝后，令狐绀以最快速度赶回府第，把李商隐叫到前轩，把早朝发生的事，添枝加叶地详说一遍，兴高采烈地道：

“贤弟，只要把诗赋写好，保证今年一举中第！了却家父多年来一桩心事。”

“八兄和恩师的大恩，商隐没齿难忘；碎首糜躯，莫知其报效。”

八郎异常慷慨，与平日判若两人，道：“你我情同手足，何言报效？罢了！罢了！休作女儿态！今天我们兄弟何不一醉方休，以贺贤弟及第！”二

二月二十三日早朝，高锴又在紫宸殿石头台阶上等候八郎。

八郎知道明日放榜，今天要面禀皇上大选情况，乐颠颠地紧走几步，先向高锴一躬到地，笑嘻嘻地问道：“主司大人，近日辛苦啦！可有喜事相告否？小侄洗耳恭听。”

“自然有喜事可贺！八郎朋友理当高中，只是要待明日放榜时，才能晓谕天下。不可急矣！”

“有此话，小侄就放心了。明日请大人过府宴饮如何？”

“恐怕不行。放榜后，新进士都要到主司家中认师，哪可分身偷闲？以后再说吧。”

婉言拒绝宴饮，使八郎心中顿时像泼了冷水，难道高大人还有埋伏？又不好再追问，八郎跟在高大人身后，慢慢走进大殿。站好班列，等待皇上驾到。这时，文宗由宦官搀扶，坐进金銮殿宝座里，无精打采地问道：“今年考得如何呀？”

高锴奏道：“今年试赋题目是《琴瑟合奏赋》，试诗题目是《霓裳羽衣曲》。写得最好的有5名，其中最佳者是李肱，请陛下圣览。”

宦官把五人的诗赋从高锴手中拿走，呈递给皇上。

文宗皇上一篇篇览过后，道：“皇族宗子李肱的诗赋，真的很好吗？没有再比他强的啦？”

高锴心里有些发慌，如果皇上提出疑义，自己的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。连忙道：“以陛下聪明敏捷的文思和崇高的圣德，为今年所出的两道诗赋题目，体格雅丽，意思遐远，考生捧读相庆贺，自古未有。学子们加倍进行严格研究，深刻思索，反复磨砺，使诗赋对仗工稳，音韵和谐。”

高锴微微抬起头，用眼睛扫了皇上一眼，皇上微闭双目，似认真倾听，又似当耳旁风，他揣摸不出皇上的心思，只好道：

“陛下，今年的诗赋，比去年又胜一筹。臣日夜考较审批，怎敢不公正准确地推选？其中进士李肱的《霓裳羽衣曲》诗，最为迥出，更无其比。词韵既好，抒写又全面，臣前前后后吟咏近三五十遍，即使让南朝何逊再生，也不会超过他！李肱又是宗族子弟，臣把他拔为状头第一人，以奖励他的才干。”

高锴略略停顿，又扫了皇上一眼，皇上睁开双目，很注意听自己的话，心里颇为感动，皇上一定对自己的选才很满意，高兴地道：

“此次大选，涌现出许多超俗贤才。张裳的诗，也非常之好仅次于李肱。臣把他选为第二名。沈黄中的《琴瑟合奏赋》，好似《昭明文选》中的《雪月赋》，臣选他为第三名。王牧的赋，自立意绪，言语不凡，臣选他为第四名。柳裳的诗赋，兴思敏速，日中便成，臣选他为第五名，以上五人，臣擢之为中科，其余三十五人，臣也把他们一起定为及第。”

令狐绹听到这儿，心里稍稍安定。义山弟没能进入前5名，在35人之中也不错。这老东西！给面子就给大一点嘛，为什么不让义山弟进入前五名呢？真是的！

高锴又奏道：“李肱的旧体文章写得也很好，大有韩公愈之风，人长得英俊潇洒，每每看见他，臣以为日后他一定会官至卿相，皇族宗枝有这样的奇才，实在说乃是皇家之大幸与光荣。李肱等人的诗赋，如有差错，臣敢承受欺天之罪。关于李肱的诗赋，伏望陛下圣慈，特别恩赐奖赏，宣示文武百官，以劝皇族宗子们加倍努力向他学习。臣谬误难免，有损主司一职，不胜缕缕之诚。考生诗赋辑为一卷，仅随奏状，奉进圣览。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皇上又把双目闭上，似已入睡，没有任何表示。文宗皇上还

在想着自己堂堂一代天子，竟然被家奴宦官控制，气愤难消，耿耿于怀。三

二月二十四日，天刚破晓，皇宫中更漏声停了，秘书省的大门大开，东堂上的金榜已经高高悬起，学子们围挤在金榜下，查找着自己的名字。

李商隐随着人流，向皇宫涌去。

皇亲贵戚宗子和公主郡主们，坐着有金凤凰装饰的豪华马车，大官僚们带着他们的公子和小姐，骑着快马，边说边笑，一路歌声，也老远赶来看榜。

京城十二条大街两边的高楼上，家家都卷起帘子，观看那些匆匆赶路的学子，有的学子神采飞扬，英俊似仙子；有的学子垂头丧气，满脸晦气像鬼魂。

旭日冉冉，朝霞满飞，黄莺在枝头上鸣唱，春风抚爱着垂柳，轻轻飘拂。

李商隐来到东堂，远远看见一大群人，围在金榜前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。

老爷爷带着孙子来看榜。爷爷眼神不好，孙子便一个个念着名字。孙子当念到自己的名字时，高兴地跳起来，可爷爷却依然板着面孔，要求孙子再念叨两遍，还求旁边的学子再重复一遍，才相信孙子确实金榜有名，高高中第，才咧开没牙的嘴，笑起来。

突然，有人念叨李商隐的名字，他吃了一惊。又有个清脆的姑娘声，道：

“是他，看！李商隐也中了第！七妹这回也该高兴了吧？”

“六姐，你不高兴吗？韩畏之也榜上有名。”

从人缝中，李商隐才看清，站在榜前，有两个女子正在调笑，口口声声不离自己的名字和韩畏之，略略走近，仔细一瞧，那女子不正是王家七小姐吗？顿时心跳不能自己。七小姐身旁有个清秀书生，笑道：“七妹真有眼力，看看，这个李商隐还在我的前面哩，我们不仅是同年，他还是我的年兄呢。”

“谁让你按榜上名次排长幼次序啦？他比你年纪小，你是兄他是弟。”

“七妹，你怎么知道他比我小？你们已经交换生辰八字啦？”

交换生辰八字就等于订婚，七妹满脸羞红，羞恼地拉着六姐告状。人越聚越多，七小姐的身影不断被人遮住，李商隐不得不往前挤了挤，想看个真切，也想多看几眼。与她分别近半年了，只是初到长安在街口车上，匆匆看了那么一眼，她“扇裁月魄羞难掩，车走雷声语未通”。李商隐事后懊悔好长时间，去李十将军家拜访，也未能看见她，今日邂逅金榜前，真是缘分，再不能错过了！

他正在往前挤时，七小姐突然转过身子，睁大了眼睛，看见了他，高兴地惊

呼道：“商隐兄！是你？”

李商隐被叫得羞红满脸，在众学子面前简直无地自容，他们全把目光从金榜上移开，转射在他身上脸上。

六姐和韩畏之也看见了他。韩畏之大大方方地挤过去，伸手把他拉过来，笑道：

“你是李商隐？我是昌黎韩瞻，字畏之。”又指六姐戏道，“这是荆妻王氏，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吧？七妹，快过来见礼。”

七小姐躲在六姐背后，低头暗笑不语。

李商隐红着脸，自我介绍着，不敢斜视王家七小姐一眼。

“我家现在萧洞，改天请到寒舍一叙。今日咱们一起去曲江，先参加杏园宴会，然后游览曲江西边的大慈恩寺，在寺内的大雁塔上题诗留名纪念。义山弟，你记得雁塔题诗谁最好？”

“是陆州章八元吧？大历年间登进士第，他曾题诗而去。诗写得最佳，白公乐天 and 元公稹赞叹他的诗‘名不虚传’。”

六姐觉得李商隐这人很怪，连这等小事也记得这么清楚。

章八元的题诗，他能不能记住呢？考考他，于是道：“这么好的诗，一定能背吟下来，愿赏其详。你不见怪吧？”

李商隐极喜欢章八元的诗，自然背得下来，今日能给七小姐和她的姐夫姐姐吟咏，非常高兴，清清嗓子，吟道：

十层突兀在虚空，四十门开面面风。

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天中。

回梯暗踏如穿洞，绝顶初攀似出笼。

落日凤城佳气合，满城春树雨蒙蒙。

王家七小姐以为商隐记错了，一塔怎么会有四十个门呢？

抢着提醒道：

“错啦！‘四十门’错啦！”

李商隐吃了一惊，怎么会错呢？大雁塔一共十层，每层有四个门，一共是四十门，没有错。他想解释，抬头只见六姐已经把她拉到一边，嘀咕着什么，不一会儿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韩瞻也发现七妹出了笑话，连忙掩饰，对商隐道：

“这首诗写得浅近、晓畅，语言明白如话，这正是元白所提倡的诗风。首联第一句是从塔下往上看，写塔高。第二句是写登上塔的感受，四十个门都打开，迎着每个方向吹进来的风，一定非常惬意。颔联第一句是写从塔顶往下看，鸟儿好像是在平地上飞翔。第二句是写塔下人的感受，他们惊讶怎么半空有人说话。颈联是写登塔时的感受，登塔就像钻山洞，到塔顶则豁然开朗，像钻出牢笼。尾联写在塔上俯视夕阳中京城景象，京都渐渐隐没暮霭中，蒙蒙细雨润湿了满城的春树。义山年弟，这种诗风，你喜欢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这首诗写得不错，就是欠典雅，少富贵气。浅白得像……恕我直言，像一碗水，一眼就能看到底，没有让人回味的余地，是不是很遗憾？”

七小姐在旁听着商隐的议论，颇为赞同，冲口就要表态，却被六姐拽了一把，用手指刮着脸。七小姐羞得满脸通红。

“章八元的老师是会稽严维。他在浙江写了一首《新安江行》，那首诗也很受人们的激赏。”

“畏之年兄，你是不是说那首‘雪晴山脊见，沙浅浪痕交。’”

“对！这两句是这首诗的颈联。”

“他诗的对仗极其工整，很不错，描摹了山水的状貌，很有功力。”

“商隐弟，这两句没有用典故，可是读后却让人寻味不尽，是不是？”

原来说了半天，都是针对自己关于用不用典故问题而来的，真狡猾！李商隐心里当然不服，但无法反驳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这时，李商隐才仔细地看了看这位年兄：他肩宽臂长，粗犷豪壮，热情奔放，与自己相比，恰恰相反，自己单薄瘦弱，温婉内向，细言慢语。他做了一番比较，自叹不如。

“商隐弟，诗的尾联也写得不错，是抒发自己心中所想，记得不？”

说完，畏之哈哈大笑起来。

李商隐岂能不记得，但霎时脸上飞红，连脖子都红了。

王家两位小姐不知尾联到底写了些什么，性情偏急的七小姐，问道：

“六姐夫！尾联写了什么？快说呀！”

“还是让义山年弟自己说好啦。”

韩畏之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。

“也没写什么。”李商隐见七小姐凝视自己，慌乱地喃喃道，“是这么两句：‘自笑无媒者，逢人即解嘲。’其实……”

七小姐急忙躲到六姐身后，瞪了姐夫一眼，不再听商隐解释了。

六姐听后，也抿嘴笑了，指着丈夫嗔怪道：“你设好圈套，让人家往里钻，然后在这里等着！好吧，‘自笑无媒者’，这回呀，义山兄弟，你就让他做媒吧。”

李商隐也不呆，赶紧抱拳鞠躬施礼，红着脸道：

“小弟在这儿有礼了！拜托兄长帮小弟做媒吧。”

七小姐一听，“哎呀！”早跑得无影无踪了。四

李商隐和韩畏之带着王家两位小姐，参加了曲江游宴，第二天又到慈恩寺大雁塔下，在题诗板上题了诗，留下了大名。晚上他回到令狐府，七郎八郎和九郎早把贺喜酒宴摆好，只等他归来，一醉方休。

一连忙了十多天，李商隐的身体实在吃不消。及第后的第一件大事，要给恩师写封信，但还没动笔，他实感内疚。

今晚，他推掉了一切应酬，把自己关在客房中，集中精力，给恩师写信。

刚要动笔，九郎突然闯进门来，手里拿着一对锦绣双鲤鱼。李商隐立刻认出那是王家七小姐的，传递情书的邮袋，忙问道：

“是我的信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快给我，九弟！”

“不说，今天是不能给的。”

“九弟，这是韩畏之送来的信。他是我的同年，这几天我们一直在一起游玩宴饮。”

“是吗？这个‘双鲤鱼’不像是男人所有，用锦缎制成，你看手工多精细呀。”

“这你就不懂了。韩同年的妻子有一双巧手，最能刺绣，制作一个邮袋，算不了什么。等你娶个巧手媳妇，你腰上那把宝剑也会套上一个绣制的剑袋。”

“你别胡说啦！”

九郎把邮袋扔下，红着脸走了。

他从绣袋里抽出一张薄纸，粉色，还带着一股香气。展开信，原来是七小姐

写的。

信中说，她要回东都洛阳探望母亲，还带着六姐夫的一封信，希望他也赶快回洛阳。

六姐夫，当然是指韩畏之了。信中能写些什么事呢？能把自己与七小姐之事，告诉母亲吗？做媒先向母亲说，不是不可以的，况且她父亲王茂元尚在泾源节度使任上，路途遥遥，无暇顾及。

畏之年兄真是君子，求他做媒，果然有信义。李商隐心中涌出一片感激之情。明天去跟他告别再致感谢。

商隐又把精神拉回来，提笔给恩师写道：

今月二十四日，礼部放榜，某侥幸成名，不任感庆。

某才非秀异，文谢清华，幸忝科名，皆由奖饰。昔马融立学，不闻荐彼门人；孔光当权，詎肯言其弟子？岂若四丈屈于公道，申以私恩，培树孤株，骞腾短羽。自卵而翼，皆出于生成；碎首糜躯，莫知其报效。瞻望旌荣，无任戴恩陨涕之至。

写好信，匆匆折好，派人送走。

第二天一大清早，李商隐就到萧洞来找韩畏之。这是个临时住处，老泰山王茂元已经答应出钱，给这对小夫妻另建一处新宅。

“啊！义山贤弟，你怎么找到这来了？唉！这里太不像样子，你别见笑呀！”

“畏之年兄，别急，我只说一句话就走。我马上回洛阳家，是和你告别的。”

“哦？——对，给你送去的信，看过了？”

李商隐点点头。

“不对啦！信送走不一会儿，七妹的父亲派来接她去泾源的人就到了。他们马上就出发，连夜要赶回去。大概现在已经到邠州了。七妹留下话，希望你也去泾源。她父亲会聘你入幕的。”

突然的变化，使李商隐不知所措。及第的喜讯还没告诉母亲、弟弟和洛阳的亲友，怎能去泾源呢？况且还要过释褐试这一关！他垂下头，神情茫然了。

韩畏之也觉得变化太快太大，想解释什么，但是，又能解释什么呢？他拍拍商隐瘦削的肩头，安慰道：

“七妹的母亲也从洛阳到泾源了，所以七妹才去泾源的。以愚兄之见，你先回洛阳家安顿一下，然后再去泾源，怎么样？”

义山点点头，只能这样了。

他看了看萧洞，又看了看畏之的狼狈模样，不由得笑了。一对新婚夫妻竟住在这里？况且又是新及第进士。但是，想想自己，如果自己结婚，可能还不如他们呢，于是戏作二首诗赠畏之年兄。诗云：

龙山晴雪凤楼霞，洞里迷人有几家？

我为伤春心自醉，不劳君劝石榴花。

第一首他没有吟，只吟了第二首。前两句用刘晨进山寻药，与仙女在山洞同居的故事，来戏畏之。后两句，是感叹自己孑然一身，未有配偶的苦况。

韩畏之听罢，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不用我劝‘石榴花’？但是，用不用我做媒？这句写得无理。‘伤春’也无理。七小姐对你没有二心，你对她不怀二意，结婚是早晚的事，为什么要‘伤春’？应当高兴才是！你这身体弱不禁风，是不是就是这样无病呻吟，东想西虑，东愁西思，把自己身体搞垮的，对不对？要放宽心，像愚兄这样随遇而安，自得其乐，精神好，身体好，一切都好。”

原本想跟他开个玩笑，不料引出这么一大堆劝解，外加批评话，李商隐哭笑不得。畏之年兄说得也对，自己太敏感，事无巨细，总好多思多虑，尤其对于女孩子，除了应试及第之外，想得最多。而对王家七小姐有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，时时刻刻放不下，忘不掉，难道这便是爱？

李商隐想到这儿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，告辞了畏之，回到令狐家。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和七郎等三兄弟告了别，老管家湘叔也去了兴元，家中再没别人，收拾收拾东西，就要出门上路，锦瑟却挑帘进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

按规矩，内眷是不能随便到外室，尤其是客房，尤其是单身男人的客房，曾经还有过一段情恋的男人客房。这要让别人知道，透露给八郎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！不仅自己要受责备，恐怕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。

李商隐镇定一下，忙问道：“嫂子，不知到此有何见教？”

“别叫我嫂子。我还不如一个娼妓。看看他是怎样对待我的！”

锦瑟把胳膊露出来，上面青一块紫一块，全是用手掐的。

李商隐心里很难过，但是已经做成了熟饭，又过了这么多年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他让她把衣袖放下，把胳膊遮上。

锦瑟两眼含泪，解开衣带，又露出胸脯，白嫩嫩的玉肌，也是青一块紫一块

的。又把大腿露出，依然是紫一块青一块！

李商隐不敢看，让她赶快结好衣带，整好衣裤。

“他不是人。他会把我折磨死的！商隐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吧！”

锦瑟跪倒地上，向他求助。

李商隐惊恐、痛心、难过，又十分惆怅。自己有救她的能力吗？如何救她？不要说她已经是恩师儿子的妾，自己跟八郎的友情，近年来有增无减，更为亲密，更为融洽，怎么会做出令他恼怒、憎恨的事情呢？

然而，他不忍心把这些不敢救助她的残酷字眼儿，对她讲出口。她只会轻蔑自己、痛恨自己。他又不忍心让她绝望，失去生的欲望。

沉默好像是最没办法的办法，让一切的一切都埋进在沉默的深渊里，在沉默中解脱，在沉默中消融，流逝！

“不能救我，那——你还不能帮我吗？”

锦瑟哀求着。

李商隐知道她是看透自己的心思、自己的无能、自己的软弱和自己的卑鄙，才不得已求其次，不想让自己为难。多么良善的女人啊！李商隐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深处的正义呼声，抖动一下身子，坚定地道：

“说吧，可以牺牲一切，不要一切，我一定帮助你！”

“不要你牺牲什么，请你把我的事转告给温公子庭筠就行啦。”

温公子能来救你吗？听她那自信的口气，好像把握很大。李商隐心中又起波澜，……在她心目中，自己的地位肯定不如温公子。她更爱温公子，而温公子比自己更爱她！

李商隐不愿意这样比较，可是，事实就是这么回事，是不容置疑不容推翻的。

锦瑟把话说完，站起来走到门口往外看了看，见外面没人，转头朝李商隐做了个笑脸，消失在两块门板中间。五

残春，花落了，柳枝却吐出翠绿，一派繁茂景色。

短亭长亭上，送别的人陆陆续续，来来往往，一片繁忙。

李商隐伤感极了。他孤身一人，骑着一头瘦驴，任驴儿蹒跚而行。八郎上早朝走得早，不知是忘了还是根本没想给他准备马车。他自己雇不起马车，连匹健马也雇不起。

骑着这么头瘦驴，他有的是时间想心事儿。人生一大喜事，众人眼红的进士及第，总算解决！但是并没给他带来多大的兴奋。

往年他真的下了许多苦功夫，一连几个月足不出户地用功，到头来却名落孙山考不中；而今年，他根本没怎么读书，写的文章也不多，只研究研究主考官高锴大人的口味，按照他的口味作了几篇诗赋文章，结果却高中第，金榜有名。真让人哭笑不得！

他想起李肱。

这个性情直率，天资朴真的皇族宗子，是按照父命前来应试的。试前根本没有看书，只抄了自己往昔的几篇旧作，居然得到主考官高锴赏识。李商隐读过他那首《霓裳羽衣曲》诗，算不上高明，也没有新意。高大人在皇上面前竟然夸说“最为迥出，更无其比”，真令人糊涂！他是宗族子弟，难道我不是吗？不过距本枝远一点罢了。

李商隐想起这些，很是伤感，觉得人生于世，事事不如意，事事不顺当。他摇摇头。但是，自己毕竟还是及第了，多年的追求多年的愿望，终于如愿，这给了他不少安慰。走到灞上，看见路边风云花鸟，饶有兴会，忽生灵感，于是吟道：

芳桂当年各一枝，行期未分压春期。

江鱼朔雁长相忆，秦树蒿云自不知。

下苑经过劳想象，东门送钱又差池。

灞陵柳色无离恨，莫枉长条赠所思。

李商隐边走边吟咏，直到洛阳城，才最后把尾联凑足，题目为《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》。

回到洛阳家，母亲和弟弟羲叟、堂兄让山以及众亲友知道李商隐及第，即将做官，一片喜气。

让山把家中的陈酿搬出来，招待前来贺喜的亲友。商隐很受感动。他整天被亲情包围着，畅快极了，眼睛有神，脸颊也长了肉，虽然谈不上红光满面，却比满脸灰暗强了许多。

李商隐心畅神怡，常到各地走走，散散步。但他不愿去崇让坊，怕睹物生思，况且王家七小姐也不在家。

这天，他信步来到一僧院，举目一瞧，满眼牡丹花，正含苞待放，美极了。

牡丹原生长在陕西秦岭山中，后来移至长安，成了花王和花后，倾城倾国。那年武则天隆冬季节想赏花，于是下诏，命百花盛开，唯独牡丹抗命不开，被贬到东都洛阳。后来洛阳就成了牡丹的王国。其中最佳珍品，是姚家养的黄牡丹，被称为“姚黄”，还有魏家养的紫牡丹，被称为“魏紫”。

然而这僧院的牡丹，品种太平常，太普通，不是白色就是淡黄色，太没特色。他记起陈标写的《僧院牡丹》，是红色，诗云“琉璃地上开红艳，碧落天头散晓霞。”元稹写的《西明寺牡丹》，是紫色，诗云“花向琉璃地上生，光风炫转紫云英。”都颇有特色。

为什么洛阳僧院只种白色和淡黄两种牡丹呢？

过去在长安恩师令狐家，看见院中有一丛紫红色牡丹，正在盛开，十分冶艳。太和三年，恩师出任东都留守，在离别长安时，他曾写过一首七绝，题目为《赴东都别牡丹》，诗云：

十年不见小庭花，紫萼临开又别家。

上马出门回首望，何时更得到京华。

恩师在外为官漂泊，难得回长安家观赏紫牡丹，临行在马背上，还回头眺望，惜别之情历历在眼前！

那年牡丹花开时，李商隐恰好留居恩师家。他在花前流连数日，终于也写了一首《牡丹》诗。诗云：

锦帟初卷卫夫人，绣被犹堆越鄂君。

垂手乱翻雕玉佩，折腰争舞郁金裙。

石家蜡烛何曾剪，荀令香炉可待熏。

我是梦中传彩笔，欲书花叶寄朝云。

诗的首联形容花的蓓蕾初开。颔联写花丛绿叶，在风中的姿态，意在绿叶配牡丹，花儿更娇艳。颈联描摹花的光彩，花的芬芳。尾联结合自己，兴寄遥深。这首诗，句句用典，极力描绘牡丹花的香艳美丽，深受令狐楚的赞赏，他评道：

“小诗用事而不见用事之迹，流走自然，神采飞动，妙不可言！”

李商隐很喜欢恩师这句评语。他确实下了工夫，在使用典故时，让你觉察不出来。“我是梦中传彩笔”，是用“江郎才尽”典故，委婉说明自己的彩笔，是恩师所传授。“欲书花叶寄朝云”，是用高唐神女朝云典故，说明自己要用花片写信，

寄给恩师，表达由衷感激。

那些“姚黄”“魏紫”跟眼前僧院这片牡丹，无法相比。

李商隐摇摇头，对老住持道：

“您这牡丹叶薄、枝轻、色浅，只有白色和淡黄色。这些牡丹，大概要等到她们盛开时，才能显示出倾城国色。”

“谢施主美言。小寺牡丹虽无特色，但四方朝拜者都还喜欢，题咏诗赋者亦不少。施主今日高临敝寺，请留下墨宝。阿弥陀佛，善哉！”

李商隐并不推辞，提笔在一面粉壁上，题曰：

叶薄风才倚，枝轻雾不胜。

开先如避客，色浅为依僧。

粉壁正荡水，绡韩初卷灯。

倾城惟待笑，要裂几多缯。

在诗的最后，题写了标题：《僧院牡丹》。

比翼双飞鸟

—

李商隐到泾源受到王家特殊欢迎，全家喜气洋洋。

腊月二十三，过小年时，李商隐和王家七小姐举行订婚仪式。正月初五，举行结婚仪式。

这速度之快，在王家七个姑娘出嫁中，可推之为最。又是在娘家结婚，如同招赘，亦可为最。在泾源府，“二最”被传为美谈。

老岳翁王茂元手捻胡须，笑咪咪地看着这对新人慢慢步入洞房，连连点头。商隐是新中进士，是朝野闻名的才子；七姑娘是自己最为喜爱的小女儿，生得娇艳美丽，称为佳人当属无愧。佳人配才子，可谓天生一对，地造一双。

“夫人，七个女儿七个女婿，以老夫之见，这最后一对，最为般配，郎才女貌，才子佳人。你别说，七姑娘真好眼力，自己选的女婿，我看比她几个姐姐的都好。”

李夫人坐在他身边，撇着嘴，瞪了丈夫一眼，道：

“你小声点，畏之和小六子在那边会听见的。你这样偏爱，他们会不高兴的。”

王茂元向右边瞅了一眼，见韩畏之和六姑娘不知说句什么话，正笑个不停，摇摇头，道：“畏之也不错，也是新中进士，但是，比商隐的才学，略逊一筹。”

“他可是你挑选的。才学差一筹？当初有那么多新进士，为什么要选他？我看比商隐强。你看商隐那身子骨，病病恹恹的，还不愿意多说话，呆头呆脑。畏之身体多棒，多爽快，嘴甜着哪，张口一个妈，闭口一个娘。这辈子我只生这么两个姑娘，还没有一个男孩子叫我妈妈喊我娘哩，真喜欢人。”

“我的那些儿子，不都叫你妈吗？”

“那可不一样。我就喜欢畏之喊妈叫娘的声音，爽爽快快，甜甜蜜蜜，真喜人。”

“商隐叫得不好听？真是的！”

“商隐叫的就是不中听，干干巴巴，半天才吐出一个字：

“妈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把女儿嫁给他？”

“不同意行吗？看那死丫头，没有父母之命，就跟他眉来眼去，写情诗，传情书。在洛阳，我们都不在家，不知道这死丫头疯成什么样子！到泾源之后，又寻死觅活的，我不同意能行吗？气死我啦！”

李氏是王茂元的最小的一个妾，生了两个女儿，排行第六第七，小名称呼“小六子”和“七丫头”。对于七丫头不听她的话，背地私下跟商隐要好，并坚决要嫁给商隐，李氏心里一直耿耿不满意。

李商隐是个极为敏感之人，来到泾源不久，就看出来了。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心里一直不宁静。好在老岳父对自己极好，事事照顾，有时都让畏之嫉妒。

“不要生气。我要把他留在身边。他的章奏写得极好，曾得到彭阳公的真传。我一个粗人，正需要这么个人帮帮我。”

李商隐与七小姐进入洞房。七小姐坐在床边，心里咚咚跳个不停，等待夫君揭去盖头。李商隐却抓住爱妻的手，激动地道：“我像在做梦，像牛郎终于踏着鹊桥过了银河。”

“夫君，七夕天上有星光吗？洞房里有烛光吗？”

“有。七夕，满天灿烂星光，洞房里当然有红烛高照……”

“不对吧！为什么贱妾看不见？”

李商隐这才发现盖头没揭，哈哈笑着，把爱妻拥到怀里。

有讲不完的情话，有说不尽的柔情蜜意。

第二天，突然从京都传来牛党中人杨嗣复被提升为宰辅。

似有牛党卷土重来之势。

王茂元深知自己是李党中人，曾得到李德裕赏识重用。现在如果牛党一旦上台得势，自己受到威胁事小，最堪忧虑的是商隐今年的释褐试。吏部中有周墀和李回二位学士，都是李党中人，与自己交谊颇深，但到了中书省，一旦落入杨嗣复、李珣手中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
他沉吟半晌，把商隐叫到面前，亲切地道：“商隐贤婿，新婚中，又当过年，本不该让你办公事。但是，杨嗣复升任宰辅，不可不草拟书状，以表祝贺之意，所以想请你代劳挥笔为之，如何？”

过去在令狐府，李商隐听说过这人的名字，仿佛曾与他见过一面。这人颇有才学，与恩师友善。现在得升宰辅，理当祝贺，所以欣然答应。回到自己书房，很快便写成《为濮阳公上杨相公状》，又检看两遍，奉呈岳父大人。

王茂元接过状书，非常高兴，没想到小女婿挥笔立成，才学如此宏富，前程定然无可限量。读完状书，不禁赞道：“贤婿，写得好！有如此才学而不被重用，实乃朝廷的损失。老夫他日上朝，一定鼎力相荐。推荐人才，朝廷尚有成例，要回避亲故。不过我还有些世交，请他们援引，我看不成问题。”

李商隐是希望岳父荐引的，但见他如此世故，讲出自己难处，心里一阵黯然。举荐贤才，不避亲故，历朝均有先例，岳父却说要回避？那么，举荐畏之年兄时，为什么没有回避？二

过了正月十五日，李商隐怀着恋恋之情，离开新婚妻子，赶赴京城参加吏部释褐试。临别时，王茂元草书两封信：给职方郎中兼判西铨的周墀一封，给吏部员外郎充任宏词试官的李回一封，并命李商隐亲自送去。

李商隐本想拒绝，既然要避亲，又何必写信呢？但见岳父一脸严肃、郑重神情，只好听之任之了。

妻子把他送出城，叮嘱道：“中与不中，都要尽快派人告知消息。切切记牢！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挥手之间，见妻子用手捂着嘴，一双杏仁眼滴下两行泪珠儿，

心中酸酸的，一勒缰绳把马圈回，站在马蹬上，道：“但能中选，立刻回来接你进京，勿急！”

讲完，两腿一夹马肚子，鞭马向前冲去，登上了征途。

残冬时节，泾水波平浪静，缓缓向东南流去，两岸一片嫩绿，景色异常宜人。

过了邠州，离开泾水向南，便进入山区。

李商隐走在崎岖山路，心绪依然未能平静，对于前程，原本尚抱十足信心，但衣袋里装上岳父大人的两封信之后，却又担心起来。

应进士试，需要干谒温卷，已成为流俗，成为必然；没想到应吏部的释褐试，更需要托人情走后门，这仕途何等艰险！难道自己还要奔走十年吗？仕途和这山路是一样的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呀！

到了京城，在哪落脚呢？

按理说，韩瞻居所最为合适，他是年兄又是连襟，还是好朋友。但是，过去自己到京都是吃住在令狐恩师家，如果此次到京不住恩师家，会不会让别人认为，恩师仙逝，自己便远离他家，另寻门户？其中八郎肯定会这样想，肯定会因此而不悦的。况且恩师临终时还叮嘱：“我视他如子，已经十年了。你们要亲如手足，相互帮助。勿负我意。”

李商隐终于决定去恩师家。进得院门，湘叔从里面迎出来，向左右看看，把他引进客房。每次来京都住恩师家客房的正室，好像这正室成了他专用的私房了。可是今日，湘叔却把他引进西厢房北屋。他垫起脚向正室看看，里面并没有人居住，好奇地刚想问，湘叔用手止住，摇摇头。

李商隐不明其意，进了西厢房北屋，迫不及待地问道：

“湘叔，那正室有人住啦？”

湘叔又摇摇头，叹口气道：“八郎不让你再来……唉！你娶王家七小姐的消息传到京城后，八郎气得一连骂了你好几天！说你再来，就把你赶出去。所以我想你住在这儿，八郎不知道，就不会过问的。一旦知道了，我也好应付他。放心吧，就在这儿住。八郎正在晋昌坊买地，想另外再建一座宅院，整天忙着哩。”

李商隐颇感奇怪，自己与王家小姐成婚，八郎何气之有？

更不该谩骂自己，于是道：“结婚之事，是在泾源临时决定的，没能告知恩师家人，也没跟兄弟们和您商量，是我之过错，明日我向兄弟们请罪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在此！不在于此！”原来商隐还蒙在鼓中，不知所以！

湘叔急急地解释道：“你不知道朝中大臣私结朋党吗？”

“知道一点。不过，李党的李德裕和牛党的牛僧孺已经不在朝廷，何谈朋党？”

“这你就不明白啦。他俩虽然远离京城，不在朝中，但各党中人仍然在京，相互争斗并没结束。令狐公平时多与牛党中人来往，跟李宗闵等人关系尤密切。令狐公就是牛党中人。王茂元是令尊岳父，他结识的均是李党中人。李德裕非常赏识他的勇略，几经荐拔，官步青云。你原是令狐公的门生，现在是王茂元的女婿；你原来是牛党，现在跳到李党中，八郎能不骂你吗？”

李商隐这才恍然大悟：朋党斗争，最恨背叛行为。自己无意之中，竟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，如何是好？他陷入沉思中。

“去年你去泾源府，我曾提醒你要慎重考虑。当时以为你知道朝中党争情形，会从党局出发，考虑婚事和入幕问题，所以没有明白告诫你。如今木已成舟，只有好言向八郎解释、告罪了。”

“湘叔，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岳父他是李党中人，也没考虑朝中朋党关系，只以为他曾结交郑注，郑注已被杀，岳父又献出家财，事情已经过去，哪里考虑他和恩师是对立的两党中人呢！”

“商隐，其中情形我知道，我也理解。当初如果不理解你和王家小姐已经真诚相爱，我会阻止你去泾源的。现在，你最好跟八郎好好讲讲。对！七郎正在家中休养，先去跟七郎说说，然后再找八郎。”

李商隐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，心里乱极了，向他最要好的朋友七郎说说，可能会好一些。三

听到李商隐去泾源跟王茂元家小姐结婚，事先没说一声，哪管透个信也好嘛！所以七郎很难过，年也没过好，风痹症有些加重，一直在家里休养。

李商隐跨进房门，七郎正仰躺床上，紧走几步，来到床边，抓住七郎的手，道：“七哥，是小弟处事太急躁。结婚之事，本该跟兄弟们商量，都怪我不好。”

七郎翻身坐起，满眼的恼怒和气愤，当听到商隐的自责，渐渐阴云散了，反而觉得自己太不关心弟弟的终身大事，竟自疚道：“哪能怪你自己，贤弟，是愚兄之错。去年我曾问过你跟女道姑、歌妓和一位小姐的交往。当时，你满脸通红，

我也就没有深问，是愚兄关心不够。我听说王家七小姐很漂亮，知书达理，对不对？”

李商隐见七郎这么快就原谅了自己，一块石头放了下来。七小姐当然很漂亮，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，笑了笑，道：“七哥，婚前，我真的不知道岳父是李党中人。如果知道，我绝对不会娶他家小姐，就是神仙下凡，也绝对不会的！七哥，请相信小弟。”

七郎见商隐起誓发愿的诚恳样子，觉得责怪他也没有什么道理。况且，自己跟商隐顶多是兄弟、朋友，没有干涉他选择婚姻的权力，于是安慰道：“商隐贤弟，此事已成过去，不要再说吧。只要你觉得娶王家小姐好，别人怎么看，怎么议论，都不必管，不要往心里去。愚兄相信你的选择，也祝贺你幸福。什么时候弟妹来京，一定给愚兄介绍认识认识。”

李商隐觉得七郎这么轻易地理解了自己，很不放心，又有块乌云渐渐移来，笼罩了心头。

七郎见商隐心情仍然不畅快，又安慰道：

“不要管朝中朋党斗争！我最恨结党营私，这是对圣上不忠的表现！家父生前也常为此事苦恼，几次想脱离朋党，但是，有些人是故交世交，不好断然脱离关系。家父往往采取不歧视李党中人，用人和引荐人时，以才以贤不以朋党为取舍，所以在太和九年，朝廷大贬李宗闵、萧浣、杨虞卿、李翰时，家父不仅未被贬放，反而以吏部尚书除左仆射，进封彭阳郡开国公。不参与党争，不卷入党争中，做一个正直耿介的人，一切以国家朝政为重，不以一己之私为重，一身正气，光明磊落！商隐，我们应当做这样的人！”

“七兄，说得极是！小弟正是不想也不愿卷入党争之中。小弟最敬佩的人，除了恩师之外，就是表叔安平公。他超然物外，不理睬朋党，不站在任何人一边。在兖海幕府时，他常常讲这些事，以此告诫当时的幕僚们。

“七兄，说句心里话，小弟是相中王家小姐的贤惠、知情达理。早在洛阳时，他家住在崇让里，与我家堂兄让山是邻居，我就认识她，并爱上她，常常给她写诗。她也写和诗给我。我们相爱已经三四年了。我们结婚，绝对不意味着就加盟李党。我要以恩师为榜样，光明磊落，一身正气！”

这时，八郎气哼哼地步进来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指着李商隐，骂道：“光明磊

落？家父尸骨未寒，你就背恩向敌，见利偷合！不是？为什么不告而别，偷偷去泾源结婚？这是光明磊落吗？不是见利忘恩、见利偷合，又是什么？你真是家父的好门生！家父临终遗言你全忘了！你是个背恩小人，诡薄无行！我不听你的诡辩！不听！不听！”

李商隐想追出去向他解释，七郎拽住他，摇着头，道：“你还不了解他吗？你越解释，他越没完没了。不用理他，你先住下，和以往一样住下。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吃的；有我住的，就有你住的。晚上，我和九郎给你接风，祝贺你新婚之喜。”

“这……还是不要吧。”

“不，不用你操心，吩咐湘叔一会儿就能办好。你发现没有，湘叔这阵子衰老得厉害，七十多岁的人。还叫他跑前跑后，不行了。八郎想叫他回老家，我的意思就让他住在这里，我们给他送终！老家他也没什么人啦，回去还得修理老房子，还得自己料理生活，至于后事也没有人管，不如就住在京城。

大家住在一起热热闹闹，养老多好。”

“七哥的主意很好。湘叔愿意吗？”

“我还没跟他讲哩。得先跟八郎说，他同意才行。”

八郎是令狐家的当家人，别人是无权处理这样的事情的。

李商隐为湘叔的去留，担起心来。四

唐代及第进士参加吏部的释褐试，考取的标准有四条：一为“身”，即取其“体貌丰伟”者。二为“言”，取其“言词辨正”者。三为“书”，取其“楷法遒美”者。四为“判”，取其“文理优长”者。在吏部被取中者，还须送到中书省再审核，然后授官。

开成三年（公元 838 年），李商隐参加吏部释褐试。主考官果然是周墀和李回。考前，李商隐把岳父的两封信，亲自送到他们的府上。虽然李商隐没能看见他们的尊容，得到他们亲切接见，但是，在考试中，他们确实高抬了贵手，给王茂元留了情面，吏部终于选录了李商隐。

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，吏部把选中的人上报中书省时，却被中书省长官驳回，在李商隐的名字前批曰：“此人不堪任用！”并把他的名字抹去。

在通常情况下，吏部录取，铨叙拟官，是不会有问题的，中书省一般不阻

挠留难。谁料想在李商隐身上却出现了特殊。消息传来，李商隐正在韩畏之府中饮酒消愁。因为没有外人，六姐也从内室出来作陪。席间都为妹夫抱不平。

六姐一向文静内向，此刻也愤愤然道：“中书省谁这么坏？跟商隐有私仇吗？”

畏之欲说又停，看看商隐正把杯酒喝尽，摇摇头，劝道：

“义山年弟，不要灰心，今年不成还有明年。现在中书省掌权是牛党的杨嗣复，肯定是他干的！”

李商隐不知自己怎么得罪了这位大人。按说这位大人跟恩师令狐公是世交，过去常到令狐府上宴饮，应当知道自己是令狐公的门生。再说了，他升为宰辅时，自己还代濮阳公给他写过贺状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

“去年父亲推荐你时，他不也是宰相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当时是户部侍郎。郑公覃是宰相。如果他是宰相，我也完了。”

李商隐听了畏之的话，终于明白杨嗣复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名字抹去。原来他把自己算在李党中人！他痛苦地又连喝五杯。身体虚弱，哪能抵得了酒的力量。他已酩酊大醉。第二天醒来，头脑发胀，眼睛睁不开，喝了几口水，又睡了过去。

第三天，泾源派人送来两封信。

一封是岳父大人的信。他以节度使的名义，催李商隐赶快回幕府，有许多公事要他来办。有点刻不容缓的意味。

一封是王家七小姐的信。她得知中书省把商隐的名字抹去非常气愤，斥责朝廷选人惟亲惟党，而不是惟贤，还引用李白的诗句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来安慰商隐，希望他尽快回泾源团聚。

韩畏之见李商隐阅过信后陷入沉思中，劝道：“年弟，莫如七妹所言，回到泾源，一为公务二为私情，二者兼顾，何乐而不为也？洛阳母亲处，我派人送些银两，并代为探望，如何？”

唉！过去是恩师周济，养家糊口，现在是岳父和畏之周济，养家糊口，什么时候自己能获俸禄，养家糊口呢？李商隐眼含泪水，垂下了头。

“年弟，我听送信人说，七妹听到你未过关试的消息，整整哭了一夜，非要跟送信人一起来京。七妹是个刚烈女子，又善解人意。她是想到京来分担你的痛苦和忧愁。”

“七妹在我们姊妹中，性格最倔犟，心眼又好。你若是月底不回去，她就会自己跑来的，谁也阻止不了。”

李商隐这回动心了。邠州以南一带的山路经常有强人出没，很不安全！一个年轻女子，怎么可以只身走这条路呢？他站起来，问道：

“送信的走没走？让他先回去说一声，我马上就回涇源。”

“送信人骑的是驿马，信送到，马上就往回转，是不在京城停留的。”

李商隐回到令狐府，脑袋仍然昏昏沉沉，眼前不断浮现爱妻的面影：娇艳漂亮，一对含情脉脉的眼睛凝视着自己，不时流露着焦灼和期盼。她喜欢穿件绣着美丽芙蓉花的裙子，裙衩开得很小，微露那冰肌玉骨的腿。头上银钗，雕饰着茸茸的小花，还插根翡翠羽毛……

他想着爱妻，看着那信，那情透纸背的信，那暖人心田的体贴，那火一样的切切嘱咐……

他忽生灵感，忙提笔，写道：

照梁初有情，出水旧知名。

裙衩芙蓉小，钗茸翡翠轻。

锦长书郑重，眉细恨分明。

莫近弹棋局，中心最不平。

写毕，他又高声吟咏起来，头不昏沉脑也不疼了，沉浸在初婚的甜蜜中。

湘叔推门进来，看见商隐已经坐起，问道：“彭阳公的墓志铭，你写好啦？碑石已选好，石匠也雇来了，就等你的铭文了。”

李商隐不愿让湘叔看见刚刚写的诗，把诗反扣在几案上，从一个袋子里抽出一张纸，对湘叔道：

“早就写好，只是有几处又润色了一回。”

湘叔拿过铭文，看看商隐，欲说又停。

李商隐从袋子里又抽出一纸，上面是一首诗，默默递给湘叔。诗云：

延陵留表墓，岷首送沈碑。

敢伐不加点，犹当无愧辞。

百生终莫报，九死谅难追。

待得生金后，川原亦几移。

见湘叔读完，李商隐木然而道：“他们说我诡薄无行，背恩逐利。我是‘百生终莫报，九死谅难追’。彭阳公的恩情，我是九死百生，也难以报答！说我背恩忘恩，都是胡说八道！”

“商隐，不要难过，身正不怕影斜嘛。”

“湘叔，这首诗是我撰写彭阳公铭文后，有感而作。岳父召我入幕，在京我没有什么事了，所以决定还是去泾源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对恩师的感激是永远也不会变的。把这首诗送给八郎，让他看看。”

湘叔叹了口气，摇着头道：“这世道！为什么大家都挤在一条道上呢？除了应试科第入仕之外，难道就没有别的路了吗？都挤在仕途上，自然要有冲突，要有矛盾，要互相使坏，互相倾轧！唉！”

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白、太清楚，他知道商隐的名字是被哪个中书省大人给抹去的，也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，更知道是谁挑拨的。唉！说出来，商隐知道了，又有什么用处？让他跟八郎疏远？断交？不，不能这样做！应该使八郎消除偏见，于是道：“去吧。不管怎么说，入幕后还能拿回点俸禄，也好养家糊口。从今年开始，令狐家不能给你母亲送银两，以后全靠你自己啦。”

这是意料中的事，李商隐没感到有什么不对，养家养老母亲，原本应当靠自己赚钱，不该依靠别人嘛。回道：“这些年来……就凭这一点，我就不会忘记恩师的恩情！”五

回到泾源，受到岳父以及妻子的热情欢迎，一颗苦涩的心，稍稍得到安慰。

当晚王茂元设家宴为李商隐接风洗尘。

所谓家宴，是不请外客，连幕僚们也不请，而内室家眷都可上桌，都有一席之地。这种家宴，除了年节之外是很少举行的。

家宴设在正堂大厅。这本是宴请边庭大将军和幕僚们的地方，或者商议边疆军国大事之所。大厅非常宽敞，足可容下百多人。

节度使老爷是一家之主，自然先入席。待到王茂元坐定，由妻子率领，妾在后面紧随，鱼贯而入，分别坐在老爷左右两旁。

茂元妻子苏氏，人老珠黄，五十多岁，穿件大红锦团绣凤长袍。她身矮体胖腰圆，长袍套在身上，更显得花团锦簇、雍容富贵。迈着方步，缓缓向前，就像一堆锦缎被人使劲儿推着，向老爷跟前滑动，直到坐在老爷左边，才吐口长气，

庆幸这堆锦缎未有散包。

跟在妻后，共有九个妾。其实真正算妾的只有三个，她们都为王家生儿育女，立过功劳，故而排列在前，得到仅次于妻的优厚待遇。

六姐七妹的生身之母李氏，是第三房妾，生得年轻漂亮，颇有姿色，很得老爷宠幸。穿的虽然也是大红锦团绣凤长袍，却格外合身，实际是剪裁过小，缝制过窄，穿在身上紧紧箍箍，把个上圆下圆全都凸现出来。

那妻斜刺里翻了个白眼，把鲜红的嘴一撇，鼻子里便发出一响：

“哼！小妖精，德行！”

李氏不知真的没听见，还是假装耳聋，依然向各方投过来的目光甜甜地笑着，一脸自得洋洋。

其他六位是侍妾。她们出身都低微，不敢跟妻和前三位妾争风吃醋，有气只能往肚里咽。她们中间有两位是妻和李氏带来的贴身丫头，因为长得不错，又机灵勤快，侍候老爷周到，后来被收为妾。另外四位，有的是歌舞极好的艺妓，有的是弹奏极妙的乐妓，有的是歌喉极佳的歌妓，还有一位是色貌倾城的娼妓。侍妾的地位在王家虽然赶不上妻与三位妾，但是究竟沾着主人的边，故而也可以享受锦衣玉食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。

她们带着嬉笑喧闹的欢快声走进大厅，大厅里立即一片洋洋喜气，香味四溢。家宴便由此开始。

王茂元家有“五男七女”。

五男中，只有两个最小的儿子尚未婚娶，跟在身边。他们俩和女婿李商隐坐在东席。因为年幼少知，在座席上总不安生，不是弄出点响声，就是把杯盘碰到地上摔碎，那些仆役便手忙脚乱地收拾打扫起来，而他们俩便嘻嘻哈哈，觉得很好玩。

七女中，只有七妹在家，其他女儿都已出嫁，没有谁愿意跟老父亲来到这荒僻边胡之地。七妹坐在西席，陪在她身边有大哥二哥的两个女儿，都已十七八岁，待嫁闺中。因为自幼长在爷爷奶奶身边，不愿意跟随父母南迁北调，所以跟七妹坐在一起，好像同胞姊妹。

她俩时不时地跟小姑姑耍闹，于是便有一串串铜铃般清脆笑声，从西席间传出，引得众人不断投来惊诧的目光。

李商隐正好坐在七妹对面。他凝视着七妹，欣赏着她那如花般娇艳的容貌，心中涌出无限怜爱。但是，京城中的不愉快，还不时浮现在眼前，自己被夹在朋党斗争中间，受着牛党的“嗤谪”“排竿”，仕途的艰难与风险如此之大，自己如何承受得了！

他长长地叹口气，无可奈何地端起酒杯，灌进嘴里，一股又苦又辣的酒气，从鼻孔里冲出，四周围的人和物，开始跳动起来。

七妹在商隐对面，也一直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。她知道夫君心中有事，忘不掉被“抹去”名字的耻辱与悲哀。这些朝廷大官结党营私，扼杀人才，折磨人才，残害人才！皇上为什么不管管他们呢？任他们为所欲为，皇上将被小人包围，朝政怎么能清明呢？

她担心夫君伤心愁怨成病，几次跟他长谈劝解，几次为他散忧解愁，全都无效！父亲那没完没了的幕府中事又缠着他，使他不得脱身，不能很好休息。

忽然，看见商隐一声长叹，使她的心一紧缩，望着夫君的无奈与愁苦，直想立刻扑过去，用自己的温柔融化他那颗疲惫的心，使他重新振作起来。

“商隐哪，在京看见你二哥了？他回东都洛阳没有？”

二哥是王十三，是王茂元妻苏氏生的儿子，所以她格外关心，笑咪咪地想听听儿子的消息。

李商隐在京都年兄畏之家见过二哥，他去东都赴任，自己还参加为他饯行的宴会，写过一首《送王十三校书分司》诗。诗中把自己比为何逊，他八岁能赋诗，弱冠举秀才。而把二哥比为范云，他善属文，下笔立成，曾与何逊在南乡会面，对何逊的对策，大加称赏，于是结为忘年之交。

听到苏氏问话，李商隐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答道：

“二哥在京很好，前几天在年兄畏之家，我们还为他饯行过。小婿还为他吟过一首送别诗。”

李氏不喜欢这个二儿子，油嘴滑舌，不愿意商隐多谈他的行踪，听说女婿吟了首送别诗，想在众人面前让小女婿显露显露才华，问道：

“还记得那首送别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给我们大家吟咏一下，好吗？”

“如果岳父母喜欢……”

商隐为送别自己儿子写的诗，苏氏当然喜欢了，连催商隐快点吟。

一首七言绝句，商隐不会忘的。他清清嗓子，吟道：

多少分曹掌秘文，洛阳花雪梦随君。

定知何逊缘联句，每到城东忆范云。

“商隐贤婿，你给大娘解解这首诗是什么意思。”

李商隐不知道这位岳母大人不懂诗，看了一眼七妹；七妹向他点点头，意思是让他讲，因为大妈提出的要求，是不能拒绝的。

“二哥到东都洛阳是掌管文秘，管理图书典籍，所以首句点出他去洛阳，我在送别。第二句，说我自己因为思念二哥，常常会梦中随二哥在洛阳赏花赏雪。第三四两句，用了一个典故：南朝范云曾迁广州刺史，尝与何逊赋诗联句；范云诗中有‘洛阳城东西，却作经年别；昔去雪如花，今来花似雪’的句子。我就用这段史实把二哥比为范云，把我比为何逊，意思是说，我过去跟二哥交往密切，友情深厚，常在一起吟诗联句。如今二哥离开长安，到洛阳任职，所以我经常思念回忆二哥。”

李氏听了颇为不悦。

王茂元妻苏氏非常高兴，尤其儿子还会吟诗联句，更兴奋得不行，甜甜地对商隐笑道：

“贤婿，再给大娘吟几首诗，就吟咏你和你二哥的事。贤婿的诗真好，大娘愿意听。管家！拿二十两银子，是大娘赏给贤婿的。”

李氏越发生气了，赏二十两银子？是打发乞丐吗？于是恼怒道：

“商隐，坐下喝酒，要人家银子干什么！”

“呵！老娘的银子有假，不好用吗？你这婆娘休管！贤婿张口就能吟诗，是个大才子，不要听她的！”

“是我的亲女婿，不听亲丈母娘的话，还能听你的呀？”

王茂元很赏识商隐的才华，能诗能文，尤其那四六对仗的奏章，写得人人称赞。自己养五个儿子，没有一个赶得上他的。儿子王十三，别人都叫他王秀才，也会诗会文，但比起商隐差得远啦。七个女婿中，畏之还不错，才华横溢，豪吟豪饮，非同凡响，但是，比起商隐，又略逊一筹。

今晚，听了商隐送儿子赴东都任而吟的诗，觉得很好，何逊范云之比，很恰当。儿子年纪比商隐大近二十岁，何逊与范云年纪也相差很大，都很有才华。典故用得巧妙。他没在乎妻妾吵嘴，大声道：

“商隐，你大娘今晚高兴，喜欢你的诗。你就多吟几首，让她们这些娘们开开眼界，看看绝世凌云之才是什么样儿。别总以为自己亲生亲养的儿子是个宝，比别人的就是好，就是可亲可爱。吟吧！”

七妹见父亲这样夸赞自己的丈夫，心里美滋滋的，秀目生辉，用眼睛鼓励着夫君。

李商隐并不喜欢这样的夸赞，对岳父粗俗的言辞有些反感，在心里头，用恩师跟岳父做着比较。恩师从来不说粗话，即使暴怒也不骂粗话；恩师没有那么多妾，从不把妻妾召到正堂大厅里搞家宴。自己在恩师家居住好多年，很少见过恩师的妻妾。恩师慈祥又威严，和蔼又冷峻，博学又谦逊。而岳父却缺少这些。

“贤婿……”

“我说大姐，你别催好不好？作诗还能像说话那么容易呀？让商隐好好想想。”

“我知道，不用你提醒。十三儿在家时，每次赋诗都要想半天。那叫做构思，懂吗？”

“好啦！一群臭婆娘，没教养！瞎叫唤什么？懂个屁？”

王茂元要发火，大家都不敢再吱声。大厅里一片寂静。不知谁的酒杯被碰倒，那酒滴在地上，发出“叭哒叭哒”的声响。

李商隐仍然站在原地，清了清嗓子，扫了一眼妻子；妻子正注视着自己，秀目熠熠生辉，于是从容不迫地吟道：

不妨何范尽诗家，未解当年重物华。

远把龙山千里雪，将来拟并洛阳花。

“‘重物华’是借喻重人才。头两句是说，我和二哥尽管都会吟诗作赋，但是，不知道二哥当年为什么那样爱重我的才华。后两句是说，二哥是‘龙山千里雪’，我是‘洛阳花’。‘千里雪’虽然很遥远，但是一定能和‘洛阳花’媲美。”

李商隐没等苏氏追问诗的意思，便主动讲解起来。

苏氏非常高兴，因为诗中称赞自己的儿子也是个“诗家”，又对管家道：

“快去，再取三十两银子，赏给贤婿。”

李氏撇了撇嘴，小气鬼，为你儿子吟诗才给这么点银子？

还不够玩一回投壶输的哩！不屑一顾。

七妹却很兴奋，自己的夫君出口即能吟诗，真像父亲说的，夫君有绝世凌云之才！

王茂元并不把女婿的诗放在心上。他是个武将，对吟诗作赋不感兴趣，也不甚懂，让女婿吟诗，主要是想让妻妾们高兴高兴。只要她们高高兴兴，不吵不闹，不打不骂，他就心满意足了。

原本还有两首诗。李商隐在心中已经写就，见岳父并不很赏识自己的诗，李氏岳母似乎反对自己在苏氏岳母面前吟诗，他只好作罢，闭口不语了。六

回到泾源，李商隐的心境一直平静不下来，除了应付幕府记室里的差事之外，回到七妹房中，闷闷不乐。

七妹看在眼里，疼在心上。

恰逢开成三年（公元 838 年）三月三日上巳节，小小的泾源城里，男男女女与京城一样，都来到河边踏青，祭祀神灵。

泾水从平凉府流来，澄澈平静，在城南与混浊湍急的汭水合流，则变成一头疯狂的牛，向东方狂奔而去。

城里人都愿意到泾水河边嬉戏游玩，有的人还脱下鞋到清澈的水中撩起水来，一点不惧怕水凉。河里河岸一片欢呼、谈笑和歌唱声。

节度使家自然全部出动，到大自然中尽兴玩乐。他们都在京城住过。京城官僚和百姓，在上巳节，是到曲江游玩。只是到曲江的游人特别多，无法尽情玩乐，而泾河边空旷宽广，有的地方生满杂草，有的地方是一片荒滩，还有的地方是尚未播种的田地。

青年男女喜欢在草丛中踏青斗草，在那里不时传来笑声、歌声和尖叫声。

七妹陪着李商隐在河滩上漫步。欢呼和歌唱使李商隐心烦，于是离开河滩，向杂草丛生的荒原走去。

大草甸子上，青年男女在斗草在追逐，大胆地唱着古老的情歌，撩拨着那原始的动物性的情爱。七妹惊诧，羞于目睹。他俩又像两个打了败仗的逃兵，慌乱地无目的逃窜着。

原本令人高兴的上巳节，却使他们夫妇大为扫兴。

李商隐依然怀着京城那些不快，放眼荒野，任什么都使他徒增烦恼与痛苦。

七妹见丈夫情绪低落，自己也无心踏青游春。

他们一起往回走。

安定城楼！

出城时，从它旁边经过，并未觉得它的高耸和威严。从荒原上远远地望去，它耸立在蜿蜒起伏的城墙上，却顿生雄伟和威严，像一尊守卫大门的石狮，巍然屹立，有种强大的威慑力量。

“登上城楼，极目眺望，景致一定很美。”

“想登楼吗？去好啦。”

李商隐感激地点点头。

走近城楼，才看清城楼年久风化，已经残破。楼高三层十丈，飞檐高栋，秦砖汉瓦，丛瓴错节。木质楼梯，踏上去“吱吱嘎嘎”一阵怪响，让人心颤。然而登上顶层远眺，远处的绿杨垂柳，流水沙洲，纷纷呈现眼前，辽阔原野一望无垠。

“真美呀！夫君，你看河边，那么多人。”

李商隐没理会夫人的感叹，面对荒原的雄浑苍茫，内心激动不已。雄心壮志百无一酬的愤慨，渐渐侵袭心头，面对周围丑恶的黑暗环境的憎恨情绪，强烈地升腾起来，恨恨地道：

“西汉贾谊，夫人，你知道他吗？他当年上《治安策》，指陈时事，文章开头写道：‘臣窃惟事势，可为痛哭者一！’极为痛切，可是汉文帝不予采纳，反而把他贬放楚地！

“东汉末年的王粲，为了避乱，远游到荆州，依靠刘表，而刘表是个无能之人！我今天不也像贾生，被流放到这荒原上吗？不也像王粲寄人篱下吗？”

“夫君，你住在我娘家，怎么算是寄人篱下呢？况且你入幕做幕僚，也不是寄人篱下呀！”

“不，大丈夫应当有自己的抱负，有自己的事业，有自己的家园，岂能长久地依附于岳父大人？我忍受不了！”

七妹还要劝解夫君，想排解他的愁怨。

李商隐挥挥手，放声吟咏道：

迢递高城百尺楼，绿杨枝外尽汀洲。

贾生年少虚垂涕，王粲春来更远游。

永忆江湖归白发，欲回天地入扁舟。

不知腐鼠成滋味，猜意鹓雏竟未休。

吟罢，意犹未尽，李商隐又重复吟咏一遍，道：

“‘欲回天地’是我的抱负，是我的宏愿。头飘白发，身‘入扁舟’归隐江湖，是我实现抱负之后的归宿！就像春秋时代的范蠡，辅佐越王勾践，‘既雪会稽之耻’，‘乃乘扁舟，浮于江湖’。像李白说的，‘终与安社稷，功成去五湖’。”

“夫君‘功成身退’，淡泊名利的志向，妾身明白，亦非常敬佩。但不知诗的最后两句是何意？鹓雏，是传说中的一种鸟，与凤凰相像，这我知道。”

李商隐仍然沉浸在雄浑豪放的诗的意境中，七妹又咏了一遍诗的最后两句，他才解释道：

“尾联两句，是借用庄子寓言，表达我对功名利禄弃之如敝屣，正告那些背地里妄加猜测诽谤的人，我是光明磊落的。”

战国时代，惠施出任梁国宰相，庄周去看望他。有人造谣说，庄周此来是要夺相位的。惠施非常恐慌，在都城大加搜索，想把他抓住。庄周得知这种情形后，非常坦然地去见惠施，并讲了个寓言故事，挖苦他：

“南方有一种叫鹓雏的鸟，从南方飞往北海，一路上，非梧桐树不落下歇息，非竹子的果实不食，非有甘泉不饮。有只猫头鹰刚刚拣得一只死老鼠，看见鹓雏飞过，怀疑它要来抢食死老鼠，就仰头向它发出‘吓！吓！’的怒叫声。现在你惠施也想用梁国这只死老鼠，来‘吓’我吗？”

在这则寓言中，庄子正告惠施，你的相位，我不屑一顾，你不要杞人忧天，自相惊扰。”

“这个故事可真有意思。惠施之流把死老鼠当成了美味，像那只猫头鹰；而秉性高洁的鹓雏竟然被猜疑个无止无休！夫君，你是不是想讥讽那些朋党势力，为了功名利禄，把持朝政，竭力排斥、打击异己？”

李商隐会心地笑了。真是贤妻知己，我心里所想，她都知道。

七妹见夫君笑了，排遣了郁闷情怀，想转个话题，说点愉快的事，但又怕话题转得太突然，再勾起他的苦恼，于是小心地笑道：

“夫君，你写诗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典故？白公乐天的诗，明白如话，尤其他写的新乐府诗，不管童叟还是妇妯，都看得懂，百姓都愿意阅读。”

“怎么给你解释呢？关于用典的事，过去有人对我说过，劝我作诗少用典故。这样说吧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性格习惯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喜好和口味，如果不用典故，我就觉得这首诗没写好。每当我吟诗作赋时，那些典故就在脑子里活动起来，争先恐后往你笔下钻，使你无法拒绝，不能不把它们写进去，真没有办法！”

七妹见丈夫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，觉得好笑又有趣儿，自己写诗作赋就没有他那种感觉，这大概就是自己的诗不如夫君诗的缘故吧！七

有一天，一位名叫刘映的老儒生从边地萧关，经平凉、泾源赴京述职。他一脸风尘，满目苍老，来看望王茂元。其实他曾是王茂元的经师。

唐代科举考试科目，除进士之外，还有明经、明法等科目。其中明经科，顾名思义，是专门考“经”。

唐代以《礼记》、《春秋左氏传》为大经；以《诗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为中经；以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为小经。有的考生通两经，则指通大经、小经各一书，或者中经里的两部书。有的考生通三经，则指通大经、中经、小经各一书。有的考生通五经，则指大经两部书皆通，其余中经、小经还要通三部书。

这刘映老儒生就曾通五经，学识极其渊博，人们都誉称为刘五经。

王茂元自己对经学不甚了了，但对精通者极为尊敬。老经师的到来，他极为热情招待。宴饮席上，自然有众幕僚参加，李商隐当然要陪坐左右。

大家都极其仰慕老经师的学识，对满腹经纶的老经师沦落边庭经年，又极为怜惜，不时发出叹息。

刘五经看出众人的怜悯，不以为意地哈哈大笑道：

“诸位不知老夫之乐，乃在众乐之乐。家国安宁，朝政清明，即使让老夫终老边庭亦在所不辞！”

笑声朗朗，话语掷地有声，很使李商隐敬佩，想说几句称赏话，又顾虑老儒生年已七十开外，而自己仅二十七岁，且地位低微，哪有自己说话之理。

王茂元喝了几杯酒后，无所顾忌，听了老经师之言，哈哈大笑，驳斥道：

“不对！老师乃一代经师，才高天地，却沉沦荒漠边地，埋没贤才，实乃朝

政之不清，宰辅之不明，不能为圣上荐举人才所致！可惜！可叹！”

刘五经摇摇头，微微笑道：“老府主，休要责怪朝廷宰辅。要怪罪的是老夫出身孤寒，在朝廷没有根底，又未能结朋入党，岂有不被遗弃之理。但是，老夫并不后悔，并不遗憾，相反此次进京如能面圣，老夫定然要禀奏朋党之害，鼎力清君侧，一改朝政黑暗面目。如能是，老夫死而无憾！死而瞑目！”

听得老经师一番铿锵有声之话，李商隐热血沸腾，站将起来，走到刘五经面前深深一拱，道：

“经师一席话，说出商隐一片心。君侧不清，朋党不破，此乃衰败之象，如此下去，李氏江山社稷不会久长！重振朝纲，乃天下学子之愿，百姓之望。请老经师不要以为出身孤寒就会遭到遗弃。只是直言批评当道者，则会招来祸患的。”

老经师不以为然地挥挥手，继续喝酒。

宴会进行到唱和诗赋时，李商隐站起来，首先吟诗一首，题目为《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》，诗云：

建国宜师古，兴邦属上庠。

从来以儒戏，安得振朝纲。

老经师突然插断道：“义山小老弟吟得极对！建国兴邦何为先？首先必须尊师重道，尊儒重学。历代皇朝如果轻视读书人，怎么能够振朝纲呢？讲得好！”

众位幕僚看在府主王茂元的情面上，也随声附和着。

李商隐并未放在心上，继续吟咏，从孔子开始，列举各朝各代“从来以儒戏”的事实，抨击世道的衰败，人心的诡诈，最后回到前面提到的话题，劝告刘五经道：

勿谓孤寒弃，深忧讪直妨。

叔孙谗易得，盗跖暴难当。

李商隐吟罢，提起笔挥挥洒洒把诗抄录一遍，双手奉呈老经师。

刘五经站起，接过诗，手捋霜白胡须，微微笑道：

“老夫所以沉沦终老，堪忧者不是“孤寒”，而是“讪直”，说得对。尤其当今爱说谗言的人很多，朝政黑暗，恶势力十分嚣张。谢义山老弟忠言相告。”

老经师嘴上虽如此这般致谢，但心里仍旧不以为然，黑暗的朝政，嚣张的恶势力，不是更需要勇敢“讪直”的人去与之争斗吗？他双目炯炯地凝视着李商隐，

琢磨这个年轻人为什么“深忧讪直妨”，难道他仕途不顺利，遭遇谗言，受到打击？他的诗却写得不错，是位很有才华的青年。

宦海苦奔波

—

开成三年（公元 838 年）十一月，长安飘着鹅毛大雪。

李商隐骑着泾源幕府快马，风尘仆仆地进得京城，来到令狐恩师家。他是来参加恩师的周年忌日活动，另外还要备考明年吏部的释褐试。

湘叔在门口迎接他。湘叔白发苍苍，驼背弓腰，不断咳嗽。八郎嫌他老迈，已经不让他当管家，可是他在令狐府几近一辈子，又是令狐家的远亲，所以有些事还说了算，离不开他。

李商隐来到西院客房，放好东西，就想去见七郎八郎和九郎，尤其想见八郎。

湘叔用手止住，声音嘶哑地道：“八郎？还未回来。”

“这么忙吗？”

“七郎和九郎都在家守父丧。八郎每天晚上都醉醺醺地回来。他说为了这个家必须应酬！有时带回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通宵达旦地喝酒胡闹。还把锦瑟叫出来陪他们。有好几次，锦瑟哭着从宴席上跑出来……”

“锦瑟！他们欺侮她啦？”

“不知道。他们宴饮，我从不过去侍候。如果不受委屈，她怎么会无缘无故哭呢？”

李商隐记起锦瑟托自己转告温庭筠的事。自己已经转告温兄，他当时听了很气愤，难道他没来找过她？

“温兄庭筠来过府上吗？”

“好像来过，是跟八郎来喝酒的。他一来，酒宴就更热闹了。他随身带来好几个歌妓，这一宿就别想睡觉了，唱呀跳呀吹弹敲打，没完没了。真没办法，这是彭阳公仙逝守丧期间！八郎就这么干！”

李商隐不敢询问温兄与锦瑟见面与否，从袋子里抽出一张纸，递给湘叔，道：

“这是我写的《奠相国令狐公文》。是六月间写的。拿去给八郎看看，在恩师周

年忌日祭奠时用行不行？如果不行，我再写一篇，时间来得及。”

湘叔接过祭文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酸。令狐公收了这么个好门生，时时惦记着他！那些儿子们，哪一个惦记过他哟！七郎身体不好，自顾不暇；九郎在后花园练武，每天不辍，家事什么也不管。八郎是一家之主，理当想着父亲的忌日呀！可进入十一月上旬，还没提出准备令狐公的周年祭奠。

他叹了口气，答应着退出客房，拿着商隐写的祭文来到前轩，见八郎正在送客回身进轩，招呼道：

“子直，商隐从涇源来京，刚到。”

“嗯。有事吗？我没工夫见他，请他自便吧。”

“他是来参加你父亲周年祭奠的。”

“哎哟！已经一周年了？亏他还记着他的恩师！湘叔，咱们该准备准备了。今天是十一月初几？已经十五啦？到二十忌日只有五天，该置办的东西都买进了吗？”

“我都吩咐准备好啦。两个月前就准备了。这是商隐写的祭文，你看看吧。”

“行。不用看。”

令狐绀边说边展开祭文，还是读起来：

戊午岁，丁未朔，乙亥晦，弟子玉谿李商隐，叩头哭奠故相国，赠司空彭阳公。

呜呼！昔梦飞尘，从公车轮；今梦山阿，送公哀歌。

古有从死，今无奈何！

天平之年，大刀长戟，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。十年忽然，蜩宣甲化。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。公高如天，愚卑如地。脱螭如蛇，如气之易。愚调京下，公病梁山。绝崖飞梁，山行一千。草奏天子，镌辞墓门。临绝丁宁，托尔而存。公此去邪，禁不时归。凤栖原上，新旧袞衣。有泉者路，有夜者台。昔之去者，宜其在哉！

圣有夫子，廉有伯夷。浮魂沉魄，公其与之。故山峨峨，玉谿在中。送公而归，一世蒿蓬。

呜呼哀哉！

八郎读罢，被商隐沉痛哀悼所感动，呆呆地凝视着祭文，心想商隐对父亲确

有感情，时时不忘。而父亲对他也宠爱有加，“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”，确实如此！

“商隐现在在哪？叫他到这边来叙叙旧。”

湘叔见八郎要与商隐叙旧，心里很高兴，马上把他叫来。两人相见，一阵寒暄过后，八郎开口道：“家父周年祭奠，已经准备就绪。你能来参加，并写祭文，我非常高兴。文章虽短，但感情很深挚。能牢记家父对你的恩情就好。正像你说的，在郢州“天平之年，大刀长戟，将军樽旁，一人衣白。”当时你才十八岁，就受家父之聘，加入幕府，可以说是少年得志啊！‘人誉公怜，人谮公骂’，家父多么怜爱你保护你呀！”

忘了家父深恩厚爱，太没良心啦！

“八兄，小弟怎能忘记恩师大恩大德呢。这篇祭文，我写了好久，每每提笔，就像又回到恩师身边。望着恩师慈祥的面容，就禁不住潸然泪下。恩师大恩大德，我李商隐永生永世，粉身碎骨也不会忘记的。”

自从入泾源幕府，又娶了王家小姐，李商隐一直想找个机会，面对面地向八郎剖白一下胸怀，今天可得到这个机会了，讲到激动处，流着泪，希望八郎理解自己，原谅自己。

令狐绹是被祭文感动，才跟商隐面对面地坐在一起。听了这席肺腑之言，他似乎原谅了商隐，但却始终未提一句关于泾源王家之事，好像它是一个禁区。

李商隐见八郎只字不提王家之事，自己也不敢贸然提起，唯恐惹八郎生气。

“商隐，怎么又起了一个新号？祭文中的玉谿就是吧？”

八郎转了话题。李商隐感觉出八郎的心思：仍然对娶王家小姐耿耿于怀。他皱皱眉，心头蒙上阴影。

“太和九年，我去玉阳山学仙。站在山头，俯视山下，在玉阳山与王屋山之间的峡谷，有一条溪水像条白练，蜿蜒曲折，非常美。这条溪水叫玉谿。我就以它起了个号，叫做玉谿生。”

八郎笑笑，不再多话了。二

令狐家庙，是太和元经皇上诏准，在京都城南通济坊建立。这是按照唐制，大臣经过奏请圣上诏准，可以在京都建立家庙。令狐楚则埋葬在京兆府万年县凤栖原，距家庙不远的京郊，所以李商隐祭文中说，“凤栖原上，新旧袞衣”。

李商隐随着令狐绹等兄弟走在祭奠队伍的前面，先在家庙上香、叩头，然后

来到凤栖原令狐楚坟地。

坟地早已搭好两座大台。左边大台上，跪着和尚；右边大台上，跪着道士。左右两边和尚道士一齐念起经来，嘟嘟囔囔，忽高忽低，忽长忽短，忽抑忽扬，浑然别生意趣。

这是八郎安排的。李商隐吃了一惊，难道是要做道场？周年祭奠有这等场面，李商隐没见过，也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才合适。七郎和九郎大不以为然，把商隐拉到身边，一起跪在坟前，先上香，后烧纸，摆好供品，则叩头，听李商隐咏唱祭文。商隐边咏祭文，边痛哭，几致哽咽而不能卒读，招来许多人围观。

八郎指挥僧道读经，超度亡魂。还和他的那些朋友坐在几案前，边饮酒边听僧道诵经，不时品评两边优劣，有时听到怪腔，笑语不止。

李商隐从开始一直啼哭到结束，眼泪哭干，声音嘶哑，两腿绵软，浑身无力，陷入浑浑噩噩之中，像做了一场噩梦。

当他醒来时，已是第二天日出卯时，抬头看看七郎九郎和湘叔，要了点水，慢慢地又沉睡起来。

是疲劳过度，还是悲痛已极？李商隐躺在床上，不思饮食，不言不语，时醒时睡，一直到第二年正月，即将参加吏部试判，才勉强起来，开始吃些流食，身体才渐渐好转。

这期间，八郎也光顾多次，看着病弱得走了形的商隐，连连摇头叹息，不再用话挖苦他，似乎还有些同情和怜悯。

李商隐终于坚持参加吏部释褐试，并坚持到底。大概感动了考官，张榜时，果然榜上有名，释褐授官，任秘书省校书郎。按照唐朝官制，秘书省隶属中书省之下，有校书郎八人，正九品上阶。秘书省职掌“邦国经籍图书之事。有二局，一曰著作，二曰太史，皆率其属而修其职。”（《旧唐书》卷四）校书郎品级不高，但向来被学子们认为是清要之官。由校书郎被选为宰辅的人很多，如元稹、白居易等。李商隐知道个中情形，因此喜不自禁，对自己的前程寄予很大希望。可惜，秘书省的席位尚未坐暖，很快被外调位低事杂的弘农县尉。

县尉，是次于县丞、主簿的县令佐官。他既要逢迎层层官长，又要亲手执鞭奴役、盘剥百姓，这使李商隐感到痛苦和难以接受。他想起边塞诗人高适出任封丘县尉时，那沉痛的诗句：“只言小邑无所为，公门百事皆有期。释迎官长心欲

碎，鞭挞黎庶令人悲。”大诗人杜甫任河西县尉也不堪忍受，曾吟诗道：“不作河西尉，凄凉为折腰。老夫怕驱走，率府且逍遥。”

把自己赶到县尉任上，是谁在背后搞的鬼呢？

李商隐知道，此时在位的宰辅，仍然是牛党中人。能是他们吗？他也不愿意怀疑八郎能在背后做什么手脚。有苦只能忍耐，有泪只能往肚子里强咽。既成事实，难以接受也得接受，不去弘农又去何处呢？

李商隐怀着忧郁、无可奈何的心情，告别湘叔和七郎九郎，而八郎推说有事很忙，不与面别。

五月，花红柳绿的季节，长安依旧熙熙攘攘，一派繁华，不因李商隐心境不好，而黯然失色。他雇了一乘小驴车，抑郁不快地离开了京城，去弘农上任。

弘农县属陕虢观察使管辖。李商隐去弘农上任，首先要一一拜见上司，而上司中最大的官员自然是观察使。当时的陕虢观察使是孙简。

孙简属牛党，个子矮小粗胖，一脸横肉，生得刁蛮霸道。

对于一个小县的小小县尉，他连正眼看一下都不愿意。

李商隐走进衙门，经过通禀被引到书房。见了观察使，抱拳施礼道安后，站在地中央，等待训话。可是等了半天，孙简仍然一声不吱，只是仰头望着天花板。

初次见面，上司总要训斥几句，怎么一句话也没有呢？李商隐感到奇怪，也望了望天花板。那天花板是用花纸裱糊的，与其他房屋的顶棚没有什么区别。又等了两个时辰仍不见上司发话，李商隐笑笑问道：“大人，如果没事，下官暂且告退回县，改日再来聆听赐教。”

“怎么？想走？没一点规矩！来人呐，给我乱棍打出去！”

猛然间跑出四个彪形大汉，不由分说把李商隐挟持当中，就往外拖。

“住手！大人，下官不知有何得罪，竟要棍打？请明示。”

“见本官，为何站而不跪？以为你是王茂元的人就敢不跪吗？打！按倒地上，先打二十杀威棍！”

李商隐个子不矮，但身子虚弱，且又多病，哪里吃得消这四条汉子的大棍！十棍下去，已经皮开肉绽了，又打十棍，连爬起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孙简见把小小县尉按倒地下时，就已转身回内室去了。他才不愿瞧这打人场面。

幸亏有个老吏看他可怜巴巴的，把他背出衙门，送上驴车，否则非喂了观察使家的狼狗不可。

回到弘农县，县令看他被打成这副模样，哈哈笑个不停。

足足躺了两个月，才得痊愈。

一天，在牢房里查点囚犯时，有个犯人突然跪倒他的脚下，痛哭流涕地喊冤。李商隐让他站起，把详情说说。

这犯人一边流泪，一边叙述道：“我家就我这么一个独根苗苗。五年前，我才十五岁，就被抓进大牢里。开始被打入死囚牢，后来经大理寺卿复审，就一直被关押在这里。那妞不是我害的。我是路过，看见她被奸污，躺在路边死了。她父亲就指认我是凶手。我冤枉啊！大人救救我！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

一个狱卒也过来帮他说情。但是，这案子是观察使孙大人断的案，别人都不敢替他翻案。

李商隐领教过观察使大人的蛮横，可是，无限期地把一个青年关押在大牢里，不是毁了他一生吗？李商隐很气愤，答应为他写一个奏折，送大理寺。

几天后，观察使孙简亲自跑到弘农县，大骂李商隐告他黑状！还命役吏把他捆绑起来，要押到陕州处置。

多亏县太爷出面说情，还有县衙大小官吏一齐跪倒，请孙大人息雷霆之怒，才免了李商隐被捆绑被押走之苦。

李商隐一气之下，挂冠而去，在县衙东墙上留下一首诗，曰：

黄昏封印点刑徒，愧负荆山入座隅。

却羡卞和双刖足，一生无复没阶趋。

李商隐认为，与其瓦全，不如玉碎。卞和的双足虽被刖去，但是，倒可以免去一辈子可耻的折腰趋承。

县太爷很同情李商隐，钦佩他的才华，骑匹快马追赶他，想请他回来。李商隐坦率地又吟一首诗，道：

陶令弃官后，仰眠书屋中。

谁将五斗米，拟换北窗风！

县太爷感慨颇深地劝道：“县尉大人，你‘不为五斗米折腰’，仿效陶渊明，

清高雅趣，令人艳羡！可是全县子民又有谁来为他们说话，为他们主持公道呢？县衙里只我一个父母官，我是孤掌难鸣啊！那青年在县牢里关押五年了，本官不是不知道，但我一个人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李商隐本想“脱衣置笏，永夷农牧”，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，归隐田园，但被县太爷的一席话说动了心。

不久，朝廷命姚合以给事中的身份，接替孙简出任陕虢观察使兼陕州刺史。他是唐代名相姚崇的曾孙，性格洒脱、随和，颇有诗人气质。他与李商隐非亲非故，但早闻李商隐的名气，崇拜他的才华，所以到任后，马上亲自请他复职还官。

三

开成五年（公元 840 年）正月，文宗皇帝病危，诏宰相杨嗣复、李珣到禁中，想要他们拥戴皇太子敬宗少子成美监国。

两位宰辅认为这是顺理成章之事；皇上生病，太子监国；皇上病逝，太子即位，谁也不会反对。于是两位宰相跪请皇上放心，而他们自己却未把太子监国之事放在心上。

神策军两位中尉仇士良和鱼弘志，却对太子监国看得异常重要。两位太监私下紧张地商议着：

“皇上力主太子即位，将来对你我大不利呀！”鱼弘志盯着仇士良道。

“你我统领神策军，朝野大臣谁敢放个屁！太子即位敢不听我辈之言？”

仇士良经过甘露之变，连文宗皇上都不放在眼里，骄横不可一世。

“仇大人，话可不能这么讲。假如让太子即位，则拥立之功在宰辅身上，而不在你我二人身上。太子即位，功不在你我，将来他能听你我之话吗？另外，该死的文宗皇上，近来频频召见大臣，你我都不在场，他是否在……”

“有这等事？该死的皇上，早就该死！我等早就该把他除掉，省得生出是非！”

“仇大人此话有理。皇上要除掉，太子也要废掉，我们要另立新君。大人，你看哪个皇子不错？”

“穆宗第五子，文宗弟弟颢王炎不错，颇听我话，每次见面都毕恭毕敬。这小子很不錯。”

两个人说到做到，先派人把文宗皇上隔离软禁起来，不准任何大臣进宫见驾。然后矫诏拥立穆宗第五子文宗弟弟李炎为皇太弟，废掉成美太子，复封陈王。

宫中震惊，朝野一片惊诧。

仇士良和鱼弘志加紧宫廷政变步伐，当晚就把文宗皇上骗至大明宫太和殿，仅用一条白带，就把一代天子送到西天极乐世界。两人立刻拥立皇太弟李炎继承了大统，这就是唐武宗。

经过仇士良和鱼弘志威逼和劝说，唐武宗下诏赐死杨贤妃、穆宗第八子安王溶、陈王成美。

李商隐在弘农听说文宗驾崩，十分悲伤。他很赞赏文宗为人勤恳、生活朴素。即位后，就想重振朝纲，除掉奸宦，平息党争。商隐痛哭着，吟诗道：

历览前贤国与家，成由勤俭败由奢；

何须琥珀方为枕，岂得真珠始是车。

新君即位，亦想重振朝纲，四月诏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把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杨嗣复调出朝廷，任潭州刺史，充湖南观察使，不久贬潮州刺史。令狐绹因守丧服阙，仍授左补阙，寻兼史馆修撰。牛李党争形势发生巨大变化，李党统揽朝政，王茂元也应诏入朝，先任御史中丞。

王茂元全家迁入京城。他的女儿、女婿和儿子们，也纷纷从各地迁到京都居住。

9月，秋风吹来之时，李商隐正式辞去弘农尉，返回洛阳，携眷迁移关中，住在长安南郊樊川。

樊川，又名樊乡，是汉初名将樊哙的封邑。它属于京都万年县管辖，距万年县南35里，位于潏河流域，在杜曲与韦曲之间，是一块10余公里长的河谷盆地，土地丰腴，菜圃稻畦，野纷绮错，茅庐炊烟，鸡鸣犬吠，恍如江南秀丽水乡图画。

在唐代，一些贵族官僚地主以及一般士大夫，有的嫌城内喧嚣，有的在城内寻觅不到住宅，往往在樊川建筑别墅，或构造庐舍定居。

李商隐当属于后一种。又因为他非常喜欢这里绮丽的山水风光，很向往在这里过一种平静的躬耕田园生活，曾在《子初郊墅》诗中，吟道：“亦拟村（城）南买烟舍，子孙相约事耕耘。”于是他又取“樊南生”作自己的另一别号。

安排好家居之后，他匆匆地参加一年一度的外官内调的冬选，可惜没有成功。

唐武宗会昌元年（公元841年）夏，王茂元调任忠武军节度使，陈许观察使，召李商隐前往入幕。

秋末冬初，李商隐没带家眷来到陈州，加入陈许幕府。时间不长，第二年春天，由陈州赶到京都，参加吏部考试，以书判拔萃，重入秘书省为正字。

按唐制，秘书省正常编制设校书郎八员、正字二员。校书郎为正九品上阶，而正字为九品下阶。李商隐二十八岁时第一次入秘书省为校书郎，三十一岁再次入秘书省则为正字。虽然两者都为清资，却有上下阶之别，李商隐不仅没有升，反而下降，对此他从内心里产生又自慰又自怨、又希望又失望的复杂感情。

秘书省校书郎和正字，每天都要上早朝，李商隐家住郊外樊川，早朝实不方便，则暂住年兄加连襟韩瞻家。夫人七妹也从城郊搬迁到姐夫家居住。

那天多喝了几杯酒，李商隐话多起来。自出任正字以来，郁积心胸中的牢骚一迸发泻，震惊四座。

“朝中党局参差，举手投足之间，就可能得罪某某一派。一个九品下阶小官，跟在这些朋党中的要人后面，进进出出，岂有不得罪之理？唉！”

韩瞻明白年弟的苦恼，此时相劝亦是无济于事的。

李商隐见没有人接话，甚觉沉重、烦闷，于是张口吟道：

流莺舞蝶两相欺，不取花芳正结时。

他日未开今日谢，嘉辰长短是参差。

七妹不喜欢丈夫把诗写得太含蓄，让人不得其解，直率地问道：“‘流莺舞蝶’是句中对仗，很是工稳。但是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夫君，讲讲嘛。”

大家也有同感，都想听听。

“唉！我两次进秘书省，一次是校书郎，一次是正字，什么‘清资’‘清资’！都是虚名而已，只有‘花芳’而没有‘结实’，故说是‘相欺’。虚度年华，岁不我与，昔日未得志，今日岂有希望。出任校书郎、正字，这是个美好的有希望的‘嘉辰’，但是它的好坏结果是不一样的，‘良辰未必有佳期’呀！”

前途难卜，折磨着李商隐；党争险恶，李商隐谨小慎微，如履薄冰，处境艰难。

“给你们再吟两首诗，用的是一个典故：南朝陈代将亡时，太子舍人徐德言与他妻子乐昌公主把一个圆镜破开，各拿一半。德言对妻子说：‘以夫人的才貌，国亡后，一定会落入权豪人家，我们将永无相见之日了。假如你我情缘未了，不该断绝，我们约定在正月望日，在都市上卖这半镜子……’

陈亡后，乐昌公主果然落入越国公杨素家中。德言流离辛苦，来到京都，正月望日，在市集上果然看见一个苍头卖半块镜子。徐德言把他领到客店，讲了前后之情，并把自己那半块镜子拿出，对在一起正好吻合。

老苍头也把受夫人之托卖镜的前前后后情形讲述一遍，看着这对恩爱夫妻分离，也很悲伤。

徐德言在半块镜上，题了一首诗，诗云：‘镜与人俱去，镜归人未归；无复姮娥影，空留明月辉。’公主看到诗后，悲泣不食。杨素知道这事后，哀伤变色，立即把徐德言叫来，把妻子还给他，并命公主即席赋诗。公主吟道：‘今日何迁次，新官对旧官；哭啼俱不敢，方信做人难。’”

韩瞻把商隐已写好的《代越公房妓喻徐公主》诗展开，只见：

笑啼俱不敢，几欲是吞声。

遽遣离琴怨，都由半镜明。

应防啼与笑，微露浅深情。

读罢，笑道：“你这不是分明在吟咏乐昌公主吗？首两句写她忍气吞声，不敢啼笑；三四句，写她与徐德言虽分离，却藕断丝连，是因为保留着半块镜子；最后两句，写她在越公杨家的艰难处境。这首诗是嘲喻乐昌公主应当自己处处留神，不能露出心迹。义山贤弟，诗里面还有什么寄托吗？”

李商隐苦笑笑，没想到自己写的诗，年兄不仅没解通，也没看出隐含其中的深意，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道：

“自然有寄托了，不然写越国公干什么？”

“夫君，有什么寄托？”

“是写我自己在朝中的处境。乐昌公主是指我自己，越国公是指牛党。诗的三四句，写越公突然把乐昌公主还给徐德言，是因为她保留着半块镜子。这是说自己离开牛党靠近李党，可是又与牛党藕断丝连，不能断然脱离。诗中这样写，实际我自己哪个党也没靠，哪个党也不是，而与两党又都有点关系。最后两句，是说乐昌公主面对‘新官’与‘旧官’，‘笑啼都不敢’，不能流露自己的真情。这里是说我自己对牛、李两党都不敢表露真情，表示态度。”

韩畏之自愧没能解通义山的诗，把第二首《代贵公主》诗递给七妹，不言语了。

七妹没理会姐夫情绪变化，把诗展开：

芳条得意红，飘落忽西东。

分逐春风去，风回得故丛。

明朝金井露，始看忆春风。

李商隐没等七妹解诗，自己先开口道：“这首诗，也是借用上面说的典故，寄托自己卷入牛李党争中的苦恼。别说这些讨厌的事情啦，咱们来玩‘送钩’和‘射覆’游戏吧。”

六姐早就讨厌谈这些无聊的诗了。她既不懂也没兴趣，马上支持商隐的提议。

大家开始津津有味地玩了起来。四

第二天，李商隐早朝归来，躺在床上想睡一觉，昨夜玩得高兴，直玩到五更听到开城门的击鼓声，才匆匆离开去上早朝。其他人仍然没有玩够，继续在玩。

想想，他不禁笑了。玩一玩，轻松轻松，挺好。整天怕东怕西，太紧张也太累了。这么一想，睡意跑得精光。

他坐起身，突然来了灵感，张口吟道：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
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

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

七妹从外面悄悄进来，抿嘴笑道：“又起来啦？夫君，该睡觉就得睡觉，知道不？不准起来！”

“你来看看，是我刚才写的诗。”

七妹吟咏一遍诗，笑着问道：“夫君，你这是追写昨晚宴饮、做游戏，听到晨鼓，还不愿去上早朝，说自己‘类转蓬’，是不是？”

李商隐笑着点点头。

“这首诗的三四两句写得最好，‘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’是写我和夫君吧？”

李商隐又点点头，笑着。

“‘犀’，是指犀牛。我知道。在岭南，父亲在那里出任节度使，我看见过大犀牛。它长得粗大，吻上有一个角，有的长两个角。犀牛皮几乎没有毛，非常厚

而韧。”

“看过没看过犀牛角？犀角中央有一道贯通上下的白线。‘一点通’就是指这条神奇的白线。我想用它比喻相爱的双方心灵契合与感应。虽然‘身无’，可是‘心有’，相互照应。我们虽然身上长不出彩凤的翅膀，飞越楼阁相会，但是，我们的心却像灵犀一样是彼此相通的，因为我们始终相亲相爱。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七妹投进丈夫的怀里，听到夫君的心“咚咚咚”，跳得很有力。

他们沉浸在爱的默契海洋中。

“夫君，这些日子没去八郎家吧？应当去看看，越不走动，感情会越疏远。要珍惜你们的友情。”

“什么？”李商隐把夫人推开，委屈地道：“是我不去看他吗？每次去，他都拒不见我，即使碰见了，他也不理我，像没我这个人似的。是我不珍惜友情吗？”

“夫君息怒，是贱妾不会说话。贱妾给你赔礼了。”

七妹没想到夫君这么生气，吓坏了，连连道歉赔罪，请求原谅。

李商隐上前拉住夫人，伤心地叹着气。

“都是我不好。是因为我，八郎才这样对你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明日我去。”李商隐怕夫人也卷进这痛苦的漩涡，劝道：“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你不知道八郎脾气古怪，过去在恩师家，他总喜欢挑我的毛病。七郎和九郎帮我说话，我们是三比一，他奈何不得。现在，他官做大啦，连七郎九郎他都不放在眼里，我算老几？明日我去看七哥，不知道他的风痹症好些没有。”

七妹不愧是王茂元的爱女，有她父亲的头脑。她是担心八郎背后再使坏害丈夫，所以才劝丈夫跟八郎言归于好。丈夫这样解释，她不满意，但是，自己也没有更好办法来改善丈夫与八郎的紧张关系。

她不再提这事，劝丈夫躺下休息，晚上六姐还要宴请玩乐。五

这次重入秘书省和三年前一样，在李商隐的仕途生涯中，不过是个小“插曲”而已，希望像昙花一现，随着而来的是幻灭的悲哀。

会昌二年（公元842年）冬，李商隐的老母亲与世长辞，给他带来又一个巨大打击。按照唐代法制，父母去世，子女必须辞官服丧三年，没有特殊情况不能“夺情”留职。李商隐直到会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冬，才能服阕入京复官。

这三年，恰恰是李德裕为相，李党势力最强盛时期。如果李商隐从岳父王茂元这里划分朋党界限，王茂元是李党，女婿李商隐也应是李党。李商隐理当得到李党重用，可惜他又失去了这一大好机遇。

李商隐辞去秘书省正字之职，护送母亲灵柩回蒙阳坛山。这是李家的祖坟所在地。他把母亲安葬在父亲坟旁边之后，又把先辈亲属和夭亡的小侄女寄寄等，一齐都迁葬坛山，一共经办了五起葬事。尽管耗尽了仅有的微薄积蓄，但是，他却感到莫大的精神慰藉，因为终于实现了“五服之内，更无流寓之魂；一门之中，悉共归全之地。”

在故乡营葬完毕，李商隐回到长安樊南寓所，已是会昌三年（公元843年）十月，才听说岳父王茂元在征讨刘稹叛乱中病逝。他没有去帮助办丧事。王家兄弟故友非常多，又有资财，不需要他这么个懦弱书生帮忙。

他是太累太累了。况且他与岳父关系已经相当疏远。李商隐对岳丈的作为颇有看法。

会昌四年（公元844年）春，杨弁作乱被平定后，李商隐决定离开长安这块是非之地，选择一个水光山色颇佳的永乐乡村居住。夫人七妹不高兴离开六姐，可是丈夫去意已决，只能嫁鸡随鸡了。

残春，花虽飘落，大地却着上绿装。风和日丽，驿路上商贾来来往往，一派昌兴景象。

李商隐喜欢骑驴。每当骑在驴背上，他的想象便海阔天空地驰骋起来，诗兴大发，或者和同行者神聊乱侃。

夫人坐在轿车上，轿帘挑开，与骑驴的丈夫边行边闲话，来到灞水桥边，桥旁有一大石柱。桥下灞水从西北蓝田流来，澄澈湍急，向北流入渭河。

李商隐指着石柱道：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灞桥华表，送客到此，则要折柳赠别。往昔治平之时，每到春日，圣上常要经过灞桥东巡。如今外寇侵袭，内镇叛乱，连年征战，山东之地已成征兵之后，可惜可叹啊！”

夫人七妹也若有所思地道：“去年，先是刘稹叛乱，后是杨弁叛乱。父亲如果不去征讨，也不至于在万善病逝。听说函谷关以东，到处抓人当兵，弄得人心惶惶。”

李商隐沉默半晌，忽然吟道：

山东今岁点行频，几处冤魂哭虏尘。

灞水桥边倚华表，平时二月有东巡。

“这首诗写得好！我一看就懂。夫君，我们到永乐后，那里有山有水，可以多写一些这样的诗。”

夫人喜欢这样浅白诗，李商隐却不以为然地笑了。过了灞桥，才道：

“诗的好坏，不应当以浅白、一看就懂作为标准。我同意白公乐天的‘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’的主张，他曾说，‘大凡人之感于事，则必动于情，然后兴于嗟叹，发于吟咏，而形于歌诗矣。’比如这首诗，我是看到灞桥华表，想到过去圣上每年春天都要东巡，而今因为年年征战，百姓苦不堪言，于是才写出这首诗，倾诉我对百姓苦难的同情，对朝纲腐败的忧虑。”

夫人惊奇道：“写一首诗，夫君要想这么多的事情呀！贱妾吟诗，只考虑平仄对仗，吟咏起来能不能上口，抑扬顿挫，写出来别人是否能懂。”

李商隐见夫人一脸天真、无忧无虑的样子，心里又高兴又哀伤。高兴的是夫人一片纯真，没受龌龊世道的污染；哀伤的是她不能理解自己“笑啼俱不敢，几欲是吞声”，自己吟诗作赋只能含蓄再含蓄，隐晦再隐晦。而今家搬永乐，远离是非，远离烦恼，一想到即将到来的新生活，他喜不自禁，道：

“贤妻，永乐是个好地方，在中条山南麓，黄河北岸，景色非常迷人。我要隐居林泉，以琴酒自娱，再也不必为‘笑啼’担忧，一定写一些爱妻喜欢的诗。”

七妹喜欢夫君称自己“贤妻”，也高兴叫自己“爱妻”。她陶醉在夫妻甜甜的融融之乐中。

永乐的生活虽然清贫，却是诗人一生中最为舒畅愉悦和幸福的日子。他住的是“蜗牛舍”，饮的是松醪酒，弹琴吹笙，种花植树，游山玩水，饮酒赋诗，无拘无束。

李商隐喜爱自己的新生活，吟道：

自喜蜗牛舍，兼容燕子巢。

绿筠遗粉箨，红药绽香苞。

虎过遥知阱，鱼来且佐庖。

慢行成酩酊，邻壁有松醪。

他喜欢自己所居周围的一草一木，在《永乐县所居一草一木无非自栽，今春

悉已芳茂，因书即事一章》，诗云：

学植功虽倍，成蹊迹尚赊。

芳年谁共玩，终老邵平瓜。

他高兴《秋日晚思》，享受清静闲适，于是吟咏道：

取适琴将酒，忘名牧与樵。

平生有游旧，一一在烟霄。

《春宵自遣》，别具一番趣味，诗云：

地胜遗尘事，身闲念岁华。

晚晴风过竹，深夜月当花。

不乱知泉咽，苔荒任径斜。

陶然恃琴酒，忘却在山家。

爱妻常常陪伴身边，夫君所写的诗，她能张口背诵吟咏。她为夫君一改过去隐晦多典故的诗风而高兴。但是，渐渐地她寻味出埋在夫君心底深处的惆怅、落寞。

夫君整天沉醉在“松醪”和水光山色中，篇篇诗中离不开酒的点缀、酒的赞美。“晚醉题诗赠物华，罢吟还醉忘归家。”“寻芳不觉醉流露，倚树沉眠日已斜；客散酒醒深夜后，更持红烛赏残花。”贤妻非常同情夫君，常常好言劝解。

一天，七妹陪夫君到一农民家，看他们伐树开田，刀耕火种。田叟拉着李商隐的手，讲述着“民以食为天”的道理，介绍刀耕火种的古老方法。

李商隐觉得非常新鲜，觉得田叟学识渊博，像个伟大的先哲，言必哲理，语必圣贤，从心里崇拜他。告别时，吟一首《赠田叟》诗，云：

荷筱衰翁似有情，相逢携手绕村行。

烧畬晓映远山色，伐树暝传深谷声。

鸥鸟忘机翻浹洽，交亲得路昧平生。

抚躬道直诚感激，在野无贤心自惊。

田叟接过诗，略略扫了一眼，哈哈笑着，手捻胡须，摇摇头道：

“不敢当啊！怎可称‘贤’？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干的，就是这么想的，这么说的。传了多少代？没人知道。这算得上‘贤’吗？”

“您老人家读过书吧？”

“略识几个字，背过几本‘经’，那还是蒙童的时候，跟一位远房爷爷学的，现在都忘了。”

李商隐在与农民交往中，对人生之道渐渐有所体会，又加上生活越来越窘迫，日艰于日，常常记起陶渊明的诗句：“人生归有道，衣食固其端！”饿着肚子，什么闲适、高洁都无济于事。不能让爱妻跟自己一起挨饿受苦，他盼望守丧快点结束，复官后毕竟可以得到俸禄养家糊口。

会昌五年（公元845年）春，李商隐在永乐终于病倒床榻，不能饮酒，其实也没有酒，连三顿饭尚难保证。

爱妻把仅存的金银细软，典卖得差不多了，只能到田叟家求借点口粮。李商隐看着妻子手端着一瓢米走进来，心里一阵酸楚，陪嫁的侍女小翠早已被打发走了，一切家务全落到妻子身上。

王氏见丈夫盯着自己看，眼眶里转着泪花，想把米藏起来，放到身后，但已来不及了，便迎上前，笑道：

“你看这是新米。夫君，我马上做粥吃，新米煮粥最好吃。”

李商隐点点头，发现妻子的头上已有白发，脸上出现细细皱纹，一对秀目水汪汪地闪亮。

哦！要落泪了。

王氏已经迅速转过身，出去煮粥了。

李商隐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。爱妻头上有白发，自己头上白发更多；爱妻脸上出现皱纹，自己的皱纹更深！何时才能结束这种生活呢？

他躺倒床上，心想搬到永乐已近三年，眼见迎来第四个春天，年华易逝，前途何在？于是吟道：

世间荣落重逡巡，我独邱园坐四春。

纵使有花兼有月，可堪无酒又无人。

青袍似草年年定，白发如丝日日新。

欲逐风波千万里，未知何路到龙津。

吟罢，他叹了口气，自己什么时候能脱去这身九品官的青袍呢？

“夫君！十二叔派人从郑州送米和酒来了。”

李商隐高兴地坐了起来，问道：“十二叔有信没有？”

“有封信。”

商隐接信在手，匆匆看过，陷入沉思中。

王氏吃惊地拿过信，粗略阅过，转而高兴地笑道：

“夫君，十二叔升任郑州刺史，要你过去，你还不高兴呀？守丧在身，不能入幕，但去十二叔那儿，帮帮忙，总还可以吧？夫君去郑州，我回洛阳娘家，待今年十月复官，我们就可以再搬回京都了。不好吗？”

李商隐无可奈何地点点头，拿起笔，写了《上郑州李舍人状》，云：

伏奉荣示，伏蒙赐及麦粥饼啖饧酒等，谨依捧领讫。

某庆耀之辰，早蒙抽擢；孤残之后，仍被庇庥。获于芟薙之时，累受珍精之赐，恩同上客，礼异编氓，桑梓有光，里闾加敬，负米之养，虽无及于终身，求粟于人，幸不惭于往圣。下情不任感恩陨涕之至。

王氏把信折好，交给十二叔派来的人带回，并让他转告十二叔，商隐随后就去郑州。